

漢譯世界名著

閒

讚

羅素著
柯碩亭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譯者序

今日爲工業鼎盛之時代，世界各國方盡力獎進工作，以多多爲益善；而考其結果，則生產過剩與失業恐慌且同時爲人羣之災患矣。各國方勤求實藝智識，銳意功利事業，廣修戰備，以爭雄長；顯勇於動作而怠於思想者，往往遭罹痛苦，造成恐怖矣。其故何歟？物質文明日益進步，因之一切設施日益趨重於標準化，而思想及意見亦復隨之入於整齊劃一之途。各國爲自身經濟利益計，於是高築關稅壁壘，厚集金銀貨幣，策非不善，乃希望本身富饒者，遂冀他國貧乏矣。其爲利爲弊，果何若歟？婦女解放，已躋於真正平等歟？兒童教養，已創立優良方法歟？政治上之二巨潮，如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者，方競進於歐羅巴洲。另一方面，倡導已久之社會主義，在民主政治各國家，又正值發展之中，其優劣得失，蓋亦學者所欲研究者也。

近代之西洋文化，進步絕迅，究論其實素，優於往代，抑遜於往代歟？西方之智識份子，憤世至深，探求其因由，緣於此輩之志不得伸，伊鬱無告，抑當道之愚不可及，政教多乖歟？科學之發達，本足爲人類

增其幸福，而好戰者流乃利用爲自相殘賊之工具。迷信之破除，同爲人類之進步，而世人既無忌憚，其於道德上之影響則又難言。訓育兒童，當予以幾許之自由？應付災難，當出於如何之態度？宇宙間之二大權力爲物質權力與精神權力；然而物質也，精神也，爲不朽乎，抑有盡乎？凡此胥爲吾人之切要問題。

羅素 (Rortmund Russell) 氏憂世之心既切而救時之情彌殷，因著讚聞 (In Praise of Tolence) 一書，論列上述種種問題，以爲當世指導。氏爲英國現代哲學大家，且爲社會思想家，歷年著作甚富，久已風行遐邇，無俟贅言。氏既抱悲憫之懷而具高深之識，故書中所論究者，皆溯源窮流，批卻導窾，於是指陳時弊，鍼砭膏肓，乃至爲沉痛透切，蓋亦概乎其言之矣。吾華爲愛好和平之國家，而列強之軍國主義，國家主義，實時時可危及和平，書中於此加以抨擊，不稍假借，豈非衆醉獨醒之言論也耶。書中於各種問題之解決，多條舉其方法，指示以途徑，尤有研究之價值。譯者不敏，爰逐譯之以公於世。惟以碌碌鮮暇，倉卒竣事，固陋在所不免，幸大雅教而正之。譯本於論文各段上端增列眉目，於多數人名地名及其他必要之處，并加附註，藉便讀者。孫梓光、李應溪兩君，及崔素華女士，於附註之搜考致力甚多，裨助實大，吾於是致其感忱焉。

著者序

本書各篇所論列者，蓋為社會問題之種種方面，舉世在政治紛爭中勢將不欲加以聞問者也。思想界過分整飭之可危，世人在動作上過分熱切之可危，吾書俱鄭重而道之。共產主義及法西主義何以無一為予所能贊同，予之不贊同兩主義之共通性質者又安在，俱有說以明之。書中主張：智識之重要不僅在直接的實際的效用，而又在於增進精神上沈思廣慮之習慣。以此之故，今日所號為無用之智識者，實多包含有用之實質。有一文焉，討論建築與種種社會問題之關係，尤著重於與兒童福利之關係及與婦女地位之關係。

書中於離開政治問題以後，對於西方文化之特徵及人類為蟲類征服之可能性加以討論，而最後以論靈魂一文為殿焉。其共同之題旨貫穿於各論文之中者，為揭出世界之受敵於偏執之見解頑固之性情，又受敵於對積極動作之信仰，以為雖入歧途猶不失為可佩，猶遠勝於無為云；實則在現代複雜社會中所需要者乃寧靜之思考，而對於獨斷言論應有迅捷之懷疑，對於絕異之見解應以獨立

之意志作公平之批評。

各論文有新作者，有曩昔嘗刊載於各雜誌，茲因得其主筆惠允而重收入此卷之中者。『讀聞』及『現代之邁達斯』曾刊載哈柏雜誌 (Harper's Magazine) 『法西主義之世系』(用不同之標題)曾刊載於英國之政治季刊 (The Political Quarterly) 及美國之大西洋月刊 (The Atlantic Monthly) 『共產主義與法西主義』刊載現代月刊 (The Modern Monthly) 『現代尙同之形勢』刊於紐約之瞭望 (The Outlook) (現更名新瞭望 The New Outlook) 『教育與紀律』載新政治家與民族 (The New Statesman and Nation) 彼得·斯彭士 (Peter Spence) 在多數明面上有提議研討之裨助，是予所尤應致其謝忱者也。

目次

一 讀開	一
二 「無用的」智識	二〇
三 建築與社會問題	三九
四 現代之邁達斯	五四
五 法西主義之世系	七二
六 共產主義與法西主義	一〇三
七 社會主義之實際	一一六
八 西方文化	一五一
九 論青年之憤世氣概	一七一
十 現代尙同之形勢	一八四

- 十一 人類與蟲類之競賽……………一九五
- 十二 教育與紀律……………一九九
- 十三 堅忍主義與精神健康……………二〇七
- 十四 論彗星……………二二〇
- 十五 何爲靈魂……………二二四

讚閒

一 讚閒(註二)

世間工作
過早需要
閒暇

諺有之曰：「游手無所事，魔鬼令作惡。」予所受之教育與並世大多數人相同，乃本諸此旨者也。予之爲兒童，德行至佳，凡受教言，靡不切信，而又確立自覺心，使予奮於工作以迄於今者此也。不過予之動作雖爲自覺心所控制，而予之意見已有變遷之經過。予以爲世間所施工作爲量過多，無限災害實肇自工作即美德之信念，而現代工業國家所應宣傳之教旨尤當迥異於疇昔之恆態。昔有遊那不勒斯(Naples)者，見乞兒十二臥日光下（事在墨索里尼 *Mussolini* 時代以前），欲擇其尤惰者，布施一銀幣(Lira)。其中十一人亟躍起求之，客於是以幣授堅臥不起者。此一故事，嬉孺咸知；客所爲當也。然而在其他國家非沐浴地中海日光者，閒暇光陰尤不易得，是則須有公開廣大之宣傳以啓其端。予望舉世爲青年

會(Y. M. C. A.)領袖之諸公，讀竟此文，必開始一種運動，以誘導善良青年使無所事事。若是者，吾生爲不虛矣。

消費與進款之關係

在推闡尙情理論以前，有一爲予所不許之理論，茲當先述及之。譬有一人，衣食既足，意欲從事恆業，如教讀打字之類，而告之者曰，如此行爲是從他人口中奪之食，悖行也。信如此說，如吾輩者，惟有游手飽食耳。彼爲是說者，所忘卻之事實爲：通常一人所賺進者一旋轉間即爲其所消費者，而在消費之際即又授世人以職業。在人之繼續消費其進款之時，自始至終，皆在授食於人羣之口，較彼賺進時取諸他人之口者，其量正不少殊。自此點觀之，真正罪過當屬諸節約之人。倘其人如諺語所稱法蘭西農夫但置儲金於機中者，其積蓄之無益於世至爲顯明。若用以投資，則事不彰著，效果各殊。

節儲金錢
用以投資
之效果

運用儲金最普通之一法，爲貸與政府。夷考事實，文明各國支出之大部分，非償還以往戰債，即擴充現在軍力準備未來戰爭，是則貸款政府之人當與沙士比亞 (Shakespeare) (註二)劇中租月兇手之奸徒同科。蓋其人節儉之真實結果，不過使貸與款項之國家增加

投資於企
業之效果
與供給政
府不同

縮減工作
為世界途
徑到康樂之
類工作之種

武力而已。曷若耗用其資，雖豪飲縱博，其為彼善於此，且彰彰明甚。

人之儲金若投諸工商企業，其事又大不同。使企業而告成功，生產有用之物，猶可說也。惜今之企業多半無功，盡人所認。是蓋謂人類大量勞力，本可用以製造物品，為世享用者，乃消耗於機器之製造，製成後陳設擱置而又無益人羣。人之投資公司而此公司以破產終者，不啻自害兼以害人。若揮金無惜，譬如宴集賓朋，亦足使受之者（可望）心娛意懽，即舉凡一切之人因此得錢者，若屠夫，若餅師，甚至販賣私酒之徒，亦罔不皆大歡喜。但若斥資建築鐵路，行駛火車而結果火車又非其時其地之所需，則如許勞力乃耗諸無益之地，無有獲福之人。雖然，使其人遺事業之失敗，陷一身於貧困，世人且視為無妄之災，而慷慨輸財，博施濟衆者，世人乃目為浮浪之愚夫。

凡茲所述，不過粗舉端倪。予所欲鄭重道之者，今日世界上多量之災害，由於以工作為美德之信念所造成，達於康樂之道，厥為有計劃之縮減工作。

首當研究者：工作為何？工作之類二：其一，就存在地面或接近地面之物質，為之變動其

形式位置。其二，詔告他人爲之。第一類工作爲人情所不喜而報酬亦薄；第二類人之所喜，報酬豐厚。第二類範圍可有無限之擴充；蓋不僅發號施令者屬之，猶有人焉，指導所以發號施令之道，亦是類也。建議扞諫者，往往同時有兩黨，具相反之兩類意見；是之謂政治 (Politics)。此類工作所需之智能，非爲對於專門問題之學術，而爲能文善辯之長才，是卽宣傳術也。

第三類人
物爲地主

爲全歐所有，而爲美洲所無者，有第三類人物，較之上述兩類尤受尊崇。此類人物爲土地主有者，力能令人納資以取得生存及工作權利。此輩地主無所事事，人必謂當爲予所讚美矣。情乎，此輩之所以能怠惰暇逸者，純賴他人之終歲勤勞耳；此輩所求逸樂之志願，實爲歷史上全部勞動教訓之根源。彼其素所願望之最後一事，則在他人之繼跡踵武耳。

古代奴制
下之勤工
道德

自有文明以至於工業革命之時期，通常一人奮力工作所生產者，除支持一身一家而外，鮮克有餘，縱妻之勤勞不減於夫，子女稍長并皆努力，亦無以遠過。除極簡之生活需要以外，幾微之剩餘，不爲生產者所私，而爲武士僧侶所有。迫饑饉潦穰，則剩餘烏有；而武士僧侶之所取曾不稍減於常歲，影響所及，工作之人反多餓死。此制行於俄羅斯，直至一九一七年

爲止，(原註)自是以後共產黨人遂繼承武士僧侶之特殊權利而在東方仍行之如故；其在英國，雖以工業革命之興起，在拿破侖戰爭時代此風猶始終盛行，直至百年以前，新興工業得勢時始止。其在美國，大革命起而此制告終，惟南部各州，行之至南北戰爭時始止。此制行之如此其久，罷之去今未遠，在人類思想意志中，自然遺留深刻印象。吾人姑以人類孜孜工作之願望大都導源此制，而適於工業時代以前者，亦不宜於今日之世界。現代技術進步，使閒暇光陰在一定限度內，可不爲少數特殊階級所獨佔，而能爲全體人民所均享。勤工德道乃奴隸道德，今日之世界已無奴制之需要。

事之顯然者，在原始社會中，農民享有自由，對於其生產上幾希之剩餘爲武士僧侶所恃以爲生者，雅不願割舍奉人，遂損其產量，或增其消費，藉爲抵制。而農民者始則純被強力迫使生產，並獻其剩餘。渡假復有奏效之新術，即誘使僧從道德律，認堅苦工作爲自然義務，雖以工作之一部供養他人遊惰生涯，漫不爲意也。此術行而強迫之需要以少，管理之費用以輕。時至今日，設有人焉宣稱英王入款不啻逾於一工人之收入者，則工資階級中百分之

九十九必相顧錯愕，確然認其言爲失當。自歷史方面論之，義務觀念爲握大權者所用以誘導衆人，使甘願爲主人利益生存，過於爲己身利益生存。彼握大權者且故爲篤信自身利益，成與大部人羣一致，用自掩飾。此情有時非妄；如雅典蓄奴主人用其一部分暇晷，成就永久裨益文明之事業，爲在公平經濟制度下反不可能者。閒暇爲文明之要素，而昔時少數人之閒暇，惟恃多數人之勞力以致之。此輩多數人之勞力至爲可貴，非工作之爲美，其所致之閒暇爲美也。以現代工業技術之精進，欲將閒暇時光均分於大衆而無損於文明，已屬可能之事。

近代技術
進步可以
少量勞力
維持生活

近代技術進步，已可使各個人維持生活所需要之勞力大量節減。在戰爭時期，殊顯然易見。當是時也，一切男子披甲從軍者，男婦製造軍需品者，爲間諜者，任宣傳者，任政府中有關戰事之職務者，概行脫離生產職業而去。雖在如此狀況之下，協約國方面不恃技巧之工資階級所享物質福利之水平猶高過戰前戰後焉。此一事實之重要性竟爲財政設施所掩蔽；蓋借債之舉實顯示將來似可培養現在。殊不知此層自然爲不可能之事，猶畫餅之不可

充飢耳。世界大戰最後證明，以科學化之生產組織，僅用現代全世界工作能力之小半，以維持全人類之適當安樂，乃為可能之事。戰時，為便於解放人民使克效命疆場，及製造軍火，遂有科學組織之創造；倘戰爭結束，此制仍存，且將工作時數削減為四，則世事已悉臻上理。惜乎，弊政既復舊觀，且又變本加厲，需要其人工作者使之勞碌不休，其餘人民毫無生業者，任其餓斃而已。其理若何？蓋工作為人類義務，一人之工資不當以生產多寡為衡，允當以其表現勤奮之德性為準。

今所行者，奴隸州 (The Slave State) (註三) 之道德也。昔之發生，環境如彼，今之沿用，情勢全非。結果悽慘，毋怪其然。請舉一例以證予言。譬如在一定時期，以一定人數從事於鋼針之製造。每日工作（假定）八小時，其產量足敷世界之需要。今有別創新法者，可使人數照舊而產量倍增。不過加倍之針數非世界所需要；馴至針價慘落，達於極度，縱減值不已，銷路亦莫由再增。在理性世界中，舉凡經營製針之業者，必將八小時工作改為四，於是其他一切咸復舊觀矣。而在現實世界中，人將以此為敗壞常規之舉。八小時工作依舊進行，遂使

針類過剩，廠主破產，製針員工半數被棄而失業。究其終極，在此狀況中，空閒光陰之總和與在上述計劃中者絕無差別，而半數員工全然投閒，其他半數依然為過度之工作。若是者，則不可避免之空閒光陰，原為普遍幸福之泉源者，定然變為慘象環生之因素。試思事之謬妄，寧有逾於此者耶？

主張貧民應有空閒之觀念，恆為富人所憎惡。英國在十九世紀之初，一日十五小時為成年男子通常工作；孩兒工作有時等是，而一日十二小時為最普通者。如好事者提議謂如許時間毋乃過長，則答之者曰：工作所以防止成年人縱飲，又防止兒童作惡者也。方子在哲齡，值都市工人甫得投票權以後，會有公共假期數日經法律規定，上流階級竟為之大憤。予向記憶，曾聞一公爵夫人怒曰：「貧民需假期何為者？若輩祇應工作耳。」今日之人坦白遜於古昔，而情感復頑固，此多數經濟糾紛之所由起也。

今試屏除迷信，而以坦白態度考究作工之道德原理。凡為一人在生活過程中，必須消費人類勞力生產之一定數量。假定勞動之事全非人類所喜，則一人之消費量超過其生產

富人情惡
貧民有閒

作工之道
德原理

量者，即非公允。爲人自然亦可從事於商品以外之業務，譬如爲醫士是；不過理應有一定之貢獻以爲食住報償。在此限度，其業務上工作應認爲義務，但僅僅以此限度爲止。

在現代社會中，除蘇維埃聯邦（U. S. S. R.）（註四）以外，人民之逃避最低工作義務者，實繁有徒，所有繼承遺產及配偶多財者皆是，此一事實，茲不具論。此類人物任其暇逸自安，較之責工人以過勞驅貧民爲餓殍者，其害猶輕。

假定施行適度之合理組織，則普通工人一日工作四小時可致家給人足，而失業恐慌化爲烏有。如此計畫實震驚富人，蓋若輩久服俗論，謂貧民果獲如許空閒，將不知胡以爲用。美洲之人，雖處境已亨，仍習爲長時間工作；此輩對於爲工人多致空閒之主張自極憤恨，而失業者所獲多暇之峻罰則非所經意；事實昭示，兒輩安閒亦遭厭憎。最足奇者，此輩期望其子勞苦工作，至絕無餘暇以薰陶教化，而妻女無所事事反漫不措意。勢利眼光欽羨優閒，在貴族社會中施之男女兩性者在財閥社會中則限於婦女；然其不合於常理也，不因是而少減。

有文明而後
教育善用空
閒

俄國之倡
言勞動高
尚

俄國之尊
重筋肉工
作

空閒光陰之聰明的利用，乃文明與教育之結果，蓋爲不可否認之事。人之始終從事於長時間工作者，一朝驟致暇逸，必覺煩悶。不過人生若無多量之閒暇則種種無上佳境便爾隔絕。今日已無任何理由使多數人民遭罹此種權利之剝奪；僅有愚昧之苦行主義，逼迫吾人孜孜不息，長此爲逾量之工作，而不顧其需要之已不復存在。

在控制俄國政治之新信條中，其與西方歷代相沿之教訓迥異者固多，而絕無改變者亦復有之。其治者階級之態度，尤其主持教育之流，倡言勞動高尚，與自來世界治者階級對所謂「誠實貧民」宣講之意義，如出一轍。勤勞也，節制也，爲遼遠利益而任長時間工作之願意也，甚至對於威權之服從也，凡此種種德性靡不復現於彼中；且威權仍係代表「宇宙主宰」(the Ruler of the Universe)之意志，不過易以新稱號，曰「辯證唯物主義」(Dialectical Materialism)。

俄國無產階級之勝利，與其他若干國家女權主義者之勝利，不乏共同之點。在昔歷代相沿，男子承認女子之神聖地位，又以其才智較遲之故，堅謂神聖之名較之權力之實尤爲

可喜，用資撫慰焉。卒之，女權主義者決定欲兼其二而有之，蓋其中首領人物對於男子所詔告之兩點，其全部聽信者爲德行可貴之說，其不之聽信者乃政權無用之論。其在俄國，論及肌肉工作 (manual work) 有同樣之情形焉。歷代以來，富人及其黨徒著論讚美『可敬之勞作』 (honest toil) 也，頌揚簡樸之生活也，宣示一種教義，謂貧民之可升天國較富人爲容易也，大都又力圖使肌肉工人深信變動物質在空閒之形式及位置爲特殊高尚之事業也，凡此種種，正等於男子力圖造成女子之信念，以性之束縛爲特殊高尚之德行耳。在俄國宣講肌肉工作之優美性頗爲懇切，結果則肌肉工人之見重於社會超出其他一切工人之上焉。宗教家在本質上所行之求援舉動，茲亦行之，但非爲舊時之目的耳。茲乃用以招致大羣工人以戮力於特殊之事業。肌肉工作爲懸於青年面前之理想鵠的，且爲一切道德教訓之基礎焉。

此事在目前完全趨向於良好之境，是可以想見者。充滿天然富源之龐大國家方有待於開發，而開發之實行且不甚需要外資也。在如此情勢之下堅苦工作既屬必要，復易致鉅

大之報酬。然而俟達到一定地步，維時每人不必作長時間之工作即可獲得安適者，其景象將奚若乎？

在西方各國，吾人討論此項問題，不一其途。吾人未嘗企圖經濟之公平合理，以致生產總量之大部流入少數人民之手，此輩多屬絕不事事之徒耳。由於出品絕無集中之統制也，吾人竟生產無數商品，堆積如山，不為世所需要。由於迫使工人努力於過度之工作也，於是其他多數具有工作能力之民衆，因其勞力無所用而投閒置散矣。及至所有此等方法證明不適於用，於是乃繼之以戰爭，驅使一羣人民製造猛烈炸藥，又一羣則擔任施放之役，其狂熱情態，有如小兒女之乍見爆竹者然。吾人綜合應用以上種種政策，不避艱難，力圖所抱觀念之實現而不減：觀念維何？即多量之繁重筋肉工作，必當為庶民之命運是也。

其在俄國，已有較為公平之經濟組織，生產品復有集中之統制，問題之解決，當異其道。合理之方法應在人民全體獲得生活需要及最低安適之頃，立即逐步減少工作時數，而在每一階段，准用普遍投票法，決定增加空閒或擴充出品孰為先務。不過教訓諄諄，既以堅苦

西方各國
生產過剩
之因果

俄國將來
應取之途

工作乃人
生之手段
而非目的

工作爲無上美德，於此而欲當道諸公以多逸寡勞之極樂園爲鵠的，不亦難乎。且若輩傾向，頗欲連續尋求新法，俾眼前之閒暇供未來生產之犧牲。邇來予曾閱及俄國諸工程師所獻之妙計，其法爲橫渡卡拉海（the Kara Sea）（註五）建築長堤，以增高白海（the White Sea）與西比利亞北方海岸之氣溫。計劃之偉，誠足欽佩，獨惜在北冰洋冰天雪窖之中，勞動美德顯現之際，無產階級之幸福遂爲之延遲一世耳。此類之事若見諸實行，究其原因，實緣以勤工道德之本體爲目的，而不以爲達到佳境之階梯；蓋既達此種佳境實不復需要堅苦工作也。

夫變動物質之事，於吾人生存雖有相當需要，然確非人生目的之一。若然者，則凡爲築堤開路工人者，吾人視之，應皆超乎莎士比亞之上。吾人誤入歧途，原因有二：其一，因對於貧民有常使知足之必要，數千年來，富人乃宣揚勞動高尚之教訓，而其自身在此一點又立意安處卑賤。其二，爲對於機器之新興嗜好，令人醉心於地球上人力所能致之驚奇敏妙諸變化。如此二動機殆無一爲實地工作者所欣喜。君試叩工人孰爲其最美之生活，下所云云，當

不出諸其口：「予樂於筋肉工作，舉其原因，一爲予可因以感覺是乃實踐人類最高尚之職分，一爲予喜涉想人類對於其所棲止之行星所能變動之者伊於胡底。誠者，休息以時，予體所需，予固就其可能，以遂所欲，不過晨曦初見，重復勞動，滿足之情，驟生胸臆，予之愉快，無如此時矣。」工人之爲是說者，予未之前聞。若輩以工作爲達到一種生活之必要手段，在理本應作如是想耳。若輩所可享受之快樂，惟從空閒時光中得之。

或曰空閒以少而可愛，人類若於一日二十四小時中，僅任四小時之工作，如許餘閒將不知何以用之。在現代世界中，此說之不虛，正今日文明之足以非難者；在往昔任何時代，此說都非確論。昔者於娛意健身之事，多所寬容，近代崇尚效率，遂有相當阻礙。現代之人以爲凡事皆應有所爲而爲，絕非爲事之本身而爲之也。譬如思想嚴峻者流，於嗜觀電影者，時加非難，且謂茲事實導青年於邪惡。而一切造設電影場所之工作，則又大受尊敬，以其爲工作，以其可致財利也。惟利是尙之觀念，實使世間一切事情爲之顛倒錯亂。彼屠夫餅師以肉類及麵包供君啖食，以其爲生財之道，於是有讚美之價值。君之食其物也，若非純以增益工作

氣力爲目的，君亦卑瑣不足道矣。就廣義言之，世人以生利爲善行而費財爲惡德。豈知斯二端者，實一事之兩面，觀察及此，當知悖謬，是猶人之以鎗匙爲善而鎖孔爲惡也。評量生產之價值，應完全推溯成品經過消費後所供給之利益。在社會中，個人爲圖利而工作；然其工作之目的則在於所產物品之消費。個人與社會間，生產目的之不同如此，在以營利爲勤勞動機的世界中之人類，因此極難有清晰之思考。吾人對於生產用心過多，而對於消費注意太少。其結果之一種，則爲對於享用及簡單的幸福太不注重，又爲對於生產之判斷不以消費者所獲之愉快爲標準。

予之主張工作時間應減爲四小時也，非謂所有餘暇必須消磨於純粹嬉遊之中。予意一日四小時之工作足令一人獲得生活必需品及初級安適，其餘光陰應爲所私有，可任其視所宜之事爲之。在此類社會制度中，其要務之一，爲教育應較今日之常態更爲前進，且其一部分目的應爲養成人民經驗，使能善用餘閒。予非專指種種應認爲「自作聰明」之事情也。如鄉村跳舞，舍退隱僻壤而外，已經絕跡，但所以使此種娛樂行爲得以養成之衝激力，

必仍存在於人性中耳。都市人士之娛樂，大部已屬消極性：如電影、賽球、無線電播音之視聽等等皆是。此實緣於彼等活動力量已爲工作耗盡之故；使一旦多得暇晷，彼等將重享積極的娛樂，而自身參加活躍焉。

往昔有閒階級之人數少，而勞動階級之人數多。有閒階級所享種種利益在社會公道上，無根據；於是勢所必然，遂致行爲殘暴，情感涼薄，又復創造種種學說，藉以維持特殊權利。此類情事大有損於美德，然雖有此種缺點，吾人所稱爲文明者，幾全部爲若輩之力所構成焉。舉凡藝術之培養，科學之發現，書籍之著作，哲理之闡明，俄文之磨礱，皆是也。甚至被壓迫階級之解放，往往發端於上述種種之文明。微有閒階級之存在，人類絕未超脫野蠻狀況也。

雖然，彼世襲之有閒階級者，身無義務，而浪費光陰，實超絕常理。論其分子，既無一曾受習勤之訓，綜其全體，復無非常出色之智力。以如此階級本可產生一達爾文 (Darwin) (註六) 其人，顧與達氏 相映照者，乃爲盈千累萬之士大夫，此等人含獵狐，與懲創私捕魚鳥之

往昔有閒階級有造於文明

現在世界中大學程度之缺點

伎倆外，不復知事之尚有智於此者。有閒階級昔所從事之學科，以爲副業以爲無關宏旨者。今之各大學校可謂已加設置，且用較有系統之方法。是誠一大進步，不過尚有幾許缺點耳。大學生活與外界社會過相懸殊，使居處學校零團中者，對於平常男婦之偏見及問題，漸至隔閡；尤有甚者，則其發表言論之態度恆不適當，致令其意見本應影響民衆者，因此爲之失去力量。此外之弊病，爲大學課程組織固定，生徒有欲探究新奇學術者，輒致氣沮。是故高深學府，雖若是之有用，然門牆以外，羣生忙碌萬狀，對於渺無實利之事業，何暇措意；在如此世界中，大學非有力之衛士，能護持「文明」之利益者也。

在一日工作不逾四小時之世界中，凡人之具有科學求知欲望者，可恣情探討，爲畫師者可從容染點，雖極意求工，多費時光，無虞凍餒。青年作家，以偉大作品之成就，有賴於經濟之獨立，每因不得已而濫造刺激性作品，用以引人注目，及至境況既佳，而才調消逝，精進已難；在如此世界中，斯厄可免矣。其從事職業之人，對於經濟或管理方面某種情形發生興趣者，亦得發展其理想，而無學人隔閡之病，病在隔閡者如大學中經濟學者之成績每似缺乏

真實性焉。醫士亦有餘閒研究醫藥之進步，教師亦勿庸奮力急進，沿用陳法以傳授其兒時所習之事物，蓋其事其物，在時間距離中，或已經證明不復真確焉。

有閒人生
之優點

總之，行見祇有安樂愉快之人生，不復觀精疲體倦，胃弱多愁諸狀矣。人類之必需的工
作，多寡合度，既足令閒時可樂，又不使過勞而致困憊。人之退閒，初未倦怠，則所需娛樂，非僅
平淡消極者而已。至少百中之一，將用其業務以外之光陰，奮力於關係社會之重要事業，且
以非生活之所繫，其創造精神，將一往無前，而前輩矩矱，更無墨守必要矣。閒暇光陰之種種
優點，不僅在此等特殊情事中始克表見。尋常男婦，其處境既屬快樂之人生，必將增其仁愛
之性，減其窘困之情，而疑忌心思亦更渺矣。好戰心理行將消失，半以此故，半由於權累全民
以繁重長久之工作。在一切德行中，善良性情為世界所最需要，而善良性情乃安逸平穩之
結果，不可得之於艱辛奮鬥之人生者。現代生產方法，既使全體人類有安逸平穩之可能矣；
而吾人舍此不從，寧使一部分作過度之工，其他一部分遭飢死之災焉。吾人連續奮力工作
以迄於今，抑若在未有機器之時代者然；此誠吾人之惑，然而無永遠繼續愚行之理由也。

(註一) 著者自註此文作於一九三二年。

(註二) William Shakespeare 英之戲劇著作家及詩人 (一五六四—一六一六。)

(註三) 美國南北戰爭前奴隸制度存在之諸州，即南部諸州，稱爲奴隸州。

(註四) 蘇俄自一九一八年春季起稱爲「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R. S. F. S. R.)，而自一九二三年七月以後改稱爲「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U. S. S. R.)，此正式國名劃去俄

羅斯字樣，蓋爲希望非俄羅斯人所居之其他國家以後亦可加入蘇聯也。

(註五) 在俄國之極東北，在新地島之東。

(註六) Charles Robert Darwin 英國博物學家 (一八〇九—一八八二)。

二 『無用的』智識

往代智識
之範圍

培根 (Francis Bacon) (註一) 者，以背友而躋顯貴之人也，其言曰：『知識即權力。』其斷然爲此言，自爲經驗中成熟之教訓。然是說之真實非對於一切智識無不皆然。布朗 (Sir Thomas Browne) (註二) 嘗欲探究妖婦之所歌矣，使竟得知其詳，未必能由一宰官而洊升郡長也。培氏腦中所有之一類智識乃吾人今日所稱之科學智識。培氏爲欲表顯科學之重要，乃將阿拉伯人及中古初期之傳說延續而進展之，此中智識所包者大要爲占星術 (astrology)，煉丹術 (alchemy) 及藥學 (pharmacology)，俱科學之部門也。學者，即因精通如是種種學術而獲得魔術能力之人。在十一世紀初期，羅馬教皇西爾米忒第二 (Pope Silvester II) (註三) 僅以曾經讀書之唯一原因，爲遐邇所信爲與魔王相聯合之魔術家。普羅斯培羅 (Prospero) (註四) 在莎士比亞時代爲一僅具想像力者，至少就其魔術而論，實代表累世公認之學者概念。培根相信——依吾人現在所知，甚確——科學能製

造魔術棍棒較之往代術士夢想所及者有更大之法力

在培根之世，文藝復興運動 (the renaissance) (註五) 之在英國正達頂點，此種運動對於智識之功利觀念具反抗之態度。昔者希臘人之爛於荷馬 (Homer) 詩篇，不啻吾人之習於公衆樂廳歌詞，其故由於彼等談說荷馬乃爲娛樂，其感覺中初不以爲學問之事。不過十六世紀之人非語學淹博不能了解其書矣。其時之人欽佩希臘人，不欲自屏於希臘娛樂之外；故對於誦讀古典與其他種種不甚足稱之舉，靡不效法。在文藝復興運動中，學問乃人生享樂之事，與飲酒戀愛正不少異。且不獨對於文學爲然，對於更爲嚴正之學術亦復如是。有霍布斯 (Hobbes) (註六) 初次涉獵幾何學故事，人所共知：彼信手開卷，適見彼塔哥拉斯定理 (the theorem of Pythagoras)，詫曰：「此絕不可能耳。」於是循流溯源倒轉閱讀各種解證，直至卷頭公理而終悅服焉。此際爲其逸興所寄，發選胸次者絕無利用幾何以丈量田畝之思想，是毫無疑義者。

文藝復興運動爲古代有關神學之語首開一實用途徑，乃真確事實。對於古典拉丁

(Latin) 新感覺之最初一結果爲各項偽造法令之失其信仰與君士但丁大帝(Constantine the Great) (註九)之施其厚賜。在範爾格 (the Vulgate) (註八)與賽浦塔根 (Septuagint) (註九)兩譯本聖經中錯誤之發現，使希臘文與希伯來文 (Hebrew) 成爲新教徒 (Protestant divines) 辯論資料之重要部分。希臘羅馬之共和格言被援引爲根據以辯護清教徒 (Puritans) 對於斯透阿脫 (Stuart) (註十)之抗拒，及耶穌會徒 (Jesuits) (註十一)對於背棄教皇之各國君之抗拒。不過凡此皆爲文學中興 (the revival of classical learning) (註十二)之效果而非其原因；文學中興在意大利之極盛時期凡百年，時在路德 (Luther) 以前也。文藝復興之主要動機爲精神娛樂，即恢復美術上思考上之豐富與自由，其昔日所以失去之原因，爲人之知覺力被愚昧與迷信所遮蔽也。

以研考所知，希臘人嘗用其一部分心力於非純粹文學或美術方面，如哲學，幾何學，天文學。是以此等學術頗受尊崇，而其他科學尙有疑問。醫藥之事，確然見重，故多名以希波克拉提斯 (Hippocrates) (註十三)與該楞 (Galen) (註十四)之名；不過在兩人相距時期中，斯

業幾爲阿拉伯人與猶太人所獨佔且與魔術相糾結而不可分解以是之故若巴拉塞爾薩斯 (Paracelsus) (註十五)一流人物，其名譽尙未可視爲定評。化學則在更惡劣之空氣中，在十八世紀以前，絕未見重於世。

由是產生一種觀念，以希臘文拉丁文之通曉與幾何或天文之淺嘗爲上流人必備之智能。希臘人頗蔑視幾何之實際應用，泊乎國勢衰微時期，僅在星學外形之下發見天文學之應用。十六、十七世紀希臘人，大都以不偏不倚之態度研習算學，其與魔術相混以致聲價墮落之諸種科學，則被蔑視。在十八世紀中，始終有繼續演進之變化，其趨向爲對於智識具更廣博更實際之觀念，一至世紀末期，演進之速度突增，其故由於法蘭西革命與機器勃興前者與上流的教化以打擊，後者呈現新奇境界，供非上流的技巧之施展。在最近百五十年以來，人類對於「無用的」智識之價值發生疑問，日益加烈，終至日益深信：惟有對於大眾經濟生活方面相當切合實用之智識，始有保持之價值焉。

在法英一類國家，具有傳統教育制度，智識之功利觀僅一部分流行而已。譬如，在此類

國家中，各大學依然有漢文教授，若輩熟讀中國古籍，而於現代中國創造者孫逸仙氏之著作則無所誦習。猶有人焉，凡古代名家史籍文辭雅潔者，上溯至希臘之亞力山大 (Alexander) (註十六) 羅馬之尼羅 (Nero) (註十七) 蓋無所不讀，獨於更為重要之後代史籍，竟以其作者文格卑下而不屑瀏覽。在法英二國，古代習俗雖淪漸以漸，而在最新式國家，如俄羅斯與美國，則已絕滅淨盡。如美國教育委員會所提示，多數人在商業書牘中所用之字為數不過千有五百，因而主張此外之字應悉數屏出學校課程之外。基本英語 (Basic English) 為英人之發明，更進而減必需字數為八百。以語言具有多少美的價值之觀念漸就消失，而逐漸形成一種思想，以為文字之唯一作用厥為傳達實用知識耳。其在俄國，實際目的之追求較美國尤為懇切：凡教育機關之所教導，靡不以適合教育上或政治上一種顯著作用為指歸。其僅有之例外厥為神學：聖經，必使少數人從德文原本研習之，又必使少數教授研究哲學，以期護衛辯證唯物主義而抵抗資產階級哲學家之批評焉。但至正統學說建立更固之時，即此一隙之微，亦將閉而塞之矣。

世人漸不以智識本體爲有益，亦不以之爲開拓人生博大仁慈胸襟之工具，但僅以爲實藝之一原素而已，是爲到處皆然之情形也。科學技藝與軍事需要造成更大的社會完整化，上述之趨勢乃其一部分耳。現在政治與經濟相依爲命之情形更甚於往代，故社會之壓力所以強制個人生活，必使適合鄰衆之意志者，亦彌甚於前。凡教育機關，除爲富人而設，或（在英國）因歷史久遠不可毀滅者外，經費之支用皆不容任意所欲，必也傳授技能，灌注忠義，務使國家滿意，認爲所從事者俱爲有用之設施而後可。此固爲一種運動中之緊要部分，外此如強迫兵役也，童子軍也，政黨之組織也，播種政治熱情之新聞紙也，總屬於同一運動耳。現在吾人了解同國之人，咸逾於往昔，吾人若爲有德之士，則渴望盡己以利羣，與夫導羣以利己者，亦且更甚。世有怠惰逸樂者流，勿論其好尙若何文雅，吾人興念及之，殊爲不樂。吾人感覺：凡人皆應有所作爲，以贊助偉大主張（不論若何）之進行，且無數惡人，方肆破壞之圖，亟應加以遏止，是則更應奮發有爲矣。因此，世間智識，凡無裨於吾人所認爲應付一切重要事實之奮鬥者，絕難有空閒心力以事研求矣。

「有用的」
智識之效
用

關於教育上褊狹之功利觀念可得而言者多矣。夫人在營營生計以前，焉得暇晷，事事而習之，是「有用的」智識實至爲有用，蓋毫無疑義。現代世界，由此義造成之。舍是，則無論機械，摩托車，鐵路，飛機，皆末由得致；即現代式之廣告宣傳，亦不得而有。現代智識對於平均的健康狀況，造成絕大進步，而同時亦發現如何施用毒瓦斯以毀滅名都巨市之妙術。今日之世界所以異於曩昔者，其淵源蓋出自「有用的」智識。充分具備此類智識之社會，至今固尚未之見，其確無可疑者，則教育之力必繼續不斷以提倡增進之也。

以言傳統的文化教育，其中一大部分乃屬不智，是不可否認者。兒童之習拉丁希臘文法費時多年，終之對於希拉著作，非乏閱讀之能力，即無閱讀之欲望（百分之極少數除外）。自任何觀點而言，近代語言與歷史學之足重，俱有過於拉丁希臘語文之學。蓋不獨以其爲用較宏，良以其能在短少時期內供給甚多之教化也。對於十五世紀之意大利人，希拉語言爲不可或少之文化寶鑰，因其時凡實際上值得閱讀之載籍非屬意大利文者，即爲希臘拉丁文字。自是厥後，各種近代語言之偉大文學紛紛產生，且文化之進展迅速異常，致使古代

非實藝的
智識之利
益

熱中功利
之弊害

智識對於了解當前種種問題之效用日益低微，遠不如現代各國智識及其時代較近之歷史智識爲用之宏矣。學校教師之傳統觀念在文學中興時代爲可敬可佩者，至是漸嫌狹隘過甚，其故在忽視十五世紀以後之史事耳。且不惟歷史及現代語言經適宜教授足以裨補教化，即科學亦莫不如是。因此可以主張，教育應於直接利用以外別有目的，不須牢守因襲之課目。在狂熱之士抱入主出奴之見者視利用與教化二事，似相抵觸，但若就廣義著想，則又見兩者之不甚相背矣。

教化與直接利益可合爲一體者姑不計及，其無裨於實藝效能之智識，人之得之，所有間接利益且不可勝計。予謂加意提倡此類智識之研求，而減低粹純專門技能之酷嗜，可使現代世界至劣之狀有所改善。

人之意識的活動力者完全集中於一固定目的，在大多數人，最後結果爲缺乏均衡，而繼之以神經紊亂。譬如，在世界大戰中，德國施用潛艇政策 (the submarine campaign) 致使美國加入協約團體，德國運籌決策之人實鑄成大錯，此舉之不智，任何人一見而知，彼

當局者竟不克審裁中理者，良以心力專注一方，又絕少暇晷以紓神智耳。凡人類各羣以縣遠壓力加諸自發性激動體之上者，會當有同樣情事之發生。日本之帝國主義人物，蘇俄之共產黨，德國之國社黨，無不以精神過度專一之故而對於種種事業之舉辦發生一種緊張狂熱。夫如此種種事業之重要性，及實行可能性，若與此輩狂熱家之設想相符，其結果或甚壯偉；無如在多數實例中，彼管窺蠡測之見，或將一種強大反抗力量付之健忘，或使所施種種力量竟似魔鬼行為，反以招致痛苦恐怖而已。成人之需要遊戲無異兒童，是蓋謂須有定時之動作，純為眼前快樂而無其他用意者是也。求遊戲之能合斯旨，其惟尋樂趣於功利以外乎。

顯有娛樂
之性質

現代都市人民之娛樂方法，日益趨重於消極的與集團的，又趨重於靜觀他人之靈敏動作。如此娛樂自然遠勝於無，不過倘彼等賴教育之功夫有智力樂趣，其性質不關工作，其範圍更為廣大，則其娛樂之道當更善於此矣。更完善之經濟組織，容許人類得享機器生產之利益，結果必使空閒時光大量增加，而多量空閒易生厭倦，惟其人廣於智力活動而富於

智力興趣者則不然。欲求有閒人民爲快樂之人民，必使爲有教育之人民而施教。眼光又必注重心智之樂，不下於注重實藝智識之直接利益。

在獲得智識之中，有教育原素焉，經融化而奏效後即形成其人之思想與欲望，且使此思想欲望者，至少有一部分關注於不屬個人之事物，而不僅關注於對自身直接重要之問題而已。世人態度，每以爲由智識之獲得而具有種種能力之人，必能用諸有裨社會之途，是亦太易視矣。人之意志必須訓練，與技能同，而狹小之教育功利觀念則忽視之。未經訓練之人，其性質中頗多殘忍原素，其表現也，或微或著，不一其途。學童傾向，每虐待新生，或戲弄同窗之衣履，不諧於衆者。婦人多有（男子中亦不少）恣意論人短長，與人以痛苦者。西班牙人以鬪牛爲樂，英人以獵射自娛。同是殘暴衝動而演爲尤酷之行者，德之迫逐猶太人，俄之驅除富農（*Kulaks*）（註十八）是也。一切帝國主義俱蓄有此種衝動之性，戰時乃更認作正當，而爲國民天職之最高典型焉。

受高深教育者亦時有殘暴之行，固爲不可否認之事，然予以爲較之荒疎不學之徒定

然稍勝。學校中莽漢鮮爲造詣達於中等之童子。凡有私刑發生，其爲首者幾皆爲無知之徒。是非由於智育之能積極產生慈善心情，縱或有之亦屬偶然；實則由於其所給與之別種樂趣有出於虐待同儕之上者，所給與之自敬根源有出於強霸慾念之外者也。世人普遍之所欲者厥爲權力與尊敬。無知之人通常僅能以殘暴手段致之，其方法且包括攫取身體控制之權。教化所與人者，少殘害方式之權力，而多使人得受尊敬之良法。伽利略 (Galileo) (註十九) 所爲之事使世界大爲改變，有非任何國君之功業所能比擬者，而其權力之偉超出於加害者之上者且不計其量。是故伽氏已不需以加害於人爲目的而圖報復矣。

『無用的』智識之最大利益殆爲能增長沈思之習性。在世界上，人之於事殊嫌過分輕率迅速，不獨其舉動在事先無周詳之審慮者如此，尤有種種舉動，在智者謀之，根本應不必實行者，亦復如此。世人對於此點所抒之見解，奇矣多矣。美非斯托腓列斯 (Mephistopheles) (註二十) 告青年生徒曰：理論之色灰暗，而人生之樹其色鮮綠，凡人之稱引是說者，視之不啻歌德 (Goethe) (註二十一) 之卓見，而不以爲有類於惡魔之莠言。哈孟雷特 (Ham-

Let) (註二十二)者，世人恆舉以為有思想而無作為者之大戒，而未見有舉俄忒羅(Ottello) (註二十三)以垂戒有作為而無思慮者也。柏格森(Bergson) (註二十四)一類之教授，由勢利而趨向於實際之人也，頗非議哲學，且謂人生之極則應若騎隊之猛攻奮進焉。若予之意見，則以為至上之行動乃出於對宇宙奧理與人類定數有深切之了解，而非出於自以為是荒誕乖舛之狂野衝動。寧在思想中求快樂而不在動作上求快樂之習慣足以防止愚昧而過量之權力嗜好，在災患中可保神志之平靜，在煩惱中可致心意之安寧。專一利己之人生，遲早將陷於痛苦不堪之境；惟有開窗以對更廣大更清寂之宇宙，而後人生至悲之遇乃克容忍焉。

沈思之習其利至溥，所包蓋自極微以至於極奧。先以細小苦惱言，如蚤蟲，如誤車，如煩囂之僚侶。此類煩惱似不值用思慮以應付之，其實若涉想勇於忍苦之美德，及人類災恙之甚暫，本可有忘憂之效，況此等細事所激起之怒氣，往往損毀溫良性情與世間快樂乎。處如此境界中，頗多安慰之資，能得自散碎智識之中者，以其與茲時茲事每有真實或幻想之關

聯也。縱或不然，其效用亦可將眼前之事付諸淡忘。倘有盛怒以致面白之人，橫暴相凌，但回憶笛卡兒 (Descartes) (註二十五) 之言論便感興趣，其言見於氏之激情論 (Treatise on the Passions) 中之一章，題曰：『面色因怒而發白之人，較發赤者為可畏之原由。』世人有對於圖謀國際合作之困難，感覺煩悶者，苟一涉想法蘭西王聖路易第九 (the sainted King Louis IX) (註二十六) 之事，其憂可解矣。蓋王在十字軍出發以前，乃認山嶺老人為同類，山嶺老人者，天方夜談 (the Arabian Nights) 中所謂為世間一半罪惡之根源者也。如遇資本家貪念彌熾肆虐日甚，可因憶及共和道德模楷之布盧塔斯 (Brutus) (註二十七) 而頓覺安慰，其人貸資與一城市，利率百分之四十，及至付息爽約，乃租賃私家隊伍以圍困之焉。

奇知之逸
趣

奇特之學問，不惟對於不快之事可使減少其不快，更可使愉快之事增加其愉快。予於桃杏、好之獨甚者，由於知其遠在漢代之時，首值於中國也；由是經加膩色迦王 (King Kanika) (註二十八) 所獲之人質傳至印度，於是流入波斯在第一世紀傳至羅馬帝國 (‘‘apri-

oot”『杏』之一字與“preocious”『早熟』一字同出於拉丁字源因杏之成熟期甚早也；字首之A，由於謬誤字源學，以致錯加者也。如此一切，使食是果者味之彌甘。

約在百年以前，有多數善意博愛家創設社團，以『傳播有用智識』其影響所及，使人民對於『無用的』智識之甘美意味，易欣賞為漠視矣。予一日為憂愁所苦，偶翻閱柏頓 (Burton) (註二十九) 之憂愁解剖 (Anatomy of Melancholy) 一書，乃知有一種『憂愁質料』 (melancholy matter) 焉，不過既有人以其出於四種原液 (four humours) (註三十) 中矣，而『該楞堅謂或者僅出於三種原液，將痰除外之，此說發利立阿斯 (Valerius) 與梅那德斯 (Menardus) 堅主之，而佛席斯 (Fuscus) 蒙塔爾脫斯 (Montaltus) 蒙泰那斯 (Montanus) 亦然。白者何為 (彼等謂) 變黑乎？』以如此不可辯駁之理論，猶有持 (柏頓所言如是) 相反意見者，如赫叩利斯 (Hercules de Saxonia) 與卡爾丹 (Cardan) 吉安那立斯 (Guianerius) 與勞楞喜阿斯 (Laurentius) 等是也。得如許歷史上之回想以寬慰情懷，予之憂愁，勿論由於三原液或四原液，於以煙消雲散矣。療治過分之狂熱，舍此類

教時智識
在專門教
育以外

古人辯論之回憶而外，予所能設想更有效之良劑，蓋亦寡矣。

文化上之細小興趣，固足以解除實際生活中之尋常煩惱，而思想之功用，尤為重要者，則關係於人生更大之災害，死亡，痛苦，殘暴，與夫民族之盲目前進，陷入於不必有之禍患，皆是也。人之不復能在獨斷的宗教中獲得安慰者，欲求生活不致趨於黯淡，枯燥，不致充滿卑瑣之自我主張，則必須有繼起為代者矣。今之世界，滿布憤怒自尊之集團，無一能具整個人類眼光，而各有願毀文明，不退寸步之志向。對於如此狹隘思想，任何數量之專門教育，不能製就解毒良方。此種思想，既屬個人心理關係，則解毒之劑，當求之於歷史學，生物學，天文學，與夫一切學術，無妨於自尊心，而足令個人對其自身能作清晰合度之觀察者。所需非一類一類之專術，而為足以激發整個人生觀念之智識：即美術與歷史，英雄傳記之熟覽，以及人類在宇宙中偶然賦形百年一瞬的奇特地位之若干了解——凡此俱應與人之自負心情相接觸，所自負者，即人類獨具之性，視與知之能力，崇高之感覺與透澈之思慮是也。偉大知覺力與無偏無私之心情相結合，則智慧濤發，其速無比矣。

在一切時代，人生無不充滿苦痛，而在現代視前此兩世紀中，苦痛尤甚。超脫苦痛之企求，迫人類趨於卑瑣，趨於自欺，趨於大量荒誕事業之發明。此等片刻緩和之策，彌足增多前途之災難淵源。公私兩重禍患之唯一控制方法，乃在意志與智慧之交互爲用：在意志方面，則對於災禍不爲卑怯之規避，虛幻之解脫，在智慧方面，則求其澈底之了解，可治者求治法，不可治者，則思所以忍受之道，如看清其各方關係，視爲無可避免，即須思及外乎此者在各地域各時代之情況何若，更須思及空間海洋之闊大深遠，靡有涯涘，靡有既極也。

(註一)英國哲學家及政治家(一五六一—一六二六)。

(註二)英國醫士及著作家(一六〇五—一八二)。

(註三)自九九九至一〇〇三年爲羅馬教皇(?)一〇〇三)。

(註四)在海士比亞所著之“Tempest”劇本中，拍賣圖公爵曾爲其兄安托尼俄所殺，羅德里後明覺斬作暴風爲樂，其兄卒在該島遭殺云。

(註五)歐洲第十四世紀至十六世紀文藝之復興爲中古至近世之過渡時代，蓋自中世紀初日耳曼蠻族侵入歐洲各地，西羅馬帝國亡，古來希臘羅馬之文化衰微達於極點。及十一世紀漸漸興復，至十四世紀以後

而益盛。

(註六) Thomas Hobbes 英國哲學家 (一五八八—一六七九)。

(註七) 羅馬皇帝三三三—三三七 (二七二—三三七)，彼定基督教為國教，尊崇備至，並贈與大宗財幣及土地。

(註八) 十四世紀末期哲羅姆 (Jerome) 所作之拉丁語聖經譯本，因其為拉丁禮拜堂所通用，故如是名之。
(註九) 舊約之希臘譯本 (仍用於東方之禮拜堂中)，有已息之傳說謂此書乃七十 (或七十二) 受靈感人之作品故名。

(註十) 英國英格蘭及蘇格蘭之皇族，羅柏特第二 (Robert II) 為此族登蘇格蘭王位者之第一人 (一三七〇)。在一六〇三年蘇格蘭之哲姆斯第六 (James VI) 登英王位稱哲姆斯第一 (James I)。

(註十一) 一五三四年羅約拉 (Ignatius Loyola) 所創教派之教徒，其教會稱耶穌會 (Society of

Jesuits)

(註十二) 即在文學上面言之文藝復興。

(註十三) 希臘醫學家 (紀元前四六〇—三五九?)。

(註十四) 希臘醫學家及哲學家 (一三〇—二〇〇?)。

(註十五) 瑞士煉丹術家及醫學家 (一四九三—一五四一)。

(註十六)希臘馬其頓國王(紀元前三五六—三三三)又亞力山大第一希臘王(一八九三—一九二〇)。
(註十七)羅馬帝(三七—六八)。

(註十八) Hulak 原係一俄國人之名，其人爲富農，嘗墾追實農，故用其名以稱墾追實農之富農階級，此等人已爲蘇俄政府所驅除。

(註十九)意大利文學家(一五六四—一六四二)，晚年被宗教裁判所壓迫，令其發誓永遠不信地球圍繞太陽而轉。氏因年老懼受酷刑，祇得遵從。

(註二十)在古時靈鬼學中，七個主要靈鬼之一，撒但(Satan)之後，爲靈鬼羣中之最有勢力者。在歌德浮士德(Faust)中，彼乃一冷酷、殘忍，而且詭譎之靈鬼。

(註二十一)德國文豪(一七四九—一八三二)。

(註二十二)在莎士比亞所著哈孟雷特悲劇中，爲丹國之王子，其父被其叔克勞的斯暗殺後且篡位而娶后。死王之魂乃命哈孟雷特爲之報讎雪恨。後哈孟雷特卒於臨死時刺殺克勞的斯。

(註二十三)在莎士比亞一劇中，一豪俠的摩爾人，在威尼斯軍隊中得名，娶上院議員之女得斯摩那爲室。其執法官拉哥，奸人也，雖得得斯摩那不貞，俄忒羅信之，因將其妻悶死，後知其冤，乃自殺。

(註二十四) Henri Bergson 法之哲學家(一八五九—)。

(註二十五) René Descartes 法之哲學家(一五九六—一六五〇)。

(註二十六)法蘭西王一二二六—七〇(一二一五—一二七〇)。以聖名著稱於世，爲全國上下所愛戴。路易之朝法國最盛。第七第八(一二四九，一二七〇)兩次十字軍爲王所率領。

(註二十七) Marcus Junius Brutus 羅馬政治家(紀元前八五—四二)，殺愷撒者。

(註二十八)紀元六十年頃君臨大月氏，皈依於佛，會五百僧侶於闐賓，開第四回之結集，因此佛教大振。

(註二十九) Robert Barton 英國哲學家及著作家(一五七七—一六四〇)。

(註三十)四原液即血、痰、黃膽汁、黑膽汁。往昔生理學上以爲此四種原液之配合成分使人之氣質及體質不同。

三 建築與社會問題

自太古以來，建築之爲用有二焉：其一在純粹之實利，障蔽風日雨雪，禦寒而保溫是也；其一在政治，以石工之壯麗，印觀感於人心是也。以言貧民居處之計，前者之旨已可滿足；若夫神祇廟宇，帝王宮闕，則制尙崇閎，所以起庶民之敬畏，使懷懼於神之威權及天之驕子之不可犯也。和尊崇之對象，間有不屬帝王本身而在邦國社會者：若雅典之阿克羅波利（Acropolis），羅馬之天神之廟（Capitol），即所以耀雄都之威嚴，啓迪臣民，威發盟國者也。美之功用初見重於公共之建築，繼推及於富豪之邸第與帝王之宮庭，惟未嘗逮於農民之茅舍與夫都市勞動階級之飄搖房屋耳。

在中古之世，社會組織雖複雜有加，築建上之美術動機依然有限，甚至更遜於前，蓋其時巨家城堡旨在武備，間有具美觀者，亦不多觀。中世紀極佳之建築，非發生於封建之制度，而起源於教會與商業。禮拜寺之宏壯，顯上帝之威，示主教之榮也。英倫與低國（The Low

Countries) (註1) 間之羊毛貿易，盛絕古今，其俯視英國之王，柏國(Burgundy) (註11) 之公，不過供護衛之傭兵已耳，其具體表現光榮者，有宏壯之會館，有法蘭德斯(Flanders) (註12) 之公所，其壯麗之稍遜者，則有英人在各處之市肆。意大利為近代富人政治之產地，為往代商業建築美臻絕頂之國家。威尼斯(Venice) (註4) 者，海之新娘，十字軍娛樂之場，威加於基督世界之羣王者也，其總督(Doge) (註5) 府邸，豪商宅第之莊嚴華麗，實創新型。威尼斯與熱那亞(Genoa) (註6) 之都市巨室，非北方樸野低級貴族之比，孤寂之境界與防禦之工具非其所需，惟駢比以居，蔚成大邑，其間一事一物，過客見之，無不驚其輝煌而麗而歎觀止焉。其在威尼斯城，掩污藏垢，尤為易易，陋巷醜形，以後街為之遮蔽，操舟過市者絕不見及。自來富人階級所成就之功績，未有如是之完善美滿者也。

在中世紀中，教會之所營造，不僅禮拜寺院而已，猶有其他建築更切合於近代需要者：廟利，僧院，尼庵，學校，皆是也。此等建築物之形式，皆基於有限制之共產制度，為寧靜羣居之生活而設者。其間屬於個人之設備皆為斯巴達式，以簡樸為主，公共之設備則富麗而寬敞。

僧徒謙卑成性，蕭然斗室，獨處已足；而僧職光榮之表顯，則在窮極閎麗之會堂，禮拜堂，膳廳耳。其在英國，僧院寺觀多成廢墟，第供遊人憑弔而已。惟牛津（Oxford）劍橋（Cambridge）（註七）二大學府雖然存在，仍為國民生活之一部，而保留中古市治之美跡焉。

文藝復興運動之傳布於北方也，法、英之鄙俗低級貴族於是學步意國富人之嫺雅矣。每值美提契（Medici）（註八）有嫁女於國王之舉，於是阿爾卑斯山（the Alps）以北之詩人，畫工，建築家羣起而效佛羅稜薩（Florence）之作風，貴族且易城堡為村屋，廢防禦之設置，開文雅貴族之安寧新局焉。不過自法蘭西大革命（註九）起而若輩之安寧局勢以破，自後建築上沿襲之風派遂失其生氣，僅隨舊式勢力逗留之範圍而滯跡其間，如拿破侖在盧佛耳宮（the Louvre）（註十）之所增建者是也；然此類後增之建築物，雖華美而實粗俗，為拿氏不穩之徵象。拿氏對於其母氏操粗劣法語所常常發表之一言：「願上帝使其永久」（Pourvu que cela dure），似極欲忌之者焉。

十九世紀建築流派有二，一緣於機器生產之制，一緣於民主的個人主義之興；一方為

建築之二
派

巍峨工廠，煙突凌霄，一方則小屋蜂屯，勞工宅眷於焉發處。工業制度所演成之經濟組織以工廠爲之代表，個人主義所產生之離羣生活以小屋爲之代表。地租高昂爲促進高大建築之因素，故連雲大廈純爲建築形式之協合，而非社會羣性之統一；其中爲公司，宿舍，旅館，飯店之所胥萃，其人似寺院僧衆之結爲團體，但極意相離，老死不欲往還。在英國，凡地價不甚高昂之區域，一屋一家之原則尙堅守不變。吾人行近倫敦，或沿鐵路以趨北方任何巨邑，所過之路程中惟見此類小宅鱗次櫛比，連綿不絕，其中每一居屋皆個人生活之一中心也。若共同生活則隨地而異，或表現於公司，工廠，或表現於開礦場所焉。家庭以外之合羣生活爲建築功效所能致者，純粹屬於經濟性質；不屬於經濟性質之生活需要，須得之家庭以內，否則不能。若以建築之美感判斷一代社會理想之高下，則最近百年實達人類造詣之最低點耳。

林立之工廠與其間蟻集蟻聚之小屋，顯現近代人生之矛盾異狀。生產之事有賴於廣大集團者方日益加甚，而吾人對於一切事物超出政治經濟範圍以外者，所抱觀念又日益

工廠與家
庭建築之
勢之矛盾

趨向於個人主義。是不獨在美術與教化方面爲然，在此領域內，以崇拜自我表現之故，固引起對於一切因襲及習慣之紛亂的反抗，即在平常男子，尤其在平常女子生活中，亦莫不皆然——此或爲聚居過密之反動作用耳。工廠之內必然有合羣生活，於是各種工會之產生；而退處私室，則家家惟孤獨之是求。婦女之言曰：『我與我相守耳，』爲良人者，想及其妻方半待家主之歸，亦用以爲樂。如此情緒使爲主婦者甘於單獨之小屋，單獨之廚房，單獨之苦工，甘於照顧散學離校之子女。任務辛勞矣，生活單調矣，爲婦者幾爲自己家中之囚徒矣；如此一切雖磨損其精神，而伊之甘之也猶過於團體之生活，推原其故，由於孤獨有裨於自尊觀念耳。

所以寧取此派建築範式者，蓋有關於婦女之社會地位焉。雖以女權主義之發展，與夫投票權之獲得，工資階級中妻之地位，無論如何，與曩昔無甚差異。妻仍依賴夫之收入，雖工作至爲勤苦，亦無工資可得。其專長在管家，故樂有家宅而管理之。人類大多數所共具之各個進取欲望，在伊則除家庭外別無出路可言。在爲夫者一方面，方以其妻爲彼辛勤，經濟惟

彼是賴爲樂；尤有甚者，則其妻其宅所以滿足其遺產之天性者，乃爲其他任何範式之建築所不能及。夫之與妻，以互爲所有之故，若有時需要較爲廣大之社交，輒互盼不至遭遇異性危險份子。所以彼等生活雖不免於拘束，女子雖勞苦過分，實俱不欲變易其生活組織。

既婚婦女若以離家工作而謀生爲常例，而不以爲變例者，則上述之一切俱將改變矣。今者在職業階級中，恃獨立工作謀生之妻子人數已甚衆，多足令各大城市中對其環境所需產生接近之路。此輩婦女所需者，爲分組之住室，或公共之廚房，以免自理膳食，爲育嬰之園，以便於工作時間托以子女。在習俗上以既婚婦女必須離家工作爲憾事矣，若工作既畢，又復肩任無職業婦女所爲之事，有不感覺勞苦太甚者乎？若使有適當範式之建築，關於婦女管理家務照料子女之工作，可解除其大部，既有利於其身，復有利於其夫及其子女。由是之道，以職業工作代替舊習中爲妻爲母之任務，顯爲得計。凡爲舊式妻室之夫者，假使代替其妻工作一週，必信服此制之優勝矣。

爲工資階級之妻者，其工作無有報酬，是其工作未嘗近代化也；不過以事實論，其工作

應有之改革

多半非屬必需而餘者又大多應當分配於各種專業之人欲求此事之實現首應改革者爲建築上之改革。其問題在於採取中古僧院所具之合羣優點，而不效其獨身生活；即必須有相當設備供兒童之需要也。

現制工人
家庭之弊

現制工人家庭，無論其爲單獨住宅或爲公寓中之一組房間，俱包羅一切而有之，弊之所在非不可避免者，茲先論之。

現制工人
家庭對於
兒童之弊

最大弊害，兒童遭之。方其未達學齡，所受日光空氣過於稀少；飲食出自母手，其母貧而無知，忙而鮮暇者也，勢不能爲長幼分別治饌，使各適所需，方母之烹調作事也，兒童往往橫梗其間而爲障礙，結果則觸怒氣而遭虐待，或竟失寵愛焉；彼等絕無自由，亦無餘地，亦無適當環境可遂其本性之活動而無傷於外界之事物者。有如此種種情況之集合，勢必釀成軟骨，神經，柔弱，諸病矣。

對於爲母
者之弊害

弊害之中於母身者亦復嚴重。伊以一身而兼乳娘，庖人，僕婢之役，而對茲數事又非素經訓練者；爲之俱不能佳殆爲必然之勢；終日俱感覺疲倦，致視其子女爲煩惱之根而非快

樂之源；爲之夫者，工作一了即暇逸優遊，伊則宵旰勤勞絕無暇晷；結果造成心地褊狹，易怒多嫉，幾爲不可避免之事。

對於男子弊害較少，以在家之時少也。然而當其在家之時，必不樂見其妻快快之顏色，及其子女「頑劣」態度耳；此其咎本在建築，彼時非難其妻，於是遂生不良結果，結果所屆則因其粗暴之程度而有所不同。

凡此種種情形，予當然不謂爲普遍所有之現象，然予謂，此等情形有不見諸事實者，必其爲母者具過人之智慧，體氣，及自治力者也。且事之顯然者，制度而有需於人類之異稟，亦僅能收成效於殊例中耳。此種制度之不良，不因其弊害得免於少數事例中而得反駁之證據也。

如此諸弊欲同時救治，唯一之需要須加羣素 (communal element) 於建築之中。個別之小屋與分組之房間各自設備廚竈者，應一律拆毀。就其地基改造連環大廈，環繞於中央方形庭院，且當低其南面以容納日光。其間應設公共廚房一，宏大之食堂一，又須設廣廳

對於男子
之弊害

此制不良
以多數事
例爲證

改革建築
之設計

一供娛樂集會及電影之用。在中央方院內，應有育嬰園一，其構造須使兒童不易傷害其自身，或脆弱器皿，應無階級，無裸露之火，無具於接觸之火爐，盤盂碗之屬，應製以不碎之質。總之，凡童兒所不能玩用之物，俱應盡力避免。在晴和之日，育嬰園應設於露天之中；風雨之日，若天氣非極惡劣，則設於一面空敞之房間內。兒童一日數餐，應俱在育嬰園內食之，其價格可甚低廉，而食品之益人，復過於其母之所能供備者。自斷乳時起，至就學日止，兒童逐日自早餐以迄晚餐之後，應完全作息於園中，園中須有種種娛樂設備，但需極少之監管，便足維護其安全。

如是計劃，裨益兒童絕巨。空氣、日光、寬舒之地位、優良之食物，俱有利於兒童之健康；大多數工人，在其初年常快快不樂，於子女所多拘束，兒童得脫此境，得享自由，復有利於品格之培養。行動之自由，有祇可在特殊構造之環境中，安全授與兒童者，若在育嬰園中，幾可無所限制，且其結果，冒險之能力、體態之敏捷，必有自然之發展，猶之幼小動物然。對於兒童行動，與以不斷之拘束，為後來性格上多怨易怯之根源，但在與成年者處於同一環境之時，始

對於婦女
之利益

終多難避免耳；是故育嬰園之於兒童，既可益其身體，又可益其性情也。

對於婦女，利益之大正復相同。子女一經斷乳，即終日付託於會受保育兒童專科訓練之保姆。於是婦女對於購物烹調洗刷諸務，不須躬自操持。於是可一如其夫，晨出工作，入夜而歸；可如其夫，工作有定時，不須忙碌無已矣。早夜可撫視子女，其時間之長，適足盡其歡愛而不致發生厭憎。母親盡日與子女共處者，頗難常常有充裕精力與爲歡樂；通常，父親與子女歡樂多於母之所爲者，卽此故也。雖極富情愛之人，久經兒童喧噪，疲於照顧，不獲一刻休息者，必然視爲可憎矣。但在別離一晝以後，較之終日閉守一室者，母與兒必俱覺更爲可親可愛。在子女方面，軀體已疲而心智仍靜，茲於園中領受保姆平勻待遇以後，繼以母親之眷注，其心悅意樂也必矣。是則家庭生活之優點依然保存，而惱人之事，傷情之機，則化爲烏有矣。

公共廣廳
之設置

爲男婦兩方計，俱應別有境地，俾克以時出狹隘之窄室，脫污濁之空氣，而入於寬闊公共之房舍，其建築之輝煌華麗，不妨擬於大學食堂。華麗與宏敞，不必再爲富人獨享之權。人

類憤怒之情，由於逼處窄境而生者，使家庭生活不堪忍受者，至是當告終了矣。

凡此必皆為建築改革之效果。

奧文 (Robert Owen) (註十一) 在百餘年前，創作「合作平行四邊形」建築範式，為工人謀團體生活之利，頗遭當時訕笑。此種主張，在昔之窮窶時代，固言之過早，乃其中許多部分現已與實際狀況及社會願望大為接近。奧氏根據極高明之原理，竟能在紐·拉那克 (New Lanark) (註十二) 設置育嬰園一處。惜受紐·拉那克特殊環境之影響，致被引入歧途，自視其「平行四邊形合作村」為生產單位而非純粹住所焉。工業制度之趨勢自始即太過着重生產，太不着重消費與日常生活；此其故由於利潤之專重，蓋利潤之為物又僅與生產相依者也。其結果遂為工廠科學化，分工之制達於極細之點，而家庭之非科學化也如故，極不相同之種種工作堆積於負荷過度之母親之身也如故。人類活動之紊亂的，無組織的，總之不愜意的種種部分，舉皆屬於無金錢利潤之可圖者，是乃以牟利動機支配一切之自然結果耳。

然而有不可否認者，則爲予所主張之建築的改革所遇最大之障礙實在工人自身心理中是也。對於家庭制度之非難，固爲人人所不免，實則人人咸愛好「家庭」之獨有，於焉獲得自負心及生有權之滿足。在獨身之共同生活如昔時僧院者，卽不生同樣問題；所以引起獨居傾向者，婚姻與家屬爲之也。予以爲獨治炊事，除燃燒汽油偶爾爲之而外，並非爲適合此一傾向所確切需要者也；爲慣於獨居者計較，予信有私室一間，自設家具，當可滿足。不過變更積習總屬匪易耳。然而婦女希求獨立之意志，將逐漸導之謀生於家庭以外，且將日甚一日，此種事勢或轉而使吾人上述制度對伊輩又似合意也。現在，女權主義在工資階級婦女中，尙在發展初期，不過，倘無法西主義者（Facist）（註十三）反動之力，則頗有增長之勢。此一傾向將來或可引導婦女俾採取共同炊爨與育嬰園之制度。改革意志之發生，必不出之於男子。工資階級之男子，縱爲社會主義者或共產主義者，鮮能見及其妻子之狀況有改善之必要者也。

世間失業方爲重災，經濟原理之不爲世人了解，又甚普遍，彼既婚婦女若取男子工作

而代之，即易使若輩被擯於職業之外，自然遭遇反對。因此之故，既婚婦女之問題遂與失業問題相結合，倘不採用多量之社會主義，殆無解決可能。不過無論如何，如予所提倡之「平行四邊形合作村」惟有視為廣大社會主義運動之一部分，方可為大規模之實施，蓋單獨利潤動機斷難實現此制也。是故在利潤動機支配經濟行為之時期，兒童之健康與品格，及為妻者之神經，必繼續遭罹苦難而無已。世事有恃此動機能底於成者，亦有不可能者；不能者之中，如工資階級妻孥之福利，如——甚至更似理想的——四郊美境之創設，是也。其在郊外也，如三月之風，十一月之霧，（註十四）姑以為陋矣，然實際上一切醜陋之事未必同為不可驅除者也。若郊外建設，由公共市政機關主持，不由私人企業組織擔任，有計劃完備之街道，有形同大學堂院之房屋，則不悅於目之狀況即不復存在。夫醜陋之狀，猶之苦惱之情，貧窮之事，同屬吾人為私人利潤動機而犧牲所付之一部分代價耳。

（註一）荷蘭，比利時，及盧森堡國之低國。

（註二）昔時法蘭西之王國，公國，及省。

(註三)比利時之省，有東法蘭德斯省，及西法蘭德斯省。

(註四)意大利北方之大城，造於百二十島上，居民恆駕舟往來於市中。

(註五)古時威尼斯及熱那亞(Genoa)兩共和國之行政長官。

(註六)意大利海口之城市。

(註七)英國最大之大學，牛津分二十三學院，劍橋十九學院。溯其起源則牛津大學之確實歷史始於一三三年，而在一一六三年以後始成爲設備完備之大學。劍橋之學校在十二世紀中始具雛型，但自十三世紀而後始漸成爲大學。

(註八)意大利佛羅羅薩共和政治之統領。

(註九)自一七八九年起至一八〇二年止，始之以推翻專制，建設短命共和，繼之以恐怖時代，而以拿破侖之帝制自爲終焉。

(註十)巴黎古宮，連同增建各物現爲美術館及公共機關所在。最初爲哥德時期(Gothic Period)之皇家堡寨。嗣經在盧佛耳宮四周改建房屋，於十六世紀完成。以後增建復多，最後在拿破侖第三之世，是爲世界上最大建築之一，其長達一八九一英尺。

(註十一)英國之社會改良家(一七七一一一八五八)，其著名之「合作社」爲共同勞動共同消費之組織。

(註十二)爲蘇格蘭之村落，奧文在其地施社會主義。

(註十三)法西主義發起於歐洲大戰以後，其黨曰法西斯黨，首領爲墨索里尼。無明確之主旨，惟藉武力以專政，其性質實爲極端的國家主義，帝國主義，英雄主義，與社會黨極端反對。

(註十四)言英國之氣候。

四 現代之邁達斯 (Midas) (註一)

邁達斯王
點金故事

凡人自幼慣讀霍桑氏林莽異聞 (Hawthorne's Tanglewood Tales) (註二) 一書者，蓋莫不熟於邁達斯王與點金術 (the Golden Touch) 之故事。王負傑出才，酷嗜黃金，有神賜以特權，使能點物成金。王初則大樂，繼見食未下咽，已變堅金，乃漸懊惱；速愛女經其一吻，立時僵硬如石，遂驚駭失措，轉而乞神收回恩寵。自茲以後，王乃曉然於黃金並非唯一貴重之物矣。

西班牙爲
黃金而佔
秘寶

故事至簡，惜世人頗難領悟其教訓耳。在十六世紀中，西班牙人之奪獲秘魯 (Peru) (註三) 黃金也，因欲留諸掌握中，故竭盡智能，設種種障礙，以防止貴金屬之外流。結果，在西班牙之領地中，黃金徒使物價到處增高，而西國之實用物品，並不爲之加饒。夫人民之感覺其所擁金錢倍於往昔，雖可稱其驕心，但每一德布盧 (doubloon) (註四) 所購之物，若僅及前此之半，則其所贏純屬空名，不能因以得較多之飲食品，或較佳之居室，或其他任何真實

利益也。當時英荷兩國，僅佔有現在所稱爲東美 (Eastern United States) 之土地，兩國之強盛遜於西班牙，不得不以是爲止境，其地無煤燐黃金，甚不爲世人所重也。不過以資源而論，其地表現物產之豐富超過於伊里沙伯 (Elizabeth) (註五) 時代列國垂誕之新世界 (the New World) 產金區域者，蓋不可以數計。

此一事實，雖已爲世人習知之事，然使鑑古衡今，應用於當前問題，似乎有非各國政府智力之所能及者。世人對於經濟問題之觀察，顛倒錯亂，自昔已然，於今爲烈。大戰告終以後，關於此點之措施乖謬，幾令人難信。彼各國政府人物之非童稚，非瘋癲也。各國咸欲加德以懲罰，而按諸由來慣例，厥爲課以賠款。於是以賠款責之德國。多多益善。顧所索之巨，乃過於德意志傾國之黃金數量，甚至過於全世界之所有。故德人舍以物品交付外，對此天文學數字 (註六) 賠款，萬無履行之可能。德人不得不以物品交付，否則惟有全然不付而已。

當此之際，各國政府驟然憶及，自來所用慣法，衡量一國之繁榮程度，恆以其輸出超過輸入之差額爲準。一國之輸出超過輸入者，謂之有利貿易差額，反之稱爲有損貿易差額。顧

因賠款數目過大，超出德國用金繳付之能力以外，既經規定德國對協約國貿易應居於有利差額地位，而協約國則居於有損差額地位矣。至是各國發覺此事促進德國輸出貿易，不啻於無意中作有裨於德之舉，而爲之惶駭無措。在此普通論據以外，猶有特別之論據也。德國之生產品未有爲協約國所不能生產者，因此德貨競爭之威脅到處遭受怨憤。煤礦工業正苦衰落之英國，不需德煤也。有新得魯爾 (Lorraine) 礦區 (註七) 之助，方努力增其鋼鐵出品之法國，不需德之鋼鐵製品也。一切情形無不類是。於是協約國一方面既決定迫令德國交付賠款以資懲戒，一方面又同等的決定不容德國以任何特殊方式履行交付之責。

非
法
之
解
決
法

對此乖謬局勢，得一乖謬之解決方法焉。其決定爲以賠款數額貸與德國。協約國實際則謂：『賠款爲對於爾國所爲罪惡加以懲罰，不能任爾得免；在另一方面，又不能任爾交付，果爾又摧毀吾等實業也；此所以吾人必以其數貸與爾國，而爾必須照所負數額償還於吾等也。由是之道，原則既有保障，而吾等亦不受害。至爲害爾國，吾等僅盼其時期之延緩耳。』如是之解決，顯然僅能爲暫時之方法。德國借款之債權人需要利息也，繳付利息與繳

德
國
喪
失

債券信用
對於世界
之影響

經濟恐慌
之原因

思想混亂
之爲害

付賠款，有同一之艱窘也。德人之力不能以現金付息，而協約國又不欲其以物品交付。於是必要之途徑，爲貸之以款俾用以付息。人情對於此種戲法，顯然遲早必生厭倦。一國而不能償還債務無復有願貸之人者謂之信用喪失。此事一見，債權者羣起要求實際歸償欠項矣。顧就吾人所知，此在德人，乃爲不可能之事。於是多數破產悲劇發生，初見於德國，繼波及破產的德國債權者之中，又次則波及此類債權者之債權者中，遞相波及，如水面之浪焉。結果則爲普遍之產業衰落也，困苦，飢餓，毀滅也，全世界所遭之滿盤災難也。

予意非謂德國賠款一事爲招致世界經濟恐慌之唯一因素。此外則協約國對美債務與有力焉，又其次焉者，凡爲公私一切債務，高築關稅壁壘隔離債權債務兩方，使難於用物品清償債務者，亦與有力焉。德國賠款固絕非經濟恐慌之整個淵源，然而實爲思想混亂之最清晰的一實例，使恐慌局面如此難於應付者即此思想之混亂也。

夫思想之混亂，爲吾人災難之所由生者，乃消費者與生產者兩方觀點中之混亂也，更確切言之，茲所謂生產者，指競爭制度中之生產者耳。當賠款之課定也，協約國嘗自視爲消

費者彼等方以爲有德人爲暫時奴隸，爲之工作，自身可不勞而享用其所生產，匪非樂事。及凡爾賽和約（The Treaty of Versailles）（註八）簽定以後，乃猝然憶及自身之亦爲生產者，凡所需索於德國之物品，果潮湧而來，將摧毀自身之實業矣。於是爲之惶惑，爲之搔首彷徨，然而無補也，甚至集各國於一堂，相向搔首，名之曰國際會議，其爲無補如故也。顯然易見之事實，爲世界上治者階級既愚昧太甚，以致對於此種問題不能透澈思維，又過於自負，致對於力足相助之人不屑虛心諮訪耳。

茲爲使問題化簡起見，假定有協約國中之一國，全境不過一人，一棲息荒島之魯濱孫（Robinson Crusoe）也。依照凡爾賽和約，德人將被迫獻與一切生活需要品，不取貨值。若其人態度與列強相同，則必曰：「否，勿以煤來，免礙吾採木工業；勿致麵包，免妨吾農業，及吾之窳陋而熟練之礦具；勿畀我衣裳，吾有獸皮製衣之幼稚工業也。若輩黃金以來，吾則無所容心，以其不爲吾害也；將貯之洞中，絕不一用。惟無論如何，凡償付方式，爲吾所能應用者，在所必拒。」此想像中之魯濱孫果爲是說者，吾人必以其人因孤獨之故已喪其神智矣。然而

個人昏亂
與國家昏
亂之比

如強所告語德人者正是此一席話耳神經昏亂屬於一國而不屬於個人者世且以爲正是大顯其工業上之非常聰慧矣。

魯濱孫與整個國家間關於此事之唯一差異，厥爲魯氏不欲時間虛度乃爲合理之支配，而國家則否也。爲個人者，若不費一錢可以得衣，其人必不浪擲光陰從事紡織縫紉矣。其在國家，則以爲凡必需物品，咸應由本國生產，非因天然障礙，如氣候不宜之類者，不得列爲例外。使各國而有正確意識者，彼等將訂立萬國合約，規定何國應生產何種物品，而不復企圖每一國必盡一切物品而生產之逾於個人所爲矣。夫個人者，未有以一身而欲自製其衣履，自烹其食，自築其室，並自爲其他一切者；其人深知，果若是者，則惟有安於至低之生活狀況而已耳。乃世界各國對於分工原理猶未瞭解。果瞭解者，其時必已容許德國用一定種類物品交付，而自國亦即停止此種種物品之製造。因此失業之人民則以公費授與其他技能。然而此則有需於合理之生產組織，與商業上正統觀念背道而馳矣。

人類對於黃金之迷信極爲根深蒂固，不惟受其利者爲然，即受其害者亦莫不然。在一

九三一年之秋，法人之迫英人放棄金本位 (the gold standard) 也，其想像中以爲乃加害於英耳，而英人大多數亦具如是感想。一時羞恥情緒瀰漫全英，不啻視爲國家大辱。然而所有第一流經濟學者咸極力主張金本位之放棄，而後此經驗又證明其當時主張果非謬誤。甚矣哉彼掌握銀行業實權之諸子愚闇無知，竟使英政府對於極端利國之事，必待外力強迫而後爲之也，竟使法人僅以惡意之故，以願望以外之德澤加於英國也。

在一切號稱有用之事業中，其最謬妄者當無過於金礦之採掘矣。黃金在南非洲掘自地下，然後起運，沿途慎防盜竊及其他不測，竭盡戒備之能事，迨抵倫敦，或巴黎，紐約，於是重復貯入地下鋼庫。然果使任其埋藏南非地下，爲用亦正相同。彼銀行之準備金，當其主張謂有時或當應用者，尙不無功效可言，及至採用最低限度政策，則限度內之準備金數，爲用與不存在無異矣。若予謂必藏百鎊之資以備不虞者，予初非不智。如謂無論窮困何若，此百鎊者決不動用，則此資不復爲吾產之有效部分，且與自始卽已贈人者無異矣。以銀行準備金而論，若不論環境如何概不動用，便與此例符合。國家一切信用依然必以真實黃金爲根據。

者自屬純粹野蠻遺制在國內私人交易中黃金之用現已絕跡在大戰以前關於細微數目尙用現金，但在大戰時期出生之人至今鮮有知金幣爲狀何若者。不過世人爲神祕戲法所弄，其思想中依然以爲每個人經濟之穩固皆賴於本國中央銀行內黃金之貯積。在大戰中，因潛艇肆虐，使黃金運輸極成危險，於是有更進一步之荒誕焉。其時在南非所採之黃金，乃假定若干在美，若干在英，若干在法，他國類是，而事實上則完全停頓南非，不移寸步也。此種想像胡不更進一層，但任礦裏黃金長埋地下，而假定爲已經開採乎？

黃金之利益在理論方面爲足以防止政府之欺詐。苟於危機來臨之際，有強迫政府嚴守黃金政策之道，此一理論誠盡善盡美矣；顧事實則不然，無論何時，苟政府認爲宜於放棄黃金政策者，蓋無不毅然爲之。歐洲各國凡參加大戰者，俱曾貶低幣值。且以其法消除一部分債務矣。德奧嘗用濫發紙幣政策以取消內債全部矣。法國昔貶法郎之值至等於以前五分之一，於是政府所負債務之以法郎計算者，因而消除五分之四矣。現在英鎊僅值昔時金鎊四分之三耳。若俄人坦然宣稱不欲清償債務者，世人視之爲罪惡；而可敬之賴債政策則

受世人之相當禮貌焉。

政府對內
外債不同
之態度

在事實上，各國政府，猶之普通人民，視還債而有利於己也則還之，否則不爲也。純粹法定之保證如金本位者，在危急時既無效用，在平常時又非必要。以私家個人言，苟有或將稱貸之意志與能力，其人終以保持誠信爲有利，若使其信用一旦破滅無餘，或將以逃避爲更有利益。一國政府對本國人民之態度迥異於對其他國家之態度。蓋本國人民在其政府掌握之中，故政府非有繼續舉債之意志，即無示信於民之傾向。如戰後之德國，因不復有募集內債之希望，乃因償付一國外債，而任其貨幣貶落至於全無價值，於是全部內債且爲之廓清焉。若夫外債則又當別論。當俄人否認對於各國之債務也，乃不得不遣兵禍受整個文明世界之攻擊，益之以殘酷敵意之宣傳。現在大多數國家所處地位尙不至此，故對於外債俱謹慎應付。貸款於各國政府之所以爲安全者，此情此勢爲之，非金本位爲之。若是之安全亦至有限，然而非俟國際公共政府之出現，未能有更佳之效果。

武力爲經

經濟行爲依賴武力之範圍恆不爲世人所洞察。財富所有權之獲得，一部分固由於事

業技能而此種技能非在陸海軍勇武勢力保護之下直無施展之可能。紐約在昔由荷蘭人奪之於印第安人（註九）英人復奪之於荷人，美人更奪之於英人，蓋無不憑藉武力。當石油之發現於美國也，固爲美國國民所有矣；若發現於勢力稍遜之國家，則謀之者必千方百計使其所有權歸於此一強國或彼一強國之國民焉。其進行之方式恆有表面之掩飾，而背面所隱伏者則爲戰爭之威脅，最後談判之告成必此潛在威脅之力耳。

凡適用於石油問題者，同樣適用於幣制與債務問題。苟貶低幣值或否認債務有利於一國之政府者，則此政府毅然行之。誠然有若干國家倡言遵債道德之重要，大起紛擾，然皆債權國也。凡有爲債務國所聽從者，爲其力之故，非其德之足以服人。是故求幣制之穩定，其道惟一，即須有一單獨世界政府，若不具其形，當確舉其實，所擁武力應爲唯一精強之武力。如是之政府必注重於幣制之穩定，且能規定一種幣制，以通常商品爲準衡而具不變之購買能力。是爲唯一真實之穩定，黃金不具此功能也。未有高貴之國家，在危急之時必拘囿於黃金者。自一切立場觀之，黃金造成穩定幣制之論據至是遂見其謬妄矣。

自負精明之實在論者 (Realists) 嘗數數語予，謂商業中人以致富為常經，而觀察力
予予相信：彼確然主張是說之諸人，不惟去實在論甚遠，直為感情的理想家，對其所托以生
存之世界上之種種極顯事實，全屬茫然。使商業中人求己致富之心果急於驚人常貧之念，
則世界轉瞬必成天堂矣。銀行事業與幣制兩事足為至佳之例。夫幣制之穩定與信用之安
全，對於整個商業社會固顯然有普遍利益。為獲得此二需要，其顯然必要之道，為建設全世
界唯一之中央銀行，為樹立唯一之幣制，此制控御之方，在使平均物價恆定而寡變。此種幣
制不必根據黃金準備，惟根據世界政府之信用，而唯一之中央銀行則為其財政機構焉。凡
此一切，明白易見，雖童子能知之。然而商業中人一不之倡，何哉？國家主義為之也，即若輩渴
望異國人之貧窮甚於渴望其本身之致富也。

別一原因則生產者之心理也。夫錢幣唯一效用為其可以交易物品，固有似乎真理，而
在感情上與理性上服膺此義者乃鮮有其人。如賣主之愉快恆逾於買主，幾於在一切交易
上莫不皆然。君若購履於肆，彼肆中售貨伎倆頃刻畢獻，求得一當於君，迨交易既逾，經手售

履者心中感覺乃不啻在戰場之奏小捷，在另一方面君必不自語曰：「此污垢可憎之紙幣既不可爲衣，又不可爲食，今得脫手，又從而易得精美新履，豈不善哉。」以購入與售出較，吾人之視購入殊不重要。其僅有之例外則屬於供給已有限制之物品。人有購得文藝復興時代之名畫者，其愉快恆出乎售主之上；然而此名畫師者在昔生存之時，其售畫之樂又必遠過於其顧主之購之也。根本上心理原因，使人情喜愛售出過於購入者，乃爲吾人愛好權力過於愛好快樂耳。此非人類普遍之特性：世間亦有浪費成性，喜愛短促而愉快之人生者。然而給與商戰時代以飽滿精神者則爲能力高強的成功人物之特性。昔者，財富多半出自繼承先德，故生產階級之心理不若在今日之重要。今日使人類渴望售出之情過於購入者，生產階級之心理爲之也，使各國政府碌碌於可笑之政策，企圖造成另一世界，其間各國無不以推銷爲務，無一以購買爲事者，亦今日生產階級之心理爲之也。

生產者之心理爲一種事情所擾而致紊亂，此事情者使經濟事務迥然不同於其他多數事務者也。君若從事於商品之生產及推銷，於是與君有重要關涉者有兩種人類，即君之

同業競爭者與君之顧主是也。競爭者有害於君，顧主有利於君。競爭者顯然而易見，其數較寡，而顧主之勢分散，多不相識。以此之故，君乃多注重對於競爭者之認識，少注重對於顧主之認識。此在君之本羣內或未必然，但一涉及異國之團體幾有出於必然者，其結果遂至視異國團體之經濟利害為反乎吾人之利害。保護關稅之信念蓋發源於此點。吾人之視外國，多為生產之競爭者，鮮為可能之顧主，以致寧願喪失外國市場以免外人與我相競。昔在小邑，有屠夫焉，怒衆屠之奪其主顧，乃鼓吹素食主義以為傾覆仇人之計，逮邑人信仰悉變，始知自身已同歸於盡，乃大驚詫。其人之愚固不可思議，然未必有甚於列強全體之愚耳。各國皆慮及外人貿易所以為外國致富饒，於是皆樹立關稅壁壘以摧殘外人貿易為事。及至發覺各國自身受害之大與其競爭者竟無少異，乃大驚愕。曾無一人憶及貿易之為交互性質，彼外國之銷貨於我國者，直接間接中仍必購貨於我國也。此輩嫉視外國之情感，使之對有關外國貿易之問題不能有清徹之思考，是為忘卻此理之原因。

在英國，貧富間之衝突為大戰告終以還黨見歧異之根源，多數實業家不克了解幣制

問題者以此。以金融爲財富之代表也，於是勢之所趨，富人階級惟銀行家金融家之馬首是瞻。願實際上銀行家之利害向與實業家相反：貨幣緊縮適於銀行家也，而英國實業爲之摧殘矣。子以爲使工資階級初無投票之權，則戰後英國政治中必有更酷之鬭爭存在於金融家與實業家之間。願事實所表現，金融家與實業家乃聯合以抗工資階級矣，實業家且援助銀行家矣，而國家爲之瀕於毀滅矣。國之獲救端賴一事，即金融家挫敗於法人之手是也。

近年以來，金融業之利害恆違反一般民衆之利害，不僅在英國爲然，實遍及於全世界之狀況也。此種情形殊未易自起變化。關於金融之措施苟純以金融家之利害爲準則，而不計及其他人民所受之影響，則現代社會之繁榮未易覩見。果如此者，則放任金融家追逐私利，一無束縛，是不智也。譬之一人設博物院，而爲其管理員謀利，藏品得善價，任其自由售出，無惜得毋類此？世間有幾許事業，其動機本爲私利，而自全體觀之足以增進一般利益者，所有其他事業咸不如此。金融之事，無論往昔情形何若，在今日確屬後者之列。其結果爲政府對金融事業之干涉有日益加切之需要。金融與實業應視爲一個整體，應以極度增加全體

利益爲鵠的，不以金融單獨一部分利益爲鵠的，是皆必要之旨趣也。兩事各自獨立之時，金融事業之勢力恆大，惟實業之利益幾與社會利益完全融合，又爲金融事業所不及。金融勢力過大致使世界瀕於如此危境者，職是之故耳。

凡少數人獲得權力駕乎多數人之上者，必有一種久經支配多數心理之迷信爲之補助。古代埃及僧侶，在人民對於日月蝕猶懷恐懼權之時期，能發現預測方法；因是若輩遂能勒索貢奉，掠取權力，爲舍此別無他術所能致者。帝王，人民所視爲神聖者也，克倫威爾（Cromwell）（註十）斷查理第一（Charles I）之頭，人民視同瀆神之罪矣。在現在時代，金融家之所恃，爲崇拜黃金之迷信。若對平常人民論及黃金準備，紙幣發行，膨漲，緊縮，以及其餘種種諱語者，彼必驚惶無措，爲之目瞪口呆。彼視談論此類問題雄辯滔滔者，其人必甚智，凡所聽聞，遑敢究詰。人民對於黃金種種功用固茫然不解，而在現代交易中，黃金真實任務之微彼亦未能洞察。惟夢然感覺國家擁有大量黃金容可增其安全，因而聞準備金之增多則色然以喜，減少則愀然不樂。

金融家志在長此無全體公民之束縛，視一般社會如此盲目之崇拜實覺正合需要此外，以彼之地位，對於操縱輿論一事，所占優勝亦多。擁資既富，力足捐款於各大學校，所得結果，則為學術界最有勢力之輿論必貢其諛媚也。既位於富人之上，則凡一切人物，其政治思想為畏懼共產心理所支配者，俱視為天然領袖矣。既為經濟勢力之主人，對於世界各國，禍之禍之，可以惟心所欲矣。雖然，凡此種種武器，任擇其一，微迷信之助謂能充分奏功者，未必也。夫經濟學之重要，與各個男子，婦女，兒童，無不相關，而在普通學校中幾於絕無講授，即在大學校中，亦僅少數人研習，此事之至堪注意者也。尤有甚者，則此少數人之研究是科，其所憑藉之方法非種種政治利益未陷入危境以前之正確方法也。雖有少數學院教授此學，所惜不具富人偏見者至寡耳。通常教授此科之態度為頌揚現狀之態度。以予所度，凡此情形乃與一種事實有關；事實維何？即迷信與秘密有利於掌握財權諸公也。

一切具有專門才智之人物無不更具一遠反社會利益之偏見；金融事業之罹其荼毒，與軍事之受其損害同例。凡軍縮會議（Disarmament Conference）之舉行也，海陸軍專

家實爲其成功之主要障礙。非此輩之奸譎成性也，由於其慣常成見之阻力，使對於軍備問題不能有適度之觀察耳。在金融上有完全相同之情形。從現行制度中營營逐利之人，對於金融自然不能有完全公正之見解；然而舍此輩而外，幾於無有能知金融事業之詳狀者。對此種種情形如欲加以匡正，必要之方法，在使世界各國公民瞭然於金融學之重要，在求得能簡化金融原理之方法以期得普遍之了解。此爲艱鉅之業固不容否認，願予不信其必不可能耳。民主政治成功路上障礙物之一，厥爲現代世界複雜異常，致使平常男婦對於政治問題上聰明見解之構成，或對於專家論斷孰應尊崇之取決，俱覺有日益增長之困難。救治斯弊之道，爲改善教育，爲尋求對於社會組織之解釋方法，較現所流行更易了解之方法。凡信仰實效的民主政治者，可必其贊同此種政策。不過除在暹羅，在蒙古之遐陬而外，恐不可得見民主政治信從者之蹤跡耳。

(註一) 著者自註作於一九三二年。

(註二) Nathaniel Hawthorne

美國大小說家 (一八〇四—一六四) 林莽異聞作於一八五二年，敘希

臘神話中之故事特別生動。點金術與崇拜黃金之謬妄。

(註三)西班牙人彼羅羅聞秘魯富饒，率隊征之。計攜其王阿塔瓦爾巴勒索巨金。王獻金約值千七百萬金元，於一五三三年仍殺之，據有其國。

(註四)古時西班牙通用之金幣。

(註五)英國女王一五五八—一六〇三(一五三三—一六〇三)。

(註六)據對協約國賠款額最初爲一三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貨物尚不在內。因其位數多有天文學數字賠款之稱。

(註七)原爲德國亞爾薩斯·魯爾之一部分，於一九一八年割與法國，現在爲法國之一省。

(註八)世界大戰告終，交戰各國於一九一九年一月十八日開和平會議於巴黎城外凡爾賽宮，訂定對德和約。

(註九)愛斯基摩以外之美洲土人。

(註十)英國名將及政治家(一五九九—一六五八)。在一六五三至一六五八年爲英國共和政府之首領。英王查理第一爲克倫威爾戰敗以後，由克氏以下軍人百三十三人組高等法院審之，判死刑，於一六四九年以暴君國賊之名處刑。

五 法西主義之世系

政治與學
理相應之
關係

夫以現在時代與喬治第一(George I) (註一)時代(假定)比較,必覺智力性質(intellectual temper)有強烈之變化,而隨之推移者有政治風氣之對應變化。在一定意義上,二百年以前之情況,可稱爲『理性的』(rational),現在時代之最大特徵可稱爲『反理性的』(anti-rational)。不過予之採用此類名稱,其含意非謂完全容納此一性質,或完全排斥彼一性質耳。尤有進者,重要一著,在切記政治事件形態之構成極多導源於前代之思辨;通常,一種學說之發表與其實際收效之時期,距離恆甚久遠。英國一八六〇年之政治乃爲亞丹·斯密(Adam Smith) (註二)在一七七六年所發表之觀念所支配者也。今日德國政治爲費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 (註三)在一八〇七年所發表之學說之實現;俄羅斯一九一七年以來之政治爲一八四八年共產主義宣言之具體表現。是故欲求了解現在之時代者必須溯及悠遠之往代。

風行於世
政治學
之類
有原因

反理性運動
始於反
抗推

凡傳遞遲遲之政治學說通常有迥不相同之兩類原因。一方為智力前驅：前期學說，由於進展或反動作用，產生繼起之學說，學者又從而助長之是也。又一方，為經濟及政治環境足令人民對於贊助某種心境之見解易於接受者是也。苟忽視智力前驅，而僅恃後者所稱之環境以求解釋，如世人所常犯者，則不能得完滿之效果。就關涉吾人之特例而言，在此戰後世界中，種種黨派俱有其不能滿意於現狀之理由，使之同情於往代發明之某一重要哲學者。予意首先討論此種哲理，而後略考其盛行於今日之原因。

反抗「理性」之運動，其初為對於「推理」之反抗。在十八世紀上半期，牛頓（Sir Isaac Newton）（註四）支配人類精神之時，有一流行之信念焉，曰：到達智識之路在於發現簡單綜合之定律，由是可用演繹推斷之法以得種種結論。當時多數之人既忘卻牛氏萬有引力定律乃根據於一百次之精細觀察，又臆想綜合定律可從自然界之外態而發現之。於是自然宗教，自然律，自然道德，及種種相類之名稱。其時以此等主題乃為具有證明性之種種推斷所合成，而推斷之來則出自仿效幾何學體裁之公理焉。此種觀點之政治結果

爲人權 (the Right of Man) 學說，如在美法革命中之所宣傳者是。

休謨之破
壞力

當理性之廟似將完成之頃，有埋放地雷者焉，其卒也，轟裂全廈，直薄雲霄。埋放之者，大衛·休謨 (David Hume) (註五) 也。所著人性論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於一七三九年行世，其副題曰『介紹實驗推理法於道德問題之企圖』。此題表現其旨趣之全體，但僅代表其實踐之一半。休氏旨趣在以觀察與歸納代替以號稱自明的公理爲出發點之演繹。休氏精神上之性質爲一完全理性主義者，雖所屬之類應謂爲培根的，不必謂爲亞里士多德的。(註六) 其爲人兼敏銳之思與純正之智於一身，幾於無與倫比，因而產生具有破壞效能之結論數則：曰，歸納乃一種習慣，爲無需論理上證明之習慣；曰，對於因果關係之信念實較迷信爲稍佳。繼之以斷論曰，伴隨神學之科學應貶入地獄之偏陋，其處惟充滿誘惑之希望與背理之信服而已。

休謨懷疑
論理性論
並行

在休謨心中，理性論 (Rationalism) 與懷疑論 (Scepticism) 安然而並存。懷疑論僅供研究之用，而爲在實踐人生事業中所當忘卻者。此外，實踐之人生，應盡量以其懷疑論所

責難之同樣科學方法爲之控制如是之折衷惟有其人既爲一哲學家又等量爲一世務者，乃屬可能。一般世人對於休氏學說拒絕整個之接受。其門徒屏棄其懷疑論，而德國反對之者，又鄭重聲稱，僅有科學的與理性的眼界者，其結果之爲懷疑論乃不可避免之事。因此，由於休氏教訓之結果，英國哲學成爲膚淺的，而德國哲學成爲反理性的——在兩例中俱緣於對難耐的不可知論（agnosticism）之恐懼心。自是以後，歐洲思想從未回復其往昔誠一之狀態；在所有休氏繼承者之中，俱以清醒爲膚淺，以達奧爲不無瘋狂。在屬於分量物理（quantum physics）之哲學最近討論上，休氏所激起之舊式辯論依然在前進之中。

哲學之劃然爲德意志系派者，始自康德（Immanuel Kant）（註七）又始於對休謨之反動作用。康德決意深信因果態（Causality）信神，信永生，信道德律，及類此之等等，而覺察休謨哲學使如是之一切俱成困難。故而於「純粹」（pure）理性與「實踐」（practical）理性之間立一區別。「純粹」理性關涉於一切之可以證明者，爲量無多；「實踐」理性關涉於一切爲效能上所必要者，爲量至多。於是顯然可見，「純粹」理性者純爲理性，而「實

踐「理性乃偏見之謂。自煩瑣哲學（scholasticism）興起而後，理論的推理力即被逐出於學校之中，至是，原經認定越乎理論的推理力範圍以外之物，復爲康氏所收回而容之於哲學中矣。

費希特
非理性性在
近代之滋
長

自吾輩觀之，有重要尤過於康德者，乃其直接繼承人費希特也，氏由哲學渡入政治，創始一種運動，即經過發展而成爲國家社會主義（National Socialism）者。不過在敘述費氏以前，關於「理性」一觀念，必須予以更詳之討論。

因休謨之說之無可辯駁也，「理性」遂不復能視爲絕對之物，而離棄此則者，必受根據於理論之非難。且在哲學激烈派（假定）與類於回教初期狂熱教徒諸人之間，其精神上，有顯著之差異，有甚重要之差異。如稱前者之精神性質爲理性的，後者爲非理性的，則近代已有非理性之滋長，乃彰著之事也。

實踐的理
性之三種
特徵

予意，吾人所謂理性在實踐上之意義，可釋以三大特徵。其一，專恃勸導，不恃強力；其二，企圖以理論爲勸導之具，而其理論爲用之者所切信爲全然真實之理論；其三，其構成見解

理性不遠
於大多數
人民

也用盡量之觀察與歸納而用極少之直覺第一法是擯棄宗教裁判所 (the Inquisition) (註八) 也；第二是擯去類於英人戰爭宣傳之諸法，英之方法為希特勒 (Adolf Hitler) (註九) 所讚美，其理由則謂：宣傳「必須比例於所欲攪緊之人民數量而降低其精神水平」；第三是禁阻應用一大前提 (major premise) 如查克松總統 (President Andrew Jackson) (註十) 所適用於密西西比 (the Mississippi) 問題之言：「宇宙主宰立意以此大河流域屬之一個民族」其說對其自身與其聽衆初不待辨而後明，然對於質疑之人殊未易解證耳。

依如是之解釋，信賴理性必認其人與其聽衆之間具有一定之共同利益與眼界也。蓬德夫人 (Mrs. Bond) 確曾試之於羣鴨而呼曰：「來，就刀，以爾等須經醜製以快爾主朵願也」；願對於吾人所欲吞噬之羣而特理性立言者，多半不生效果耳。如慣食羊肉者必不尋求見信於羊之論據，而尼采 (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註十一) 亦不企圖所以開導彼人民中之大部分為彼所稱爲「蚩蚩者氓」者。馬克斯 (Karl Marx) (註十二) 固亦不求

得資本家之助也。以如此諸例所示，信賴理性，在寡頭政治確然操權之時，較為易行。如在十八世紀之英國，惟貴族與其友黨之意見足稱重要，常能在合理方式中陳述於其他諸貴族。當政治上選民之人數日增，類別日雜也，理性之依賴愈益困難，蓋因所資為徵求大眾同意之出發點可能先得普遍承認之小前題，為數愈少也。此類小前題既不能尋得，世人乃被迫而信賴自己直覺矣；以不同之集團所具之直覺互異也，信賴直覺一事乃引起鬪爭與權力政治焉。

對理性之反抗，就此一意義言，為歷史上之回歸現象 (recurrent phenomenon) 最初之佛教為理性的；其後來之方式，以及在印度替代之者之印度教 (Hinduism) 則不然。其在古希臘也，奧否斯神祕教徒 (the Orphics) 為反抗荷馬之有理性者也。自蘇格拉底 (Socrates) (註十三) 以至馬可·奧理略 (Marcus Aurelius) (註十四) 上古世界之著名人物大都為理性的；在奧理略之後，雖守舊之新柏拉圖學派 (Neo-Platonist) (註十五) 亦復充滿迷信。直至十一世紀，除回教世界以外，理性要求俱陷於停頓狀態；自是以後，經過煩瑣

哲學文藝復興與科學運動理性要求乃日益占優勝勢矣自盧梭(Jean Jacques Rousseau) (註十六)韋斯利(John Wesley) (註十七)出，而反動之力以起，但受制於十九世紀科學與機器之勝利焉。理性之信仰至該世紀六七十年間達於極高之境；嗣後漸就衰退，至今亦仍在衰退之中。自希臘文化開始以來，理性論與反理性論並肩而存在，且當每一派似可占有完全優勢之際，恆因反動作用引起相反一派之新爆發焉。

現代反抗理性運動，在一重要之點，迥異於其先進中之大多數。自奧否斯神祕教徒為始，往代通常之目的厥為救濟(Salvation)——一複合之概念，包括善良與幸福，通常以多少艱苦犧牲成就其事功。今日之非理性論者目的不在救濟而在權力。彼等於是發表一種倫理，反乎基督所宣示者與佛敎所宣示者；且以貪慕權勢之故乃不得不專注於政治。此系人物在著作家中為費希特，卡來爾(Thomas Carlyle) (註十八) 瑪志尼(Giuseppe Mazzini) (註十九) 尼采——及諸贊助者如特賴什開(Heinrich von Treitschke) (註二十) 基普林(Rudyard Kipling) (註二十一) 豪斯吞·查姆伯蘭(Houston Chamberlain)

(註二十一) 柏格森 (Henri Louis Bergson) (註二十三) 等。其與此一運動相反者，爲邊沁主義者 (Benthamite) (註二十四) 與社會主義者 (Socialist) (註二十五) 有如一黨之兩翼：兩者俱爲全世界的，俱爲平民主義的，俱主張經濟自利的。兩者之間自相差異之點在於手段而不在於目的，至若新典運動，在希特勒之身達於極點者（到現在），與此兩者迥異其目的，直至迥異於基督文化之全部慣例。

政治家所欲追求之目的，爲法西斯主義 (Fascism) (註二十六) 所由生之非理性派幾及全體之所構想者，尼采已有極明晰之論述矣。尼氏與基督教及功利論者以同等之意識的反對，而對於幸福及「大多數」兩點，排斥邊沁學說。其言曰：「甚矣哉人類之爲工具過於爲目的也……人類不過爲實驗原料而已。」尼氏所主張之目的爲造就特殊人物之偉大：「目的在服從紀律之手段，以毀滅千百萬蚩蚩者俟之手段，造就至偉之能力，可以楷模後世者，此能力者，演出亙古無匹之慘狀，藉免自陷於傾覆。」尚有應加注意者，即對於目的之如是觀念不可視其本體爲違反理性，蓋目的問題原不依據理性之論辯也。吾人不喜

此說則可——予自己即然——若欲駁倒此說而較尼采所能證明此說者具更大之理由，則不能。雖然，世間有自然傾向非理性論之宗派焉，蓋因理性主張公平，非其所利，而對於偉人之崇拜恆有用爲小前提之斷語：「我卽一偉人也。」

以言法西主義所自出之思想宗派，其創始人咸具共同之數特徵。若輩寧從意志(III)中求善 (Good)，鮮從感情 (feeling) 或認識 (cognition) 中求善；重權力 (power) 過於幸福 (happiness)；寧尚強力，不尚理論，尚戰爭不尚和平，尚貴族政治不尚民主政治，尚宣傳不尚科學的公平。提倡斯巴達嚴峻之方式，反乎基督教之方式；是卽視嚴峻爲獲得對於衆人控制權之手段，而非助長德行之律已方法。至若幸福，有期諸來世而已。此派中後起諸人濡染風行一時之達爾文學說 (Darwinism) (註二十七) 視生存競爭爲高等種族之起源；不過寧主張民族間之競爭，而不主張個人間之競爭，如夙昔鼓吹商業自由競爭者之所主張。夫以快樂與智識二事懸爲鵠的者，在若輩視之，似太過消極。若輩代替快樂者爲光榮，代替智識者爲獨斷之確論，曰：吾輩所欲者卽真實也。其在費希特，卡來爾，瑪志尼三子也，此等

學說猶有傳道慣術爲之外膜；而在尼采，則首次裸裎無畏以前進。

費希特之
論我

此一偉大運動之發軔者費希特氏所獲之名譽較分所應得者爲少。氏初爲抽象的形而上學者 (metaphysician)，其時卽已顯露獨斷自尊之根性。其全部哲學蓋自「我爲我」(I am I) 一命題發展而出，其論是題也，有曰：

「自我 (Ego) 斷言自身爲真實，且卽爲純恃自身下斷之結果；自我同時爲動作 (action) 之主動者 (agent) 與動作之結果；而動作者，實包括發動 (active) 及活動力 (activity) 所生之事；「我爲」表出一深刻之「強力作爲」(Thatandlung)，自我卽自身，因其斷言自身爲真實也。」

自我包舉
非我

依此學理而言，「自我」之存在緣於自身決欲存在耳。於是立即可見「非我」(non-Ego) (註二十八) 之所以存在亦緣於「自我」之欲之也；不過爲「自我」所認定之「非我」，經如是產出之「非我」對於「自我」絕不致成爲真正外界。路易十四 (Louis XIV) (註二十九) 不云乎？「朕卽國家」(l'état, c'est moi)；費希特之言曰「宇宙卽我」(The

Universe is myself) 當海內 (Heinrich Heine) (註三十) 之以康德與羅培却彼
(Maximilian de Robespierre) (註三十一) 相比也，爲之言曰：「與吾輩德人比，君等法人
皆柔順而溫和耳。」

費氏誇德
人之優越
新教育之
新

耶那之戰 (the Battle of Jena) (註三十二) 法軍大敗德人，費希特離柏林出走，遂思
及，夙昔對於現形爲拿破侖之非我過於堅強，斷定其真實。逮一八〇七年還歸故京，發表著
名之『告德意志人書』(Addresses to the German Nation)，國家主義(nationalism)
之完全信條第一次宣示於其中。其詞首稱德人優於一切現代之人，蓋惟德人有純粹之語
言也。〔除愛斯基摩人(Eskimo) 與好吞禿人(Hottentot) (註三十三) 不計外，俄人，土耳其
人，華人，亦有純粹之語言，但在費希特史書中未嘗道及。〕謂德國語言之純粹使德人獨能
包容奧義，最後結論曰：「具高尚德性智力也，爲德意志人也，兩者乃一事耳，是斷然無疑者。」
不過欲使德人之美質得免於外來腐化勢力之影響，欲使德意志民族有動作一致之能力，
必有賴於一種新教育，此種教育將「鑄鍊德人爲一團結之物體。」費氏謂新教育「必須

愛國熱情

包含之要素非他，卽意志自由之完全摧毀是也。」又謂意志者，「人之唯一根本也。」

除絕對不可避免者外，不須有對外通商之事。應有普遍之軍役；人人必須負作戰之義務，非爲物質幸福，非爲自由，非爲護持憲法，祇爲衝動之出於「愛國之貪婪熱情者，此種熱情之瀰漫，如上帝之衣，覆轉全國，高貴之民爲之欣然犧牲其一己，卑下之人僅爲他人而生存者，亦必犧牲其一身。」

費氏學說
尊重高貴
之人

是說也，謂「高貴」之人爲人類意志，謂「卑下」之人對於自身無有權利，是乃近代攻擊民主政治之要素也。基督教訓謂人人有一不滅之靈魂，謂在此一點，一切人莫不平等；「人權」(rights of man)者，僅爲基督學說啓發之果耳。功利主義雖未許個人以絕對「權利」，而對於一人之幸福與對於其他任何人之幸福，實給與同等之重量；是說之引起民主主義不下於天賦人權學說之所爲。費希特則以一政治的卡爾文 (John Calvin) (註三十四) 揀出少數人爲被選人，而屏去其餘一切之人若毫不足重者然。

戰爭爲必

困難之點自然爲決定被選人之方法必如何而後可。在普遍容納費氏學說之世界中，

有之結果

人人必自以爲「高貴」，人人必結納類己之與黨，似欲他人之共沾其高貴之質者。如是之與黨或爲其民族，如費氏之例；或爲其階級，如共產主義勞動者之例，或爲其家族，如拿破侖之所爲。所謂「高貴」，除黷武之成功外，無客觀之標準；於是戰爭遂爲此種信條所必有之結果。

卡氏在費氏學說中
增入社會主義外形

卡來爾之人生觀大都導源於費希特，對卡氏見解有唯一極強之影響者費氏也。卡氏所增入者實成爲此一學派自茲以後之特徵：卽一種社會主義與對於勞動階級之關注是也，凡此確爲工業制度及近代富人之所厭惡。卡氏立論至妙，直使恩格斯 (Friedrich Engels) (註二十五) 爲其所惑，如恩氏在其一八四四年論英國工人階級一書中盛稱卡氏是也。由是觀之，世人多爲國家社會主義中之社會主義裝演所欺，謬者良不足奇耳。

卡氏目中
英雄之共
同特性爲
流血

實則受欺於卡氏者，猶有其人。氏之「英雄崇拜」(Hero worship) 高唱入雲；其說謂吾人不須有議院之組織，所需惟「英雄之君，及有勇氣之整個世界。」求了解是說者必究其見諸事實之情形若何。卡氏在其過去與現在 (Past and Present) 中，揭舉十二世紀

之薩姆松僧長 (Abbot Samson) (註三十六) 爲模範人物人之不信是言而會覽佐塞林史錄 (Chronicle of Jocelin of Brakelonde) 者，卽知此僧長者，乃一無所忌憚之惡徒，兼地主之苛暴與律師之瑣屑於一身者也。卡氏目中之其他英雄至少亦屬同等可厭者流。卡氏有感於俄利佛·克倫威爾 (Oliver Cromwell) 在愛爾蘭之大屠戮 (註三十七) 而爲之評曰：「予謂，在俄利佛之時，猶有深信天罰者；在俄利佛之時，尙無「廢除死刑」之狂亂謔語，尙無盧梭之慈善狂亂謔語，而世間遍布之芳香中猶充滿罪惡……夫惟在輓近衰微時代，此種雜善惡於一爐而鎔爲通行專賣品之飴糖，始可見效於地球之上。」在卡氏其他多數英雄中，如腓特烈大帝 (Frederick the Great) (註三十八) 如執政夫朗查 (Francis) (註三十九) 如總督埃爾 (Edward John Eyre) (註四十) 諸氏，所可得而言者，卽有一共同特性，渴望流血是也。

人之以卡氏爲不無具自由主義意味者，不可不讀其過去與現在論民主政治之中一章。其中之大部分爲讚美英王威廉第一 (William I) (註四十一) 與描寫彼時農奴快樂生

活之詞。其次，定自由之界說曰：「一人之真正自由，在自動尋出，或被迫尋出正路，以行於其上」(p. 203)。於是又論民主政治，謂其意義爲「不能得英雄以治爾衆民，絕望中遂以姑付闕如別開蹊徑爲滿足耳。」章末，以雄辯預言之辭氣，聲言民主政治一至末路，其剩餘之問題則爲「求治於爾輩中真正傑出人物之問題也。」凡此所言，有一字不爲希勒特氏所贊同者歟？

瑪志尼之爲人溫和過於卡來爾，對卡氏之英雄崇拜不以爲可。其所崇拜之對象非偉大之個人而爲整個之民族；當其致意大利於極盛之境也，對於歐洲各民族無不認爲相當之角色，惟愛爾蘭人不與焉。然而瑪氏深信義務當置於快樂之上，甚至當在羣衆快樂之上，則同於卡氏也。瑪氏以爲上帝啓示正義於各個人之良心中，而必要之事惟在人人應服從其心田中所感覺之道德法則。彼之爲此言也，蓋絕未覺察：各個人對於道德法則之所指示原可有不同之見解，亦未覺察其實在要求乃令一切人之動作咸遵彼所自啓示者而爲之也。瑪氏置道德於平民主義之上，其言曰：「僅祇大多數之票決，苟與至上之道德訓條抵觸

者，則不足構成主權……民意而能表演，而能服從道德法則者，則爲神聖；其背乎此者，則爲無效，爲無能，不過代表異想而已。」是亦爲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註四十二）之見解。

種族之見

自是時爲始，增入此派學說中者僅有一重要原素即在「種族」一義上之僞達爾文主義的信仰是也。（費希特認德人之優良緣於語言，而非緣於生物之遺傳性。）尼采與諸門徒不同，既非國家主義者，亦非反閃族者（anti-Semitic）（註四十三）其應用此一學說也，僅以爲適於各個人之間：尼氏主張，無能力之人不予教養，且冀以空想之方法產生一超人之族，其中諸人具一切權力，其餘人類純爲此族之利益而生存。顧後之著作家具同一眼光者，皆力圖證明一切美德之屬於己族焉。愛爾蘭教授則著書證明荷馬之爲愛爾蘭人也。法國人類學家則舉考古學上根據以證明爲北歐文化之泉源者乃克勒特民族（Celts）而非條頓民族（Teutons）也；豪斯吞·查姆伯蘭最後辯稱但丁（Dante）（註四十四）爲德人，而基督（Christ）（註四十五）非猶太人云。對於種族之注重，在生於東印度之英人中亦甚普

遍，帝國主義英國即經過基普林之媒介，從此輩獲得傳染病者也。不過反閃族之原素自中世紀以來已長存於德意志國中，而立一歷史上虛偽根據於德國者雖大都由英人豪斯吞·查姆柏蘭負其責，顧此一原素之在英國固從未佔優越地位耳。

夫種族一事，苟不牽涉政治者，可謂無政治上之重要關係。種族之間或可謂有原始的精神差別；然而此種差別究屬何若，吾人確然尚無所知也。其在成年以後之人，環境效力且掩蓋遺傳性質矣。尤有進者，種族差別點之見於歐洲各民族中者，殊不若在白色，黃色，黑色諸種人中之顯著；現代歐洲各民族在形體上無顯著特徵可確然為互相區別之資者，蓋以衆族俱由不同之世系混合而產生者也。若論精神上之卓越優異，各個文明民族俱可出以詭辯之自認，而此種詭辯即足證明所有各民族之自認咸屬不實。夫謂猶太人劣於德意志人固屬可能，實則謂德意志人劣於猶太人亦同屬可能。其以偽達爾文主義之謬語施於如是之問題者，其全盤工作皆極背於科學，無論後此吾人智識達到如何程度，在目前則殊無充分理由以抱扶助一民族而犧牲其他民族之願望耳。

全部運動自費希特氏爲始俱爲一保持自尊心與貪權心之計劃，其工具則爲種種信念；一切事物非爲此等信念所獎許者，皆不足當其愛顧。費氏需要一種學說須足以令其自身感覺有超出拿破崙之才能者；卡來爾與尼采因有缺憾，欲求補償於想像世界之中；基督林時代英人之帝國主義出於喪失工業霸權之差恥心；現在希特勒之狂熱乃一襲荒誕外衣，德意志之自我覆於其中以保溫暖以禦凡爾賽之寒冷疾風。凡人之自尊心既受鉅創，未有能作清寧思想者，而羣公處心積慮以屈抑某一國家爲事致使成爲如瘋如狂之國者，亦惟自任其責而已。

茲所研究之非理性的甚至反理性的學說，所以廣爲世人容納之故，予得之矣。大都在各時代中，俱有各種預言家宣傳各種學說，其能風行於時者必與當時環境所造成之心境有特殊之契合焉。現在非理性論者具有特徵之學說，如吾人所見者，有著重意志，與重思想感情相反也；崇拜權力也；深信對於命題之直覺的斷定，與觀察及歸納之試驗相反也。今之人有對於近代機械如飛機等類具有控制習慣者，又有權力弱於嗜昔不能得合理根據以

實業家與
軍事家利
用尼采哲
學綜合失
敗各派爲
一黨

恢復前此優勢者，上述之精神狀態即此類人物之自然反應結果也。工業制度與世界大戰既產生醉心機械力量之習慣，遂造成經濟及政治勢力之廣大變動，於是使各大羣人民之心境愛好獨斷之自我主張。於是有法西主義之興起。

今以一九二〇年之世界與一八二〇年之世界相比較，則見勢力之有所增長者，爲：大實業家，工資階級，婦女，異教徒，及猶太人。（原注謂：「異教徒」指其所信仰之宗教非其國家之國教者。）就相關者言之，勢力有所喪失者，爲：國君，貴族階級，教士，各中下階級，以及與女性對待之男性。大實業家之勢力雖較在往昔任何時代爲強，然忱於社會主義之威脅，與莫斯科之恐怖，實感覺自身之不穩。戰爭關係人——陸海軍將帥，飛行家，軍火商人——亦在同樣情形之中：此輩現在雖強盛，然頗遭一羣毒惡之布爾什維克主義者（Bolsheviks）與非戰主義者之威嚇。其已經失敗之黨派——國君與貴族，小商人，在本性上反對寬容異教之人物，追懷男性支配女性之時代者——似乎確已傾頹確已過去矣；論者謂近代世界經濟及文化之發展未嘗予若輩以地位。若輩自然不滿，且綜合計之，其人數亦至衆。尼

采哲學在心理上適合若輩之精神需要，而尤巧妙者，實業家與軍事家乃利用此點以鑄合失敗之各派爲一黨，此黨鼓勵對於一切事物之反動性及復古精神，惟置工業及戰爭二事於例外。至若在工業上，戰爭上，技術固在在必求其近代化，而於分割權力一事則不然，於致力和平一事則不然，蓋此等舉動乃所以使社會黨危及當代巨閥者也。

國社黨哲學中非理性的原素之原因，就政治方面言，在需要邀致無復存在理由的各派之扶助，而比較上清醒之原素，則造因於實業家與軍事家。前列原素之所以稱爲「非理性」者，舉例以明之，如小商人之欲求實現其希望即鮮有可能性也，若夫幻想之信念不過僅爲其絕望中之避難所耳；反之，實業家與軍事家之期望憑藉法西主義或可實現，若取其他任何途徑則鮮能有效。此輩希望之成就惟賴毀滅文化之一法；此一事實不致使若輩成爲非理性的但僅爲兇惡耳。此等人在智力方面爲此一運動之至優原素，而在倫理方面爲至劣之原素；餘人眩於榮譽，英雄主義，自己犧牲之說，茫然不識其影響之嚴酷，竟在感情迸發之中許身於人，不爲自己之目的，但供利用而已。是國社黨之精神病理學也。

予嘗謂贊助法西主義之實業家軍事家爲清醒然而其爲清醒僅就比較上言之耳塞森 (Thyssen) (註四十六) 切信憑藉國社主義運動既可消滅社會主義又可展拓銷貨市場。然而苟謂塞森氏爲正確，是無異謂其前輩在一九一四年之所爲爲正確也。塞森氏認爲激起德人之自信心與愛國心俾遠危險之程度乃屬必要之事；無功之戰爭或將爲此事之必然結果。起點時縱有巨大成功，亦必不能致最後勝利；現在德國政府猶之在二十年前又忘卻美國矣。

茲有一重要勢力，雖本來可望其贊助反動行爲，而現在則大體上反對國社黨矣——予意謂有組織之宗教也。至國社黨而勢臻絕頂之運動，其哲理在一種意義上乃新教教義 (Protestantism) (註四十七) 論理的發展。費希特與卡爾之道德教訓屬於卡爾文教派 (Calvinistic) 瑪志尼，畢生反對羅馬者也，彼具有澈底之路德信念，深信個人良心之正確性。尼采熱切相信個人價值，主張英雄不當屈於權勢；尼氏在此一點更將新教反抗精神進而展之。吾人本可期望新教各派歡迎國社主義運動，而事實上亦嘗有相當之實現。不過就

新教與天主教共守之種種質素而論，新教又覺察其自身爲此新哲學所反對。尼采爲一極端反基督教者，而豪斯吞·查姆柏蘭發表一感想謂基督教義爲退化之迷信，滋長於利凡特人 (Levant) (註四十八) 之雜種無定居人民之中者。屏棄謙讓慈愛之德性，抹煞溫和人士之權利，俱有背於福音 (Gospel) 中之教訓；而反閃族運動 (anti-Semitism) 在理論上及實際上殊不易與系出猶太之宗教相調和。以此種種原因，國社黨國家與耶穌教難於爲友，而彼此敵對之情勢將釀成國社黨之傾覆亦非不可能之事。

非理性論
與基督教
聖柄之另
一原因

近代之崇拜無理性一事無論在德國或其他國家俱與基督教世傳各派相鑿柄者，別有一原因在也。基督教爲猶太教 (Judaism) 所感動，而採取其理概念與連帶之忠實德行。此概念此德行常存在於「純正懷疑」之中，如一切基督教德行在維多利亞時代 (註四十九) 自由思想家思想中之情況。不過懷疑論與宣傳術逐漸使發現真理之事似覺無望，惟對於擁護虛偽一事則甚爲便利。智力之公正性由是而破壞矣。希特勒在講解國社黨政綱時，發言曰：

「科學者吾國視為增進民族光榮之工具不獨教授世界史應着眼於此點即教授文化史亦當如是。發明家在吾人眼光中顯其偉大，非僅以其為發明家也，尤以其為同國之人而感覺其更為偉大。欽佩任何偉大事業者，同時應引以自豪，蓋彼成就此事業之幸運人物為吾民族之一分子也。吾人必須自德意志史籍上無數偉人中彙摘其最偉大之名氏陳列於青年之前，其方式須足以感動青年俾能成為國家主意堅實情緒之柱石。」

以科學為追求真理之概念已全然消失於希特勒之記憶中，甚至已置之不論不議之列。以吾人所知，相對論 (theory of relativity) 緣於猶太人之發明，漸被視為不善矣。宗教裁判所之排斥伽利略學說蓋因視為不實之故而希特勒之對於學理，或迎或拒皆以政治為根據，絕不一涉為真為偽之概念。可憐之威廉·詹姆士 (William James) (註五十) 發明此一觀點者也，使知竟被如此利用者，其驚駭當不知何若；不過客觀之真理概念既經一旦拋棄，則「吾將奚信」一問題之解決，惟有如予在一九〇七年著作中所論述，出於「訴諸武力，陳兵裁決」之途徑，既不用神學上之方法，亦不用科學上之方法也。是故各國政策

之以反理性爲根據者，結果其國家不惟與學術相衝突，更與真正基督教義所寄托之一切教會相衝突焉。

有一重要原素釀成對於理性之反抗者，乃多數雄才大略之人在權力欲望上無有出路，遂傾向於破壞毀滅之途是也。昔者多小國，因而掌握政權之人較衆，而小商業多，握經濟權力之人亦較衆。試一留意彼廣衆之民夜退息於郊居查操作於巨市者；乘火車以入倫敦之人，必經過成村成鎮之無數小屋，其間所居宅眷絕不感覺與工人階級休戚相關也；宅中男女主人無與地方之事，以其人終日離家，服從雇主條規也；其進取心之唯一出路僅在星期尾灌治後園耳。以政治言，凡爲工人階級而設施者皆其所怨懟，不過其人雖自感貧苦，而勢利性質阻撓之使不納社會主義之方法及工會結合之制度。其所居之地人口殷繁或不讓於古代名城，惟合羣生活則了無精彩，且彼亦無暇關心其事。以如是之人，苟其不滿足之情沛然充盈者，將視法西運動爲拯救良劑矣。

在政治上，理性衰微之原因有二：一方面有各階級及各派之人，在世界現狀之下既無

釀成反理
性之一重
要原素

政治上理

週旋之地，而自身復非工資階級，明知無可望於社會主義者，另一方面有才能卓越勢力雄偉之人物，其利害反乎一般社會，故其最能保持勢力之計謀，厥為傳布種種歇斯的里亞（Hysteria）耳。反共產主義也，對於外國軍備之憂懼也，對於外國商業競爭之憤嫉也，皆極大之惡魔也。予非謂理性的人物無一有此等情緒也；予蓋謂此等情緒如是用之，是阻礙對於實際效果為聰明之研究耳。世界需要最切之二事，乃社會主義與和平政策，而二者俱與當代人物權勢最大者之利益相抵觸。夫欲使導入社會主義及和平政策之步驟，望之似若違反各大派人民之利益，其事非難，而最易之一法，即為發放大量歇斯的里亞耳。社會主義與和平政策之威力愈大，圖謀敗壞其人民精神生活之國家亦愈多；目前之經濟困厄愈大，遭其厄者愈願接受引誘，以違棄精神之清醒性，而歡迎迷惑之烽火。

國家主義（nationalism）（註五十一）之狂熱，自一八四八年以來常在增長之中，是亦一崇拜無理性之範式也。宇宙間真理無二之觀念已棄置不顧矣；於是有英之真理，法之真理，德之真理，門的內哥羅（Montenegro）之真理，摩那科（the Principality of Monaco）

之真理矣。類此者有工人之真理及資本家之真理。在如許爭持異致之「真理」中，苟理性的口舌之力已窮，僅有之可能解決方法惟有戰爭。惟有瘋狂宣傳之角逐耳。舉世傳染之如是深刻鬭爭，行之各國之間，各階級之間，非至解決之時，總難望人類回復其理性的精神習慣。所難者，在「無理性」流行之情形下，糾紛之能得解決僅屬意外之事；此其故由於理性無個人關係固易使普遍合作有實現可能，而「無理性」代表偏私熱情又使鬭爭無從避免也。因此之故，理性動作，其意義在於信賴普及而公平之真理標準者，對於人類幸福實具無上之重要性；是不獨在理性易於通行之時期為然，即在不幸之時代，對理性加以輕蔑排斥，視為懦夫因缺乏剷除障礙勇氣而構成之幻夢者，亦莫不然，且尤加甚焉。

(註一)英國國王一七四一—一七七一(一六六〇—一七二七)。

(註二)英之政治經濟學家(一七三三—一七九〇)於一七七六年著原富(The Wealth of Nations) I

書。其後英國在一八六〇年之政治於經濟上探行放任政策。

(註三)德之哲學家(一七六二—一八一四)費氏於一八〇七年發表告德意志人書(Address to the German Nation)。

(註四)英之哲學家及算學家(一六四二—一七二七)。

(註五)英國啟發思想家第一流史家(一七一—一七七六)。

(註六)屬於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Aristotle)(紀元前三八四—三三四)的。

(註七)德之形而上學家(一七二四—一八〇四)。

(註八)歐洲諸國之奉基督舊教者更之以裁判異教徒之處也，亦曰神性法院，一三三三年教皇額我略第九所設。奉新教者卒被苛待，其後各國漸廢之。

(註九)德人，生於一八八九年，自一九三四年起為德國之元首及國務總理。

(註十)美國大將(一七六七—一八四五)，為美國第七任之大總統。

(註十一)德國哲學家(一八四四—一九〇〇)。

(註十二)德國經濟學家(一八一八—一八八三)。其先世出獵太族，為近世社會主義之鼻祖也。

(註十三)雅典之哲學家(紀元前四七〇—三九九)。

(註十四)羅馬哲學家及羅馬皇帝一六一—一八〇(一一二—一八〇)。

(註十五)耶穌紀元之初，一般思想家之學說，欲將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之道理與東方思想相融合者，謂之新柏拉圖學派。

(註十六)法國哲學家(一七二—一七八)。

(註十七)英國神學家(一七〇三—一九一)爲美以美教派(Methodism)之創始者。

(註十八)蘇格蘭論文家史學家(一七九五—一八八一)。

(註十九)意大利之愛國者革命黨員(一八〇五—一七二)。

(註二十)德之史學家(一八三四—一九六)。

(註二十一)爲在印度之英國人(一八六五—)爲小說家詩家，得一九〇七年之諾貝爾獎金。

(註二十二)德國著作家(一八五五—一九二六)爲一英國海軍上將之子，其名著爲十九世紀之雄傑，書中盛稱德意志之制度而反對英吉利甚烈，在一九一六年(歐戰中)入德籍爲德人。

(註二十三)法國哲學家(一八五九—)。

(註二十四)邊沁(Bentham) (一七四八—一八三二)爲英之倫理學家，於倫理學取功利主義，其特色尤在謀道德與法律調和之一點，以爲道德價值存乎最大多數之最大幸福，而增進公衆幸福之手段當自立法始也。

(註二十五)社會主義爲一種政治上及經濟上之社會改造論，其要點爲政府支配經濟活動力，以期變競爭爲合作，而生活之機會與勞力之報酬亦可平均分配。

(註二十六)參看第三篇建築與社會問題(註十二)。

(註二十七)達爾文著物種原始一書，發明自然淘汰之說，人稱之曰達爾文學說，此學說於一八五八年公布。

於世，謂動植物種類之起源與永存由於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之原則。

(註二十八) 非我者，我以外之一切事物也，與真我(ego)相對待。

(註二十九) 法國國王一六四三—一七一五(一六三八—一七一五)。

(註三十) 德之詩家(一七九七—一八五六)。

(註三十一) 法之革命黨(一七五八—一九四)。

(註三十二) 此戰之結果在一八〇六年十月十四日拿破崙大敗普人，入柏林，掠奪無算。

(註三十三) 南非洲近好望角一帶野蠻之人。

(註三十四) 法國神學家改革派之閥人(一五〇九—一六四)，性嚴峻，常招反對。

(註三十五) 德人(一八二〇—一九六)，倡導社會主義，馬克斯之同盟也。

(註三十六) 英國 St. Edmund's 僧長(一一三五—一二一一)。

(註三十七) 愛爾蘭王黨叛變，克倫威爾率兵平之，戮其全軍三千人，事在一六四九年。

(註三十八) 普魯士帝一七四〇—一八六(一七二一—一七八六)普戰有武功。

(註三十九) 巴拉圭(Paraguay)之獨裁者一八一四—一四〇(一七六一—一八四〇)。

(註四十) 在澳洲之英國探險家(一八一五—一九一〇)，為牙買加(Jamaica)之總督。

(註四十一) 稱戰勝者威廉第一一〇六六—一八七(一〇二七或二八—一〇八七)。

(註四十二) 意大利首相 (一八八三—)

(註四十三) 閃米忒族猶太人、阿拉伯人等。反閃族者尤相反對猶太人者。

(註四十四) 意大利詩人 (一二六五—一三三二)。

(註四十五) Jesus Christ 猶太人，生當中國漢哀帝建平三年，母曰馬利亞。當時猶太教徒期望基督降生，

救授其人，耶穌毅然以基督自信，三十歲時，宣傳福音，改革猶太教。如是者三年，不幸為猶太教徒所惡，控之

羅馬官吏，被釘死於十字架上。至今基督教徒皆奉之為基督。

(註四十六) August Thysen 德國實業家 (一八四二—一九二六)。

(註四十七) 宗教改革時脫離天主教之諸派之基督教徒所奉之教義。新教有路德教派，有卡爾文教派，薩文黎教派，諾克斯教派。

(註四十八) 沿地中海東方諸國之人民。

(註四十九) 維多利亞 為英國女王 一八三七—一九〇一 (一八一九—一九〇一)。

(註五十) 美國心理學家哲學家 (一八四二—一九一〇)，以倡導實用主義知名。

(註五十一) 國家主義之主旨以保持國家生存為前提，對外抵抗強權，謀本國之獨立與自由。對內改造政治，謀國家之統一及民族之發展。

六 共產主義與法西主義 (註一)

共產主義
法西主義
俱所反對

今世之人多謂政治上實際可擇之途徑僅有共產主義與法西主義二者而已，任何人對於此一途徑不加贊助者，實際必對於彼一途徑加以擁護。予覺予於二者皆所反對，且予之不能接受二者之一，猶之使予生當十六世紀，既不能為新教徒亦不能為天主教徒也。予將以極簡之辭發布予之反對理由，首對於共產主義，次法西主義，然後及於兩主義共同之點。

予所稱『共產主義者』(Communist)，蓋指接受第三國際(the Third International)學說之人。在一種意義上，古代基督教徒蓋為共產主義者，中古多數教派亦然；不過此種意義現已廢棄。茲乃次第申述予所以不為共產主義者之理由。

一 予不能贊同馬克斯哲學 (註二) 尤不贊同列寧 (Nikolai Lenin) (註三) 之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 (Empirio-Criticism)。予非唯物論者，雖去唯心論尤遠。予不信歷史

不贊同馬
克斯哲學

演變中有何辯證需要；此一信仰乃馬克斯承自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註四）者，顯乃拋其僅有之論理根據，即此觀念之優點也。馬氏深信在人類發展中後起之階段總屬一種進步；對此信仰予殊不見有何理由。

馬克斯經
濟學之不
盾性

二 馬克斯價值論（theory of value）以及在馬氏方式中之剩餘價值論（theory of surplus value）俱非予所能接受。商品之交換價值（exchange value）與生產時所耗勞力成爲正比例一論，馬氏取之於李嘉圖（David Ricardo）（註五）實則其說已爲李氏之地租論（theory of rent）證明其不實，而久爲非馬克斯派經濟學者所屏棄。剩餘價值論之根據在馬爾薩斯（Thomas Robert Malthus）（註六）之人口論（theory of population），而馬克斯於他處則又排斥其說矣。馬克斯經濟學不構成合於論理之連貫整體，所以建設之者，惟出於對舊學說之更迭採納與排斥，一以便於製造反抗資本家之事例爲準。

信仰個人

三 信仰任何個人之確無錯誤，乃危險之事；其結果必爲太過簡單化。聖經（the

無錯誤乃
危事

共產主義
乃非民主
的

共產主義
束縛自由

Primo) 逐字俱有靈感之傳說已令世人過於甘心信從而不復搜閱任何聖書。然而如此崇拜權威，遠背科學精神矣。

四 共產主義乃非民主的。彼其所謂「無產階級專政」(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者，實則極少數人之專政也。此輩實成爲寡頭政治之治者階級。一切歷史昭示吾人，執政者之措施無不惟治者階級之利益是圖，惟所處情形有喪失權力之虞者則有間耳。是不獨爲歷史教言，亦馬克斯之教言也。在共產主義國家，治者階級之權力竟過於「民主」國家中之資本階級。此輩一日保有軍力之擁護，總可利用權能爲自身謀取利益，如此行爲之爲害，正不少異於資本家之所爲。若謂此輩恆爲一般利益而動作，是僅愚者之理想，而遠反馬克斯派政治心理者也。

五 共產主義束縛自由，尤束縛智力自由，甚於法西主義以外之其他一切制度。蓋經濟與政治兩權之完全合一實造成可怖之暴政發動機，其間絕無罅隙可容逃避。在如是制度之下轉瞬間即無進步可言，緣政府官員之性質，除增加本身權力以外，一切變革皆所反

對也。歷來凡重大之改善舉動，僅僅恃有偶然機會使當世所不喜之人物得違其生存者，乃有實現可能。如開普勒 (Johannes Kepler) (註七) 以占星術爲生，達爾文恃遺產生活，馬克斯則以恩格斯 (Friedrich Engels) (註八) 之「榨取」曼徹斯特 (Manchester) 勞動者之方法爲生。如是等等之生存機會雖不爲大衆所稱許，然而在共產制度之下且更爲必不可能之事。

六 在馬克斯心中，在現行共產主義者之思想中，具有過分尊崇筋肉工作者 (hard manual workers) 之觀念，而對於精神工作者 (brain workers) 則反是。結果使多數精神工作者發生反感，不然，此輩或已見及社會主義之爲必需矣，且不得此輩之援助，社會主義國家之組成又鮮有可能也。馬克斯派在社會衡量中過於側重階級之區分，而在實際上較之在理論上尤甚。

七 鼓吹階級鬭爭頗可促其爆發於對立兩勢力瀕於平衡之際，或竟在優勢屬於資本家方面之際。苟資本勢力占勝，結果則爲一反動之時期。設兩方勢力大致相若，以現代戰

過分尊崇
筋肉工作
者而不重
精神工作
者

階級鬭爭
可毀滅文
明

共產主義
具忿恨性

共產主義
法西主義
確不適於
美英法三
國

爭方法而論結果頗可毀滅文明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亦將相偕而淪亡予意凡民主政治存在之地，社會主義者應依賴勸導方法，惟遇反對黨非法施用強力之際，乃用強力以抗拒之。社會主義者用若是之方法必可獲得至大之優勝使最後鬭爭或甚短促，而其嚴重之程度不致毀滅文明。

八 在馬克斯心中，在共產主義之中，均具甚大之忿恨性，故共產主義者一旦勝利，難期其所樹立政體中不留發洩惡意之出路。勝利者將視主張暴政之理論格外有力，而勝利之獲得苟由於慘烈鬭爭之結果者，則尤甚焉。勝利黨經過若是鬭爭者遂不易有從事於合理改造之心境。馬克斯主義派易於忘卻戰爭自有獨具之心理，此種心理蓋為恐懼之結果，無關於爭論之原旨者也。

世人所抱見解謂實際可擇之途徑不出於共產主義與法西主義二者之間者，以予觀之，在美在英在法，俱確乎不實，即在意，亦未必然。英國在克倫威爾之下，法國在拿破崙之下，俱嘗有一法西主義時期，而在二國會不以此礙及繼起之民主政治。政治幼稚之國家不

爭方法而論結果頗可毀滅文明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亦將相偕而淪亡予意凡民主政治存在之地，社會主義者應依賴勸導方法，惟遇反對黨非法施用強力之際，乃用強力以抗拒之。社會主義者用若是之方法必可獲得至大之優勝使最後鬭爭或甚短促，而其嚴重之程度不致毀滅文明。

八 在馬克斯心中，在共產主義之中，均具甚大之忿恨性，故共產主義者一旦勝利，難期其所樹立政體中不留發洩惡意之出路。勝利者將視主張暴政之理論格外有力，而勝利之獲得苟由於慘烈鬭爭之結果者，則尤甚焉。勝利黨經過若是鬭爭者遂不易有從事於合理改造之心境。馬克斯主義派易於忘卻戰爭自有獨具之心理，此種心理蓋為恐懼之結果，無關於爭論之原旨者也。

世人所抱見解謂實際可擇之途徑不出於共產主義與法西主義二者之間者，以予觀之，在美在英在法，俱確乎不實，即在意，亦未必然。英國在克倫威爾之下，法國在拿破崙之下，俱嘗有一法西主義時期，而在二國會不以此礙及繼起之民主政治。政治幼稚之國家不

法西主義
代表之一國
內之利益中

法西主義
以人類一義
量分爲重
最嚴反對

力迫之使順從被選者之利益者也。

法西主義既從事於取得權力之奮鬥，即必須依賴人民中之重要部分。在德意二國，法西主義皆發生於社會主義，而委棄其正統政綱中反國家主義之部分。其經濟計劃之觀念，及增加國家權力之觀念皆取自社會主義，不過經濟計劃在此則代表一國中之上中等階級利益，而非爲全世界之福利耳。法西主義追求此等利益之手段，出之於增加能率者少，而出之於增加壓迫者多，對於工資階級及對於中等階級自身中不受歡迎之黨派加以壓迫是也。關於出乎其仁慈界限以外之各階級，法西主義可奏之功績充其量不過與夫管理嚴密之監獄中所能求得者同類耳；此外則竟無圖功之願望焉。

反對法西主義之根本原由厥爲其擇選人類中之一部分以爲僅僅重要者耳。自有政府以來，握大權者在實際上固無不如是；獨基督教在理論上始終承認每一人之靈魂俱爲其自身之目的，而非爲僅供他人謀取榮譽之手段。近來民主政治從基督教道德理想中得到力量，又頗致力使各國政府轉動方向不專注於富人與權門之利益。就此點言之，法西主

義乃回復於古代異教最劣之境地者。

法西主義
將使資本
主義益形
惡化

使法西主義而能成功，對於資本主義罪惡之救治必將無所盡力；反之，且將使之愈演而愈烈。馴至筋肉工作將以強迫勞動爲之，其給養不過在生存線上而已；從事其役之人民將無政治權利，對於居住之所工作之地亦無自由，甚至或不容有永久之家庭生活；此等人實則奴隸而已。凡此情形，在德國待遇失業民衆之方法中已可覘其端倪；信乎，是蓋爲從民主政治管轄中解放而出之資本主義所必有之結果，而在俄國，強迫勞動之同樣情況亦昭示其爲任何獨裁制度所必有之結果。如在往代，隨專制政治以起者，恆有一種方式之奴隸制度或農奴制度，亦此類也。

法西主義
促進戰爭

使法西主義而告成功者，凡此所論俱將成爲事實，不過法西主義之永遠成功則爲難能之事，蓋以其未能解決經濟的國家主義之問題也。夫在德國國社黨方面最大勢力厥爲重工業，尤其爲鋼鐵與化學品。重工業而加以國家化之組織爲今日促進戰爭之最大力量。苟文明各國之政府俱專意贊助重工業之發展——如達於高度之已然情形——則轉瞬

法西主義
非有秩序
之信仰

英美法不
致採用法
西主義

開戰事即不可免。法西主義每有一步之奏功，俱促戰爭之益形迫近；戰爭之來臨也，頗可將法西主義，連同戰事開始時一切設施之大部分，一掃而毀之。

法西主義者，非秩然有序之一套信仰，如放任主義或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者也；大要為一種感情的抗議，一部分出自中等階級緣於近代經濟發展而遭罹痛苦之分子（如小商人之類），一部分出自紛亂之工業巨閥，其人之權力欲望滋長為妄大狂者。法西主義，在不能實現其信徒之欲望一義上，亦為反理性的；法西主義無哲學，僅有心理分析耳。苟能成功，其結果將為廣大之慘狀；法西主義對於戰爭問題無解決之能力，故欲求其成功之持久亦屬不可能之事。

予不信英美或將採用法西主義，以兩國代議政治之習俗甚為堅牢，不容有如是之發展也。彼中平常公民皆感覺公共事務之關涉己身，而不願喪失其發表政治意見之權利。普通選舉及總統選舉成爲娛樂之事，猶之德被賽馬（the Derby）（註九）之舉，一旦廢止則生活似覺暗淡寡趣矣。若夫法國，如此之十分堅信固不可能。不過苟使法蘭西採用法西主

義，除戰時或暫一行之不論外，予且爲之錯愕矣。

尙有種種之反對理由——以予思之，最足爲定論者也——爲對於共產主義與法西主義同樣適切者。兩主義俱爲少數人之企圖，欲強制鑄造全國人民合乎預定之模型者也。其視全體人民也，猶個人之視原料將從而製造一具機器者然；原料之經過種種變動，祇依照其個人之意向，而絕不依照物質中固有之發展法則。若夫以生物而論，以人類大多數而論，其自然發育實傾向於產生一定之結果，至他種結果惟恃壓迫強制之力始克產生。胚胎學家可造成兩首之獸，或使獸之足端生一鼻焉；不過如是畸形之物殊不覺其生命之可樂耳。同樣，法西主義者與共產主義者，其腦海中既有一整個社會圖案，於是揉造各個人使之適合於模型；其不適於揉造之人，或加以殺戮，或置之淘汰所中。此類見解全然不顧人性之自然衝動，予以爲在倫理上既不公平而在政治上畢竟亦不克成功。夫修剪灌木爲孔雀之狀固屬可能，而以同樣之強制力亦能以同樣之矯揉作爲加於人類。不過樹木具被動性，而人類者不論獨裁者所希冀若何，終具自動性格，但其範圍有或出於此或出於彼之不同耳。

對共產主義
法西主義
同樣適切
義同樣適
切之反對
理由

園人用剪之術，樹木受之，固不能傳之他物，而經過揉造之人類，恆能搜尋更卑弱之人類，而運用更小之剪刀於其身。對於個人加以人工之鑄造，其必然之結果，則為造成殘忍性或冷酷性，或二者遞嬗而生。國民之具此等特性者，必不可冀其有何善行也。

若夫對於獨裁者 (the Dictator) 之道德效果，是又為共產主義者與法西斯主義者所未充分研考之一事也。苟獨裁者之為人鮮有人類同情心，則發軔之始，即過甚殘忍，而在追求其廣泛目的之際，對於一切殘暴行動，必將勇往直前。若其人始而對於理論，迫使演成之慘狀，因同情之故而感覺痛苦，則彼非讓位於稟性較為嚴酷之繼任者，即不得不遏抑其慈善情懷，是時彼或較未嘗經過如是奮鬥之人，尤為殘暴焉。在上述兩例中，政府俱將操於忍人之手，此輩之酷嗜權力，且飾為希求一種社會典型也。獨裁制度之最初目的中，雖有善性存在，亦將逐漸消失，而獨裁者權力保存之行為，且將日益顯著，淩假成為國家機械之獨特目的，是皆專制政治之必然趨勢也。

預存對於機器之觀念，乃產生操縱者 (manipulator) 之謬見，其謬見為視個人及社

見及其
結果

會猶之無生命之物，而視各操縱者又若天神然。人類變化隨待遇而不同，而機工自身變化則為機械動作所影響於其身之結果。是故社會動學 (social dynamics) 乃一至難之科學，關於此學吾人所知尚少，未足以作獨裁制度之保證。在模範的操縱者之心情中，所有對於被壓迫者自然發育之感覺俱萎縮削弱；此際之結果遂不能如其所望而被動的適合於預想模型中之一位置，致趨於不健全之畸形發育，終形成奇怪無生氣之模樣。是故對於民主政治及寬恕政策之最後理論則為：苟不欲人類變為畸形怪狀者，自然發育之質素，任其所欲不加造作之自然生活之質素，乃屬必要之物也。無論如何，如子所為，既信共產主義與法西主義之獨裁制度同屬不足想望矣，予更悲嘆現有之趨勢，竟視此兩主義為僅有之兩途而認民主政治為陳腐焉。人類而視此兩主義為僅有之兩途者，結果即將如此；人類而不作是想者，結果亦即不然耳。

(註1) 原題名 "Scylla and Charybdis, or Communism and Fascism" 其義為「西拉與卡利布提斯，即共產主義與法西主義」。西拉乃意大利海岸之一巖嶼，正與西西里島之卡利布提斯遙遙相對。是

乃以對峙之兩險境而例共產主義與法西主義也。本篇法西主義之譯名採自英氏編著之世界法西運動。

(註二) 馬克斯學說標榜唯物史觀，以為自古迄今皆是經濟的階級鬥爭之歷史。以為資本制度之基礎存於掠奪社會所當共有之權利。氏以破除資本制度而更新社會組織為要圖。此其立論之大旨也。

(註三) 俄人（一八七〇—一九二四），布爾什維克黨領袖，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總統。

(註四) 德之哲學家（一七七〇—一八三一）。

(註五) 英國經濟學家（一七七一—一八二二）。

(註六) 英國經濟學家（一七六六—一八三四）著有人口論，其持論斷定人口增加率一定超過食物增加率。

(註七) 德國算學家天文家（一五七一—一六三〇）。

(註八) 恩格斯於一八四二年以後久客英國。馬克斯與恩格斯共同經營之新業因編停刊後即被驅逐出國。亡命巴黎，旋赴倫敦。馬克斯埋頭於歷史與經濟之研究，恩格斯往曼徹斯特毛織公司服務，直至一八六九年為止。

(註九) 近倫敦之埃普索姆村（Epsom）每年所行三輪幼馬之競賽。在一七八〇年為德蒙（Darby）伯爵所創，故名。

七 社會主義之實際

馬克斯之
信念錯誤

當今之世，社會主義者之大多數俱爲馬克斯門徒；馬氏之信念，以爲惟一可能之政治力量足爲實現社會主義之工具者厥爲被剝奪的無產階級對於生產機關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主人所懷之憤怒，此輩門徒則承接其信念者也。由於不可避免之反應作用，凡不屬於無產階級之人民遂認定社會主義爲必須抗拒之物，不具如是決心者蓋寡；無產階級既聲稱與若輩爲仇敵而宣傳階級鬭爭，若輩聞之，自然覺得應於權力尙在掌握之時先自發難也。法西主義爲對於共產主義之一種報復，且爲一至可駭怖之報復。若社會主義依據馬克斯條件之宣傳繼續不止，即繼續喚起強烈之反抗，甚至使社會主義在進步的西方各國中之成功日益無望。社會主義無論如何自必招惹富人之反對，不過反對情勢本應不至若是之猛烈而廣遠耳。

社會主義

以予而論，予之爲社會主義者，其誠摯雖不亞於最激烈之馬克斯主義者，然而予不視

社會主義爲無產階級報仇之學說，甚至在初步亦不視爲獲得經濟公道之手段。予視社會主義，最初爲機器生產之調節者，而爲普通意見之所需要，計在增進一切人民之幸福，非惟爲無產階級而已，所不與焉者僅人類中之一小部分耳。若今茲苟非掀起絕大擾亂則社會主義不克實現者，大都應歸咎於提倡者之暴行。然而予仍略有希望者，較爲穩健之提倡當可緩和反對之勢，當可使過渡時期災難有減輕之可能也。

請先舉社會主義之定義。其定義必須包含經濟的與政治的兩部分。經濟部分包括基本經濟權力之國有，其中至少涉及土地與礦產，資本，銀行，信用與對外貿易。政治部分所需要者爲：基本政治權力須爲民主的。馬克斯本人，以及實際上在一九一八年以前之社會主義者全體，本可承認此一部分之定義而無疑問，但自布爾什維克黨解散俄國選民議會（the Russian Constituent Assembly）以來，相異之學說以起，根據是說，凡社會主義政府用革命手段獲得成功者，惟其最熱烈之擁護者應享有政治權力。於是，當然須承認在內戰以後欲立即授予敗北者以選舉權未必恆爲可能之事；不過在如此事態中，社會主義之

卽刻建立乃屬不可能耳。社會主義政府既實施社會主義之經濟部分，尙未得謂爲完成其任務，必也取得庶民之充分贊助使民主政治克以實行而後可。苟吾人舉一極端事例，則民主政治之爲必需，於以顯著。東方之暴君可發令使其領土中之一切天然富源屬之於彼，然而如此舉動不爲樹立社會主義政體也；利俄波爾德第二(Leopold II) (註一)之治剛果(Congo)亦非可效法者也。非有平民的統制制度，必不可期望國家掌理其經濟事業，除非欲爲國家致富則可，若是則榨取如故，僅易一新形式耳。是以民主政治爲社會主義政體中之一部分乃必須認爲確實者也。

若就定義中之經濟部分而論，尙有更加解釋之必要。蓋因有種種方式之私營事業，人有以爲合乎社會主義者，又有持相反見解者也。今夫開路之工兵，應許其就租自國家之一片土地建木屋以自居乎？是必曰，然，但不能據此卽謂私家個人應獲充許在紐約建築摩天大廈也。一人可以一先令貸與其友，而金融家則不當以一千萬金貸與一公司或一外國政府，其理亦同。問題在於數量之大小，安排甚易，因在重大事件中種種法定程序必不可少，而

在細小事件則不然耳。凡遇此等程序必不可少者，即予國家以施行統制權之時機。茲更舉一事例：在經濟意義上，珠寶原非資本，以其非生產之具也，然而按諸現在事實擁有鑽石者能售之以購股票。在社會主義之下其人仍可擁有鑽石，但不能出售以購致股票，因其時將無股票可購也。私有財富不須以法律禁止，所須禁者僅為私人投資，其結果為因無人復有息金之收入，私有財富將漸次消散，惟論及少許合度之私人所有物乃屬於例外。經濟權力之加諸他人之身者必須不屬於個人，惟不關授予經濟權力一類之私產尙可存在。

假定不必經過大破壞之革命戰爭而社會主義可能建立，則預期之利益正有各種，且絕非限於工資階級而已。若謂此等利益中之全部或一部分必出於社會黨在長久而艱難的階級鬭爭中所獲之勝利者，予殊未之能信；此種鬭爭勝利之慘果必使怨憤之氣加劇，必使殘忍黷武之黨派躋登要位，必有多數可貴之專家因遭殺戮，放逐或禁錮以致廢棄其才能，必使勝利之政府具有兵房式之心智。予以為社會主義斷定之諸功效，均先行假定社會主義將以勸導而實現，倘有援用武力之必要，其範圍祇為克服成羣的少數不滿意之徒而

已。予深信，向使社會主義宣傳以較少之痛恨心與殘酷性行之，不訴諸忌嫉情緒而訴諸經濟組織之顯著需要，則勸導工作必大為容易，而武力之需要亦相當減少，除為護衛經過勸導而成立之合法組織外，予極端反對訴諸武力，蓋因一、武力頗易失敗，二、戰爭必有不幸之破壞，三、力戰後之勝者頗易忘卻原來目的而創制極不相類之組織，或者為武人專制。此所以予為成功之社會主義預定一條件，即以和平方式勸導大多數之人接納其學說是也。

茲特列舉擁護社會主義之理論凡九，悉非新創，其重要亦非全然相同。理論之可述者其多可至於無限，惟予意即此九者已應足以證明社會主義非為單獨一階級而設之學說矣。

一 利潤動機之摧毀

利潤者，就其為別一經濟範疇而言，僅在工業發展之一定階段上方克顯著。然其起原可從魯濱孫 (Robinson Crusoe) 與其奴夫賴得 (Friday) 之關係中見之。試假定魯濱

孫憑藉兵器於秋令卽已獲得島上全部食料產品之支配權。於是魯氏之地位能令夫賴得從事工作，以預備來年之出產，其相互間之了解則爲夫賴得之生存應予維持而一切剩餘品歸其主人。依照此項契約，魯濱孫之所收入可視爲資本上所生之利息，魯氏之資本卽其幾件工具與其所擁有食物貯藏是也。至若利潤一端，以見諸更爲進化之狀況中者而言，尙牽涉其他交易情形。例如，棉花製造者之製棉非僅爲其本身及其家屬而已；棉花非其所需之唯一物品，其人必須售其大部分以期適應他項需求。然而其人在製棉以前必須購備他項物品：原棉、機器、勞力、動力，皆是。彼之利潤乃爲購備此等物品支出數與售脫製就產品收入數之差。不過其人若躬自經理廠務，吾人必須減去雇用經理擔任同樣工作所應支給薪金之數；是卽，此製造人之利潤應爲從其獲利總數減去假定經理人之薪給也。在偉大實業中，股東不擔任管理職務，則股東之收益卽爲營業之利潤。擁金可以投資之人恆爲利潤希望心所激動，是以此點爲具有決斷性之動機，新事業執應開創，舊事業執應擴充，皆以是裁奪之。彼擁護現行制度之人以爲：就全體觀之，利潤希望心足令適當之商品有適當之產量。

是說之在往昔，於一定限度內固爲確實，然而今則不復確實矣。

此點蓋爲近代生產複雜性質之一結果。向使予爲一鄉村舊式補鞋匠人，而鄰里咸以舊鞋授予命爲修補，予知予勞力之生產將爲衆人所需矣；但予尙爲大規模之鞋履製造者，所用者有糜費之機器，則不得不估量予之能力可推銷鞋履幾許，而所估量者或又易致錯誤焉。別人或有較優良之機器，售價或能較廉也；或者予舊時願主竟成貧乏而習於補鞋之術使克經穿耐久也；或者風尚變遷，世人竟至需求一種鞋履爲予之機器所不能製造也。凡茲種種情形，有一於此，不獨予無利潤可獲，卽予之機器且須停擱而予之員工亦且失業矣。往者消耗於製造吾機之勞力已不克有產生適用商品之結果，而其歸於完全廢棄也抑若投沙入海者然。失業諸人既不復製作供應人類需要之物品，則維持此輩，使得免於飢餓，耗用財力幾許卽社會因以致窮所及之限度。此等人士既仰仗失業救濟而非依賴工資，則消費大減於曠昔，於是凡製造貨物供給此輩昔日購用之一羣人又復爲之失業矣。故予估量可能銷行獲利的鞋數之最初誤計乃造成失業人數逐漸擴大之圓周，隨之以商品需要之

低減，至論及予個人予苦於爲廢費之機器所牽繫此物幾耗盡予之資本及信用使予不克驟然含棄鞋業改營較爲順利之工業者，此也。

或再舉投機較甚之事業爲例：造船事業。當大戰期中，及戰後不久之時，船舶之需要甚大。又以無人能知戰爭何時終了，或德奧潛艇奏功可達如何地步也，於是慘淡經營作絕大預備以建造數量空前之船舶焉。速一九二〇年時，戰爭損失業經補充，復以海運業衰落之故，船舶之需要驟然大減。所有造船場所幾於盡成無用之地，其間雇用之人大部分失去工作。此種災難實不能謂爲若輩所應得，蓋各國政府嘗鼓勵若輩盡其力之所能迅速製造船舶，有如彌發者然。但在私營制度之下各國政府對於陷入窮境之人並無法定責任。窮苦情況之擴大遂爲勢所必至。鋼鐵之需要於以減少，鋼鐵工業遂罹災難矣。失業人民不得不安於非食，於是澳洲及阿根廷國輸出肉類之需要減少矣。結果，澳洲及阿根廷爲與肉類交易而購進之種種需要品亦減少其需要數量矣。如是類推，靡有底止。

方今利潤動機之失敗猶有一更爲重要之原因，卽稀有性之欠缺是也。有種種物品焉，

失敗之更
重要的原

私利動機
為紛擾之

說明對社
會而言之
成本

大量製造較之以適中規模製造者價格可更低廉。在此種情形中，最經濟之製造方法當爲使此等物品中之每一種在全世界僅有一廠以製造之。惟因此種情事方在逐漸進展之中，故事實上現尚有多數之廠。各廠俱知，假使世界上祇此一家，彼確能供給一切人之需要而獲厚利；然按諸目前事實，則競爭之同業林立，無一廠盡其工作之全能，故無一廠可致穩定之贏利。此點實引起經濟的帝國主義，因獲利之唯一可能性在於獨佔一處廣大市場也。維時較弱之競爭者歸於淘汰，而單位愈大，每遇其中有一家倒閉則凌亂之狀亦愈甚。競爭之結果爲生產特多以致售出不能獲利；然而產量之減少則又遲緩異常也，蓋因有頗可貴重之機器在，以之繼續生產數年，任憑虧本，較之絕不生產或可減輕災難耳。

凡茲種種糾紛擾亂之根源厥爲任令近代大規模工業受私利動機之指導耳。

在資本主義政體中，某一廠家所用以決定某種物品應否製造之成本乃爲對於彼廠家之成本，非對於社會而言之成本。請以想像之事例判明其區別。設有一人——假定爲亨利·福特 (Henry Ford)——求得製造汽車之方法，其成本之輕直使無人能與之敵，結

果，所有其他製造汽車之廠家咸告破產。今欲算出每輛新車對社會而言之成本，必須就福特氏應支之數目，加上其他各廠現在歸於廢棄的各機器之相當一部分損失，以及失業員工的給養與教育費用之相當部分，此輩失業者即前此受雇於其他各廠者也。（有若干人將從福特廠中獲得工作，但恐非全體皆然，因新方法較廉，故需要勞力較少耳。）且頗有其他對於社會之費用焉——勞工爭端，罷工，暴動，額外警察，制裁，禁鋼，在在皆有耗費。若將所有此等條目一併計入，頗可見新車對社會而言之成本在初期時較之舊車成本超過遠甚。夫決定製造何物為有社會的利益者乃為對社會而言之成本，而在現行制度中決定何物當製者則為對廠家而言之成本也。

社會主義當如何處置此一問題容俟於後來申述之。

二 閒暇之可能性

此言于爾略論之，以在本書第一文中已討論甚詳也。

緣於機器發達之故，方今為維持人類安適達到差可受用之標準所需之工作數量，較

作可維持
人類安適

利潤動機
使空閒光
陰不能均
勻分配

現則中無
益之耗費
足減少失
業人數

之昔時所必要者大為減少。若干精細著作家持論，謂每日一小時工作即足，不過此項估計對於亞洲或未加以充分考量耳。為求確然屬於可靠一方面起見，予擬假定全體成年人每日四小時之工作當足以造就多量物質的安適，有如公正人民所應希求之量。

無如現在因運用利潤動機之故，致空閒光陰不能有均勻之分配：任過度工作者凡若干人，而其餘則全無職業也。此其結果有如下述：對於雇主而言，工資階級之價值以其所成之工作量為根據，而在時間不超過七小時或八小時之情形中，廠主則假定工作量與工作日之長度為正比例焉。另一方面，則工資階級寧願每日工作時數多而工資優，不願工作時數甚少而工資過低。是以工作時數而多，於彼兩方皆宜，任令彼因而失業之羣衆忍受飢餓或由公共機關以公款救護，所不顧也。

方今人類之大部分尙未達到物質安適之合理水準，故平均每日不足四小時之工作，經聰明之指導，即足以生產等於現時在必需品及簡單安適品方面所製造之數量。此其意義為：假使有工作者每日工作時間為八小時，則半數以上之工人必致無業，脫非因有種種

無實效之體例及非必要之生產也者。茲先就無實效一端言之：關於競爭上之耗費吾人已見及幾許矣，惟吾人必於其上再加以廣告之所費，及施諸推銷上一切精巧工作之消耗。若帝國主義則又涉及另一種之耗費：例如，美國汽車製造家爲關稅之故深知在歐洲重要國中設廠爲必要之舉，反之，向使若輩能將所有汽車概在美國境內規模絕巨之一廠中製造，顯然將使勞力節省。此外復有耗費之涉於軍備及軍訓者，此層在施行強迫軍役之國家則涉及全體男性人民。以此種種之故，及其他浪費體例與夫富人奢靡之故，被雇用者猶過於人民之半數。但在吾人現行制度持續中，每一消除耗費之步驟祇能使工資階級之苦境較今更劣耳。

三 經濟之不穩定性

在世界之現狀中，不惟多數人民處境窮乏，即目前不窮之人，其中之大部分亦頻嬰純粹合理之恐懼，懼其可於任何時刻成爲饑人也。工資階級常有失業之危險矣；俸給階級知

其廠家或致破產，或視裁汰職員爲必要之舉矣；商業人士，縱其中甚有富名者，亦知喪失全部資財非爲絕不可能之事矣。操專門職業者奮鬥亦甚艱苦矣。若輩爲其子女教育既作重大犧牲以後，結果則發見：照其子女所獲得技能之種類，在昔固慣有出路者，今則不然矣。若爲律師，則見衆多人民雖有嚴重之委屈未獲解救，然而其能力不復可訴諸法律矣；若爲醫師，則見昔日爲醫業生利之憂鬱病患者固無力可再稱疾，而多數真正病家且不得不捨棄需要至切之醫藥治療矣。吾人目睹曾受大學教育之男婦執微役於商店之中，茲事雖可使若輩免於凍餒，然而實犧牲前此本應獲充是役之諸人矣。在一切階級中，自最低以至於最高，經濟恐懼控制各人白晝之思想，長夜之夢寐，致若輩工作之時則神經頹敗，閒暇之際亦精力莫復。今茲瘋狂之心境遍及文明世界之各大區域者，予以爲此種長存之恐怖乃爲主要原因也。

求富之心大都由於希冀穩定之故。人類節儲金錢投資置產，其希望在於有生活之資以防老病，在於有教養之力以免子女在社會階級中沉淪而下。此種希望在往昔自屬合理，

以其時尚有穩妥產業一類之物也。但時至今日穩定性已成不可變及之物；最大之事業失敗也，國家瀕於破產也，凡今尚存在者頗易於未來大戰中掃蕩無餘焉。除彼繼續生活於虛空渺茫之樂園者而外，結果皆為苦惱粗疏之心境；如是而欲有澄澈之思考求可能之救治，冥冥乎其難矣。

除弭戰一事而外，經濟穩定性之能增進文明社會之幸福當超過於想像所能及之任何其他變革。工作——以社會需要之範圍為限——應為所有健康的成年人之法定義務，但此輩之進款應僅僅根據其工作之願心，即有若何原因暫時不需其服務亦不中斷其進款。例如，醫師應有一定之俸給收入，雖在達到一定年齡以後不須其再任工作，而俸給則至沒世而止。彼應確能保其子女得受良好教育。假使大眾健康狀況進步甚大以致一切專門技術人才之直接醫療工作不復需要，若輩中之若干人則應從事於醫藥之研究或衛生方法之探討或更為適宜的食品之提倡。在如此制度之下，縱有少數成績卓越之醫藥人才受報酬減少之牽累，其大多數當較現在所處之境為愉快，是予所認為無可疑者也。

希求非常財富之欲望絕非對於工作之必要興奮劑。現在大多數人非為致富而工作，但為求免飢餓耳。郵人不冀致富逾於同業之人，陸海軍士亦不冀侍服務國家積成巨資。誠然，有少數人物——此輩意欲為非常有力非常重要之人——以獲得財富的偉大成功為主旨。其中有若干為善者，餘則作惡；有幾輩成就或採用有益之發明，餘則操縱股票交易或從事收買政客。但綜而言之，若輩所求者為成功，而資財則成功之象徵耳。向使成功僅能於別樣方式中獲得，如學位、榮典、或重要行政職位之類，則若輩依然有適當之激勵，並可見得在有利社會之途徑中工作較現在所見及者尤為必要。求富欲望，以其與成功欲望相對待而論之，本非社會的有用動機，未嘗愈於希求過量之飲食也。是故社會制度而不予此種欲望以出路者，良無關礙。就另一方面言之，一種制度中，既廢去不穩定性者，必可免除近代人生中歇私的里亞病之大部分也。

四 閒散之富人階級

閒散富人
爲另一弊
害

工人失業之弊害爲世人所公認矣，若輩自身之痛苦也，若輩勞力對於社會之損失也，長期求業失敗所生之惡效果也，是皆極熱之題，已無待於觀繯。

閒散之富人爲另一種類之弊害。世間惰民充斥，尤以婦女居多，若等纏於教育，富於資財，因之而勇於自信。緣於富有之故，若等能令多量勞力爲供奉其安適之用。若等雖解有真正教化，而竟爲美術之主要贊助人，顧美術苟非劣品，顧不易爲其所喜耳。若輩之無用 (Useless) 驅之入於空幻之情操，使之厭惡有力的真實性，使之以可憐之影響施於文化者，此也。尤以在美國社會中，男子營營貨利，多半極忙，以致不暇自用其財，故文化大都受支配於婦女，此輩唯一足以尊敬之點，厥爲其良人擅長致富之術耳。世有稱說資本主義之有利於美術過於社會主義之所能致者，而予則以爲彼爲是說者，殆記憶往昔之貴族而忘卻現在之財閥矣。

閒散富人之存在尙有其他種種不幸之結果。在較爲重要之實業中，近代趨勢雖傾向少數之大組織而不傾向多數之小組織，而對此法則依然有不少例外焉。譬如，考察倫敦城

閒散富人
之其他惡
影響

中非關必要之小店舖數目。遍布於富室婦女慣常購物之各地段者，有不可勝計之帽肆，通常爲俄籍貴婦所開設，各誇其貨品之精美，超過於其他各家。顧主沿門飄蕩，購就一次，輒費時數點鐘，實則應於數分時了之耳。肆中服務諸人之勞力，與其中顧客之光陰，同爲浪擲。外此更有一弊，卽一羣人民之生計，乃與瑣屑無謂相依傍是也。豪富人士之消費能力維繁，無數寄生之人，此輩雖去富甚遠，但頗懼一旦無閒散富人購其貨品，自身將不保焉。所有此等人民，緣於依賴愚者，不合正義之能力也，在道德、智力、審美各方面，俱罹損失矣。

五 教育

方今高等教育，雖非全然，實大都限於富裕人家之子女。誠然，勞工階級之子女，憑藉獎學金而達到大學者固間有其事，不過此等學生通常在進程中必須過分苦攻，以致精力耗損而不克實現其早年之期許。現制之結果，厥爲才能之大大浪費；工資階級父母所生之子女，或在算術、音樂、或科學上具有第一等能力，但此等兒童，頗不易有練習其才智之機會。

尤有進者，教育依舊爲勢利性所染，透至少在英國爲然，在私校及小學中，階級意識之產生，徒所習染，在其學校生活中，蓋無時無刻而不然。且因教育大都受國家管轄，故國家不得不維持現狀，因之必須盡其力之所及，以抑制青年批評才能，而使隔離「危險思想」。吾人必須承認，凡此皆爲在任何不穩定之制度中所不可免者，而在俄國之狀況尤較在英在美爲劣。然而社會主義制度雖於多年後或可臻充分穩定之境，可以不畏批評，但此種情形在現今資本主義政體中，則鮮能實現，除非建設一奴隸國，其中工人全然不受教育則可。因之，非待經濟制度變更以後，不克期望現在教育制度中之缺憾能以匡救耳。

六 婦女之解放與幼兒之福利

晚近雖於婦女狀況之改進多所致力，而已嫁女子之大部分在經濟上仍然依賴於其夫。此種依賴在種種方面俱較工人之依賴雇主爲尤劣。被雇者可以辭工也，而此舉在爲妻者則甚難；且持家治事權極辛勤，亦不能索金錢之報酬。此種狀況持續一日，即一日不能謂

已嫁女子對於男子有絲毫接近經濟平等之處。若無社會主義之建立而欲觀茲事能有匡正之法，良屬困難。必要之義為：兒童費用應由國家擔任而不由丈夫擔任，既婚婦女除在哺乳期及妊娠後期而外應在家庭以外工作以謀生計。是則有需於建築上之幾許改良（在本書中，前已有一文論及，）與夫育嬰園之設立。此舉對於兒童將為一大恩惠，有如對於其母者然，蓋以兒童所需要之空間、光線、飲食諸條件，在工人家庭中為不可能者，在育嬰園中則能以廉價設備之也。

苟無完全社會主義，此類對於妻之地位及幼兒養育之改良亦屬可能，且已有規模小而不完全者到處施行矣。不過，若非以之為社會一般經濟改革之一部分，則不能充分完滿的實施耳。

七 美術

由於施行社會主義而在建築上所期望之改良，予業已論述之矣。繪畫在昔時伴隨而

又裝飾宏敞之建築若世人舍污穢之獨居而慕公共之華麗則此景可以復睹。獨居之習蓋為世人與鄰里爭勝之憂懼心所引起者也。近代電影藝術有無數之可能性實不克發展，是為製造者之動機屬於商業化之故；事實上多數人意見以為蘇聯已達到實現此等可能性之最近地步。文學從商業動機所罹損失若何，作家無不知之；一切有力之著作幾皆觸怒一羣之人，因而銷數為之減少。如欲作家不以版稅估量其自身之價值，其事甚難，而當劣著反獲優厚金錢報酬之時，欲世人製作佳品而甘居貧困，必有賴於品格之非常堅貞矣。

茲有不可否認之事，即社會主義或竟使事態愈益惡化是也。因出版之權將為國家專有，國家頗易施行苛刻之檢查。如對於新改制之反對一日不已，此事幾於不可一日避免。然及其過渡時期既終以後，當可盼望國家因實質關係所不願承接之書籍亦可予以印行，假使著作人認為值得以額外工作支付其費用者。因工作時間將甚短促，此層當不致過分難忍，不過作者苟非極端深信其著作包含若干有價值之實質者，頗足為之氣沮。最重要者，書之得以發行須為可能之事，但非謂其必須易如反掌耳。今之書籍，數量之優正不亞於品質。

之細也。

八 不生利之公共事業

溯自文明政治開端以來，即承認有若干事件必須舉行而不能委諸利潤動機之胡亂處理者。此中最重要者厥為戰陣之事：縱彼極端相信國家事業不能得力者，亦不致建議國防事業應招私人包辦。然而尚有種種其他事項為公共當局所認為必須舉辦者焉，如道路、海港、燈塔、城市中之公園等等皆是。社會的活動之一大部門，在近百年中興起者，公共衛生是也。初時，狂熱主張放任之徒頗加反對，結果則具有實用之理論壓倒一切。向使私營之理論始終得人附和，則圖財致富之各種新鮮花樣俱成可能實行之事。患時疫之人可走商廣告經理，為之散布傳單於鐵路公司，戲院等等場所，謂其意圖就死於各家地產之上，設非以巨金給其孀妻也者。然而已有法律決定：停船檢疫與夫病人隔離之事不得任聽人民自願與否矣，以利益關乎大眾而損失屬於個人也。

公共事業數目與種類之繼續增加蓋爲過去百年中特色之一其中之最重大者當推教育。在此制由國家普遍實行以前，其時所設普通學校及大學有種種不同之動機。有宗教的設置，始自中古時期，有通俗的設置，如法蘭西學院 (the Collège de France) 爲文藝復興時代開明之君主所設者；更有慈善學校，爲優待貧人而設。凡此皆非圖利者也。然亦有爲圖利而設之學校焉：如杜塞爾斯書院 (Dotheboys Hall) 及撒冷學塾 (Salem House) (註二) 卽爲此類中之榜樣。現今依然有爲利而設之學校，雖有教育長官防止其仿效杜塞爾斯書院之模範，而此等學校頗易倚賴其紳士性質，而不倚賴教育造詣之高等標準。就大體言之，利潤動機影響於教育者甚微，故教育尙屬不惡耳。

公共當局有時縱不實施其事而認爲有管轄之必要焉。路燈設備可由民營之公司擔任，但不論有利可獲與否皆須爲之。房屋可由私人企業建築，但建築物則受法規之支配。以此事論之，現在一般人認爲應有更嚴格之章程。單一性城市設計，例如克利斯托斐·楞爵 (Sir Christopher Wren) (註三) 爲大火災後之倫敦所計畫者，可以免除陋巷及四

郊之醜形穢狀而造成近代城市之美麗、衛生、怡情諸優點。茲例足爲在今日活潑流動之世界，中反對私營企業之理論作另一佐證。今者認作單位之區域，其面積甚大，縱最巨之財閥亦無力經營。例如倫敦必須視爲一個整體，因其中大部分居民寢處在一地段而工作又在別一地段也。有若干重要問題，如聖勞勞斯 (the St. Lawrence) (註四) 水道之類，且涉及緋延兩國各地之廣大利益；在此等事例中，雖單獨一國政府尙不能籠罩充分之面積。人民、貨物及動力之輸送，成能較昔時爲易，所成結果則爲小地方之自給性已遜於以馬匹爲運輸最捷方法之日。發電所現在獲得甚重要之地位，假使委諸私人之手，竟可成立一種新式虐政，有如中世紀貴族在其堡寨中肆虐之狀。向使發電所有盡量擷取獨佔利益之自由，則倚賴此發電所之大衆必不能有可忍之經濟穩定性，是爲顯然之事。貨物之移動依然使吾人有賴於鐵路人之移動已有一部分重複倚賴大道。鐵路與汽車使城市間之阻隔歸於廢除，而飛機之於國界則有同樣之效果。由此之道，則日益擴大之面積單位，牽連日益加廣之公共管理，因發明之進步而益繼續增加其必要矣。

九 戰爭

現在予欲論述關於社會主義最後最有力之理論，即弭戰之需要是也。戰爭之可有性或戰爭之傷害力可視為當然之事，不必贅述以免費時。茲所討論，限於兩問題：（一）現在之戰爭與資本主義相連結，其危險將達如何地步？（二）社會主義之建立將解除此種危險至如何地步？

戰爭創始於上古，雖其原因大都恆屬於經濟性質，但最初之發生並不由於資本主義。戰爭之在往昔，有主要原因凡二：君主個人之野心與強盛部落或民族之擴大冒險性是也。戰役如七年戰爭（the Seven Years War）（註五）者，則顯示兩種特點：在歐洲為繼承問題，而在美洲與印度則為民族間之衝突。羅馬人之征伐大多緣於將帥與其部曲方面之個人直接金錢動機。遊牧民族，如阿剌伯人，匈奴，蒙古人類類因原有牧場感覺不足之故，猝然興兵攻伐。且在一切時代，苟非君主能堅定其意志（如在中國君主時代及後羅馬帝國

時期，則因精強之男子自信勝算可操，樂於耀武，而爲之眷屬者復因其勇敢而崇拜之，遂使戰爭易於釀成。雖自上古起始以來，戰爭之經歷已甚長遠，而此等古代動機至今尙存，是爲阻止戰願望者所必須記憶者也。惟有國際社會主義足爲反戰之完全保障，但所有重要文明國家中之國家社會主義亦將大大減少戰爭之可能性，如予之所欲述。

今者傾向戰爭之冒險動機雖然存在於文明各國之一派人民中，而滋長和平願望之動機則較在過去幾世紀中之任何時期大加堅強。世人由於慘苦之經驗咸知前次大戰竟未能爲勝利者致佳運。世人皆知下次戰爭頗可造成平民之生命重大損失，就其數量言之，以往任何時代莫之與京，就其強烈程度言之，自三十年戰爭 (the Thirty Years War) (註六) 以來無與比倫；尤知此種損失恐絕非限於一方面而已。人民深懼重要城市可化爲坵墟，而整個大陸且文化蕩然。英人尤曉然於積久不患侵略之形勢今已失去。此等思考在大不列顛造成熱烈之和平願望，而在大多數其他國家亦造一類之情感，不過其濃厚之度或者稍遜耳。

現今和平
願望之切

既有如是種種之情形，胡爲猶有戰禍將臨之危險耶？其近因自然爲凡爾賽和約之苛刻，及隨之以起之德國黷武的國家主義。不過另一戰爭之結果或竟產生一種和約，其苛刻竟有甚於一九一九年所訂者，此其影響又引起敗北者一方面之更惡毒的反動。永久和平不能產自如此無了無休之軒輊遊戲（*yo-yo game*），但僅可產自國與國間仇恨原因之消除。在當今時代，此等原因大都存在於幾派人民之經濟利益中，故欲使之消除惟有出於經濟上之根本改造。

今舉鋼鐵工業，爲經濟勢力促進戰爭之途徑示其最要之例。主要事實爲：緣於近代技術之故，每噸之製造成本在大量生產中較之在小規模生產中爲低。因之，銷貨市場相當廣大者則有利潤，否則無有。美國鋼鐵工業因本國銷場遠過於其他各國，是以除於必要時阻撓海軍縮減計劃而外，迄無關懷政治之需要。但德法英各國鋼鐵工業所佔之市場則皆較其技術能力所需要者爲小。若等自然可以合併之方法獲得種種優勝，顧此點復有經濟上反對理由耳。鋼鐵之大部分需要與戰爭之準備相關，故整個鋼鐵事業實賴帝國主義與各

國軍備之增加而獲利。尤有甚者，則法之鐵廠聯合會 (the Comité des Forges) (註*) 與德之鋼鐵托辣斯兩者俱盼以戰爭壓倒其勁敵而不欲與若等均分利益；且以戰費大都落於他人之身也，彼等計其結果，在金融上自身尙屬有利。或者彼等誤矣，然而在勇毅，自信而醉心權力之人物蓋亦自然易有之錯誤耳。極重要之魯爾鑛區，在領土關係上昔屬於德而今隸於法；此種事實既增加兩大羣之敵愾，又長此供作戰爭效果之提醒物。自然，德人侵犯之勢較甚，以法人業已享用前次大戰之勝利品也。

鋼鐵工業與其他利益相同之工業，若在人民心情中無堪資依賴之衝動而欲使龐大之國家順從其意向者，自然爲不可能之事。在法，在英，若等可依賴於恐懼心，在德可依賴於反抗不公平之憤怒心；此等動機在雙方俱屬完全有力。然對此種情事若能加以寧靜之思考，則雙方顯然將見及公平之合約足令人人愉快有加也。德人何故應繼續遭權不公平之待遇，固無充分理由，然不公平待遇若經取消，德人亦更無任何合理之口實以表現忿然之態度而激起鄰邦之恐懼矣。乃每逢致力以求平靜以求合理之際，輒以宣傳橫阻其間，其

所托之形式則為訴諸愛國主義與民族榮譽。今之世界，狀如酒徒渴盼後改，而環繞之好友咸獻佳釀，故而永蹈舊轍矣。在此例中之所謂好友者乃從彼酒徒之不幸嗜好中國利者也。是則彼改習之第一步須為屏此輩而去之。近代資本主義之能被認為戰爭原因者乃僅以此種意義而言；此點非即原因之全部，然實為對於其他原因之主要刺戟品。向使此物不復存在，則是項刺戟品之消失將使人類迅速睹及戰爭之荒謬，而着手於公平之合約，於是將來戰爭之發生當為未必能有之事。

今欲解決鋼鐵及其他利益相同各工業所呈露之問題，其完全而終結的方法僅能得之於國際主義中，亦即謂，僅能得之於是等工業之聯合經營，而以代表相關各國政府之一個當局主持之。但在各個重要工業國施行國營制度或足消除戰爭之迫切危險。因鋼鐵工業管理之權若在政府掌握中，而政府又為民主的，則所以指導之道非着重於一業利益而着重於民族利益矣。在公共財政損益對照表中，鋼鐵業因社會其他部分受犧牲而獲得之利潤將與別方面之損失抵銷，且以個人進款不復隨單獨一種工業之盈虧為起伏也，遂無

人懷抱任何動機圖犧牲公衆以促進鋼鐵業利益矣。鋼鐵出品之緣於擴充軍備而增加者將見其爲一種損失，蓋因分配於民衆間之消費品供給量將爲之減少也。若是，則公私利益於以調和，而運用欺騙式宣傳之動機亦將消滅。

關於吾人曾加研考之其他弊害，社會主義將以何道匡救之，茲再略加論述。

利潤之追求原爲工業上之引導動機，欲取消之，必以政府之設計爲代替。政府雖亦難免計算之錯誤，然因政府將有較爲完滿之智識，其致誤之可能性當較私人爲少。昔者橡皮價高之時，凡能種植橡樹之人無不廣爲培植，以致不數年後價格慘落，於是認爲必須訂立合約限制橡皮產量矣。中心機關擁有一切有關之統計，故能防止此項誤計。雖然，不能前知之原因，如新發明之類者，可使極精密之預算爲之失其真確性也。遇此類情形，則將施用新法之過渡期間改爲漸進，俾整個社會獲益。至論及隨時被解雇之諸人，在社會主義下將可採用種種計畫，而現時緣於失業之恐懼及被雇者與被雇者之相互猜疑，則無採用之可能。當一種工業日即衰微而另一工業正值發展之際，較幼之青年可自衰微工業中抽撥之而

以下論區
救其他弊
害之道
防止計算
錯誤及救
濟失業之
道

安適與閒暇之分配

經濟不穩定性之存在

社會主義國家將停止侵犯性軍事主義

使轉受訓練於發展之工業中。大部分之失業可以縮短工作時間之方法防止之。人有不能得工作者，仍將支給工資全數，絕不稍減，因其人之所以獲酬為其情願工作也。在工作必須強迫之情況下，將以刑法強迫之，而不藉手於經濟之制裁。

安適與閒暇兩事之結算將委諸設計人員之手，所以終竟乃係委諸平民之票決。設每人一日工作四小時，人類安適將較之每人五小時為減。吾人可盼望種種工藝上之改進一部分將用以供給人類更大之安適，而一部分供給更多之閒暇。

經濟之不穩定性將不復存在（除非在戰爭危險仍不能免之情形下），蓋以凡非犯罪之人皆將有薪資之收入，而子女費用又將為國家所擔任也。為妻者將不依賴其夫，而兒童亦不致以其父母之無能而罹嚴重痛苦。在經濟上此一個人依賴別一個人之狀況將不復有，但一切個人俱依賴國家耳。

向使社會主義行於若干文明國家而不行於其餘各國，則依然有戰爭之可能，而此種主義之充分利益將不能實現。然而予則以為確可假定：凡採用社會主義之國家俱將停止

其侵犯性軍事主義，而僅僅以純正態度關心防禦來自別國之侵犯。若社會主義既經通行於文明世界，則傾向大規模戰爭之動機殆將不復有充分力量以壓服崇尚和平之顯著理由也。

予今重言以申明之，社會主義者，非僅僅為無產階級而設之學說也。其防止經濟之不穩定性也，計在增進一切人之幸福，惟少許極富之民不與焉；使社會主義而能防止第一等大戰如予所確信者，其增進全世界之福利蓋無限量矣——因彼少數實業大王切信可因另一大戰而身受其利者，所憑藉之經濟理論雖可使若等見地貌似合理，其實若等之信念乃為一種誇大狂之愚忘誘惑耳。

社會主義之為制，利益如是其溥而了解如是其易也，尤有甚者，則其制為現在經濟制度顯然的崩潰所獎進，為全世界戰禍之迫切危險，所獎進也——豈真如共產主義者所斷言，謂此種制度祇有呈獻於無產階級分子及少數知識分子始能得其信服，對於其他一切人士則不然歟，謂惟有憑藉流血的，破壞的，結果難料的階級鬭爭此種制度乃能得以實行

社會主義
為一切人
謀幸福

社會主義
無涉於宗
教亦不致
造成恐怖

歟？以予而言，知此說不可置信。社會主義在幾許要點上與古代習慣相反，所以觸起有推進力之反對，此層僅能漸漸克服之。而在反對者之心目中，社會主義成爲與無神論及恐怖時代相關聯之物。社會主義無與於宗教之事也。社會主義爲經濟上之學說，而社會主義者可爲基督教徒或回教徒，佛教徒或婆羅門教徒，在論理方面絕無矛盾。至論及恐怖時代，晚近嘗有多數恐怖時代出現，多半屬於反動方面，而每值社會主義爲反抗此種事態而來臨之際，世人輒畏其將繼承前者之殘酷焉。不過予深信在自由思想自由言論尙能相當見容之各國中，社會主義者之事，若以熱情與耐性相合而行之，當能多所表現，達到悅服大多數民衆之地步。逮乎彼時，設若彼小部分人民違法訴諸武力，則大部分當然將以武力鎮壓叛徒。但前此勸導工作若經充分實施，則叛亂之無成功希望當甚顯然，雖極端反動派亦將不欲嘗試，或者，若輩竟至妄動，則擊敗之也亦必甚易且速，直使恐怖時代無機會可以出現。若勸導既屬可能而大部分依然未被說服，則訴諸武力便爾不宜；若大部分已被說服，其事即可付諸民主政治之通常動作，惟不法之民企圖叛亂者則當另行處理耳。此類叛亂之勘定應

爲一種政策，與任何國之政府所當執行者相同，且社會主義者所有訴諸武力之機會正不多於民主國中合乎憲法的黨派之所有。況社會主義者苟有武力操於掌握，其得之也亦惟出於前此之勸導工夫耳。

社會主義
在民主政
治國家之
發展

在少數各界中，有慣常之辯論，謂社會主義在某一時期原可用政治宣傳之普通方法使臻確立，然而法西主義之興起現已使此點爲不可能。就樹立法西主義政府之各國而言，此說自屬確實，蓋以合乎憲法之反對已絕無可能也。但在法國、英國、美國則不然。在法與英，俱有勢力甚大之社會主義黨；在英國與美國之共產主義者，以其人數而言，殊不足道，日若等亦無成功之徵兆。此輩人數之少，恰足與反動派以援用溫和壓服手段之口實，不過此等壓服手段不甚可怖，未足以阻止英國工黨（the Labour Party）之復振或美國急進主義（radicalism）之發育耳。社會主義者在英國之迅將成爲大多數實去可能不遠。其時若輩在實施政策之際將遭遇困難，固屬無疑，而其尤爲怯懦者或欲以此等困難爲延擱之口實，是亦謬矣；蓋勸導之進行以漸，爲勢所不得不然，最終之過渡於社會主義則必須迅速而

疾驟耳。不過至今尙無良好理由可信合法之方法將致失敗，更乏適當理由可信任何其他方法有較佳之成功機會。反之，每有一度訴諸非法暴力之舉，輒助成法西斯主義之滋長。不論民主政治有何弱點，惟有憑藉此政體，惟有依賴平民對此政體之信仰，社會主義方可希冀奏功於大不列顛或亞美利加。任何人士，苟削減民主政治之信仰者，是爲有意的或無意的增加法西斯主義之可有性，而非增加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之可有性也。

(註一)比利時國王一八六五—一九〇九(一八三五—一九〇九)王號爲剛果自由邦之首領，剛果於一九〇九年爲比所併。

(註二)杜塞爾斯書院在迭更斯(Mickers)滑橋外史(Nicholas Nickleby)中爲約克郡(Yorkshire)之一學校。撒冷爲一城市之名。

(註三)英之建築家(一六三二—一七二二)。

(註四)在英屬北美之大河，一部分與美國交界。

(註五)七年戰爭自一七五六至六三年，其結果則普魯士勝特別大帝戰勝奧俄是也。同時新大陸英法殖民地有七年戰爭，英捷而英法在印度之勢力衝突英復占勝利。

(註六)三十年戰爭(一六一八—四八)乃因斐迪南(Ferdinand)皇帝宗教的偏執而惹起之新舊教國間一般之戰爭。

(註七)法國此種組織創設於一八六四年，為國家所直轄，集中鋼鐵之經營而分配其銷路。

八 西方文化

人之自視其文化也，欲求觀念之準確，信非易事。達此目的之明瞭方法有三：曰遊歷，曰史籍，曰人類學，而予之所欲論述，蓋為綜是三者之所指示，顧三者之中，對於客觀狀態裨助之大，無一能如其所見於表而者也。遊歷家僅見及感覺興趣之事物；例如馬可·波羅 (Marco Polo) (註1) 絕未注意中國女子之小脚是也。歷史家則依其成見所產生之種種模型安排事實；羅馬之衰，各種不同之意見，歸咎於帝國主義，基督教，瘴疾，離婚，移民入境，諸端——最後二端在美國乃一為牧師之愛物，一為政治之愛物。人類學家選材敘事則又依其所生時代流行之成見。吾人居居者，知野蠻人之情狀乎？盧梭主義者謂其人慷慨，帝國主義者謂其人兇殘；具宗教意志之人類學家謂其人善良，慣於家庭生活，而主張改革離婚法律者謂其人實行自由戀愛；夫累瑟 (Sir James Frazer) (註11) 謂其人恆毀壞神像，而其他之人謂其人恆碌碌於入教儀式。總之，野蠻人好施助於人，凡人類學家理論上之所需要，

彼無不實行之，供給之缺點之多雖如此，遊歷，史籍，及人類學究屬至善之方法，吾人必須善用之。

首當研究者，文化爲何？予謂，文化之最主要特徵爲「遠慮」(Forethought)，是實人與獸，成人與孩童重要區別之所在。惟遠慮乃量的問題，吾人依據各民族各時代所表遠慮之量，即能辨別其民族其時代文化之高低。且遠慮又可有近乎準確之測計也。予決不謂一社會之遠慮平均量與利率爲比例，蓋此種見地不過爲或可擁護之見地耳。然而吾人可主張：關於任何動作之遠慮程度乃依三要素而測得之：現在之痛苦，將來之快樂，及兩者時間上之距離是也。是即，遠慮量之求得由於：以將來之快樂除現在之痛苦再以其時間上之距離乘之也。然而個人之遠慮與團體之遠慮其間有差別焉。在貴族政治的或富人政治的社會中，能忍現在之痛苦者爲一人，而享受將來之快樂者爲別一人。是則使團體之遠慮成爲較易之事。在此種意義上，工業主義之一切特徵的作爲顯示高度之團體遠慮：彼築鐵路者，建海港者，或造船艦者，其所爲之事，利益之收穫惟在累年以後耳。

誠哉，近代世界中，未有一人表示其遠慮之大如古埃及及人保藏屍體之法者，以其法乃抱萬年復活之見地也。茲事令予思及文化上之另一主要原素，即智識是也。根據迷信之遠慮，雖可產生思想上之習慣，足爲真實文化發育之要素，但不得以完全開化論。例如，清教延緩快樂於來生之習慣固確然使工業制度所需之質本易於貯積也。由是，文化之定義爲：「由於智識與遠慮連合而成之生活狀態。」

在此種意義上之文化，發軔於農業，及反芻動物之馴養。直至甚近之時代，農業人民與牧畜人民之間恆有深刻之畛域。吾人於創世記 (*Genesis*) 第四十六章三十一至三十四節中，閱及以色列人 (*the Israelites*)。因埃及人反對牧畜事業之故，祇得棲止於歌珊地 (*Goshen*) (註三) 而不能進居埃及本部之情形。『約瑟 (*Joseph*) (註四) 對其衆弟兄，對其父之全家稱：予須往告法老 (*Pharaoh*) (註五)，謂吾之衆弟兄及吾父全家昔在迦南地 (*Canaan*) (註六) 現來至我處，諸人皆牧者，向以飼養牧畜爲業；此行攜其牛羣羊羣及一切所有以俱來。』埃及老召爾等垂詢，汝等以何爲業，爾等當答：爾之奴僕素以飼養家畜

爲業，自幼迄今，自吾等以及吾祖宗皆然；於是，爾等可居於歌珊地；緣一切牧人皆爲埃及人所厭惡也。』從傳道師羽克 (Yvariste Regis Huo) (註九) 遊記中，可知漢人對於遊牧之蒙古人具有同樣態度。總之，農業部族自來恆代表較高之文化，而與宗教有較多之關係。然而家長之牛羣羊羣對於猶太教大有感化，由是，復感化及於基督教。該隱 (Cain) 與亞伯 (Abel) 之故事 (註八) 乃一段宣傳，其意在表示牧人較農人爲善良。不過，直至最近時代，文化大都皆依據農業焉。

上所論述，於西方文化所以異於其他各地，如印度，如中國，如日本，如墨西哥者，尙未研考。實則在科學勃興以前各地之差異較後此時期爲特少。科學與工業制度爲現在西方文化之特殊標記；但予願首先研討吾人文化在工業革命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註九) 以前之實況。

吾人苟追溯西方文化之起源，則可見其得自埃及及巴比倫者大都爲各方文化之特徵，不僅爲西方特殊之點。特殊之西方性質始於希臘人，希臘人者，發明演繹推理之習慣及幾

科學勃興以前各地文化差異甚少

文化上之西方特性始於希臘

何學者也。希臘人之其他成績，或性非特殊，或已在歐洲黑暗時代（the Dark Ages）中歸於消滅。在文學上與美術上希臘人或嘗居於優越地位，然而與古代其他各民族究無大異。在實驗科學方面希臘產生數人，其中之阿基密提（Archimedes）（註十）對於近代方法實著先鞭，故尤著名，惟此輩人物未造成一學派，一傳統習慣耳。希臘人對於文化上特殊而卓越之貢獻厥為演繹推理法與純粹算學。

雖然，希臘人在政治方面殊為無能，微羅馬人之優於統治才能，則其所貢獻於文化者或早經湮沒矣。羅馬人發見憑藉文官制度及法律體系以進行廣大帝國政府之方法。在以前各帝國，一切政事無不惟國君一人之銳氣是賴，而在羅馬帝國，其皇帝儘可為法官衛卒所弒，虛位以求繼君而政府之機械絕鮮擾亂——其擾亂之微實際幾似現今普通選舉之現象。羅馬人似曾創造摯愛非個人的國家之德性，與忠於元首個人者相反。誠然，希臘人亦高談愛國主義，顧其政治家則甚腐敗，幾於人人在其任職期內接納來自波斯之賄賂。羅馬人對於國家之熱愛觀念是為西方產生穩固政府之要素。

完成近代以前之西方文化者，猶有必要之一事，即政府與宗教間之奇特關係是也。茲事在宗教方面起於基督教。基督教本來全無政治意味，其興起於羅馬帝國之中，不過為喪失民族及個人自由者之安慰劑耳；斯教承接猶太教中對於世間統治者施行道德懲罰之態度。在君士坦丁大帝以前之時期，基督教已組成一種團體，教徒之矢忠於此團體也。較之對於國家為尤甚。迨羅馬傾覆，基督教會遂收取猶太、希臘、羅馬各文化中已經證實為最要之部分，綜合為一體而保存之。由於猶太人之道德熱情而有基督教之倫理教訓；由於希臘人之愛好演繹推理法而有神學；由於羅馬帝國主義之榜樣及法理學之榜樣而有教會之集中管理與教會法規之體系。

高級文化中如此種種原素，在一種意義上雖經保存終乎中古之世，實則其留存之情形大致屬於潛伏者為時甚久。且西方文化在當時並存者之中實非至優無以復加者；回教徒與華人即優於西方者也。予謂西方之所以發軔於如是迅速向上之程途上者，其故殊不可解。夫對於萬事惟經濟原因是求者乃現代之習俗，不過根據此種習慣之解釋勢必失之

過於輕易耳。譬如，僅僅經濟原因必不克說明西班牙之所以衰微，緣此事原因屬於褊狹之量與愚闇之性也。經濟原因亦不能說明科學之物興。通常之例則爲：文化而不興優越之異類文化相接觸者必日即衰微。人類史上僅有極少之時期，世間僅有極少之地域，有自然之進步發生於其中。當埃及與巴比倫發展書法及農藝之時，必曾有自然之進步矣；希臘之有自然進步也互二百年；自文藝復興以還，西歐俱在自然進步中矣。然而予則謂：在此等時期此等地域，其一般社會狀況曾無以使此時此地異於絕未發生進步之其他種種時期地域耳。予不能避免如下之論斷，即謂：進步之偉大時代恆恃才能卓越之少數人物。種種社會的政治的條件自爲若輩奏效所「必需」，惟非即此「已足」，蓋往往此等條件一一存在，徒以無卓越人物，遂無進步發生焉。向使開普勒、伽利略、牛頓諸氏不幸幼年夭折，則吾人今日之世界較之十六世紀之世界其懸殊程度必大大減少矣。與此相連之教訓則爲：吾人不能認進步爲可保必然之事；苟出類之人物偶不產生，吾人必然墮落而陷於拜占庭之停滯狀態（*Byzantine immobility*）中。

代議政治
爲出自中
世紀之重
要事件

四方文化
中之政治
凝聚力

有至爲重要之一事應歸功於中世紀者，代議政治是也。此制之所以爲重要，以其爲首創之制，使一廣大帝國之政府在人民視之似出於人民自己之選定也。凡斯制奏效之處莫不有極高度之政治穩定狀態。雖然，代議政治非適於地球上一切地方之萬能藥劑，已爲近時顯著之事。實則斯制之成功似大概限於英語國家及法蘭西。

雖然，由於種種方法構成之政治的凝聚力已爲西方文化之特殊標記，正與其他地域之文化相反映焉。是則大都得之於愛國主義，愛國主義者，雖導源於猶太人之特殊熱心 (particularism) 與羅馬人對於國家之摯愛，實則爲近代之產物，始於英人之抵禦西班牙艦隊 (the Armada) (註十)，而在沙士比亞中首次宣發於文學者也。政治的凝聚力之大都根據於愛國主義者，自宗教戰爭終結以來，在西方始終繼續增進，現則猶在迅速增進中。在此一點，日本已自證其爲非常伶俐之學徒。往昔之日本有封建制度之好亂諸侯，類於英國諸侯在玫瑰戰爭 (the Wars of the Roses) (註十一) 時期騷擾國中者然。但自鎗礮火藥隨基督教傳道師之船舶輸入日本以後，日本之將軍 (Shogun) 遂藉利器之助莫

社會凝集
力之加強
由於戰爭
技術之變遷

新道德觀
念之孕育

定國內治安；而自一八六八年以後，日本政府憑藉教育與神道教（Shinto）之力，已奏功效而造成新民族，其整齊，其剛毅，其團結，俱不亞於西方任何民族。

近代世界中社會的凝集力之所以更為堅強，多緣於戰爭技術之變遷，而所有此等變遷，自火藥發明以來，俱趨向於增加政府權力之一途。此種程序似絕未終了，惟因有新要素之滲入，致形成複雜之象：以軍備上之軍用品依賴於實業界工人者日益加甚，故各國政府之必須求得人民中巨大黨派之扶助亦日益加切。茲為屬於宣傳技術之事，可信各國政府在最近之將來對此當造成迅速之進步。

歐洲最近四百年來之歷史，乃與興衰同時並見之歷史；天主教所代表之舊式綜合（synthesis）之衰退，與向以愛國主義及科學為根據之新式綜合之興起是也，惟此新式綜合者現仍甚不完備耳。若謂科學的文化移植於不具吾人前件（antecedents）之地域，必可有同樣形態如在吾人之中者，是為不能臆斷之事。接合於基督教與民主政治上之科學，較之接合於祖先教（ancestral worship）與君主專制制度上之科學，可產生迥不相

同之影響。對於個人之尊重心乃吾人得之於基督教者，惟科學之對於此種情感則全然無所左右。科學本身絕不以任何道德觀念獻與吾人，故將來有如何之道德觀念起而代替出自因襲之舊者殊不可必。因襲之習俗變化甚緩，而吾人之道德觀念大都仍爲適於工業時代以前之舊者；惟冀其長此無改則不能耳。人類將漸次具有膾合於物質習慣之思想，與夫不背於工業技術之理想。現在生活方法變遷之速度視以前任何時期俱大爲加捷；最近百五十年間世界之變遷有過於以前之四百年。向使彼得大帝 (Peter the Great) (註十三) 能與哈謨拉彼 (Hammurabi) (註十四) 交談，則二人必深相了解；然而二人之於近代財閥或實業大王則俱不能了解矣。事之可異者，近代之新觀念幾無不工藝化或科學化。科學扶掖新道德觀念之發育僅始於執近之時，而開端於解放仁慈，出之迷信的倫理信念桎梏中。凡因襲法典規定以痛苦加之於人民者（例如，禁止生育節制），雖有較爲仁愛之倫理學說反被視爲悖乎道德矣；因此世人之容許智識感化其倫理者，無知之徒反指爲惡行。雖然，以深切依賴於科學之文化如吾人之文化者，謂其對於可能大量增加人類幸福之智識形

態終將加以有效之阻止者乃甚不可必之事也

夷考事實，吾人因襲道德觀念或為純粹個人主義化，如人格神聖之觀念，或僅適宜於至小之團體，較之近代其重要性之團體其小懸絕。近代技術對於社會生活上最特異影響之一為：人類動作組成龐大集團，其範圍之廣大直可使某甲一人之行動往往對於極為疏遠之一組人士大有影響，緣某甲所屬之集團與此輩有合作之關係或抵觸之關係也。微小團體，如家庭之類者，正逐漸減低其重要性，於是有一僅存之偉大團體，尚不為因襲道德所忽視者，即民族或國家是也。結果則為：當代有效之宗教，除純粹因襲性質者不論外，厥為愛國主義耳。平常之人咸樂為愛國主義而犧牲其生命，而感覺道德責任之無可諉卸致視叛國行為為不可能之事焉。

主張個人自由之運動，為起自文藝復興以迄於十九世紀自由主義之整個時期之特徵，將因工業主義加強社會組織之故而告停頓，似非不能有之事。社會所加於個人之壓力，在新形態之下，將逐漸加大而與野蠻社會中相若，殘假民族將日益以羣衆功業自翊而不

以個人功業自豪。是在美國爲已然之情形；其所誇耀者，爲摩天大廈，宏壯之車站，橫江之巨橋，非詩人，美術家，或科學家也。同樣之態度充溢於蘇維埃政府（the Soviet Govern-ment）之哲理中。誠然，在斯二國中，依然有對於獨特英雄之想慕；在俄國，獨特之榮譽屬於列寧；在美，屬於運動家，拳術家，與電影明星。顯是二例中之英雄或已沒世，或則卑瑣，而當代之重大工作於是乃不與卓越人物之名氏相聯矣。

夫考慮有無高貴事業能由羣力成就而不由於個人之力，且考慮如是之文化是否能具最優之氣質，乃一有趣味之思辨也。予意，此一問題殊不能倉卒置答。在美術事業與智力事業兩方面，通力合作之結果必優於往昔個人之所爲，蓋爲可能之事。在科學上，已有一種趨勢，主張工作室與實驗室相聯繫而不與個人相聯繫，此種趨勢若更加顯著，或有裨於科學，以其促進合作也。惟若不論何類重要工作俱爲羣力是向，則對於個人必將有所剝奪；個人將不復能堅持自我主張如天才人物以往之恆態矣。基督教道德於是加入此問題內，惟在通常所設想之相反意義中耳。通常，以基督教提倡利人主義與愛鄰道德之故，認爲反個

人主義的。然而，是則爲心理學的錯誤。基督教實訴諸個人靈魂，而著重個人救濟行爲者也。人之爲其鄰人盡力，緣於爲正義所當爲而不得不爲，非緣於其人在本性上爲較大團體之一部分。基督教在其本原上，尤以其在本質上，不惟無政治性質，甚至亦無家族性質，因此，其勢趨於造成個人之更爲自克自制過於天之所以成之者。昔者家庭爲此種個人主義之矯正者，惟現在家庭方日即衰微，其往日對於人類本性上之把握，茲已失卻。家庭之所失者，國家得之，蓋國家所依賴者爲生物學上之本能，此種本能在工業制度社會中殊鮮活動餘地。然而自穩定一點觀之，國家仍爲過於窄小之單位。吾人大可祈望人類以其生物學上之本能施諸整個人類，惟苟非全體人類遭遇外患之威脅，如新的疾病或全世界饑荒之類，則茲事在心理學上言之似難見諸實行。此類外患之威脅既不可遺，予覺殊無可爲產生世界政府根據之心理學機械論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也。此外惟有一途，即一國或數國聯合以征服全世界耳。此層頗似在自然發展之路線上，在後此一二百年中或可實現。在西方文化現勢中，科學與工業技術之重要，遠過於一切因襲因素之總和。然而此輩新奇物件

對於人類生活之效用必不可謂爲發展已臻絕頂；世事之推移固遠迅於往代，然其迅捷究不若科學與工業技術之本身。前此在人類發展中之事蹟其重要堪與工業制度之興起相倫比者，厥爲農業之發明，而農業之遍布全球也，需時數千年，隨之傳播者則有一系之觀念與一種生活之方法。農業生活方法即今猶未完全征服世界上之各地貴族階級，此輩抱持微的保守主義，大都仍停滯於狩獵階段中，由吾人競技規則可得其證明。同樣，吾人可逆料農業眼界存留於落後之國家以及落後之人民派別中，猶將歷幾許時代也。

俄國與中
國之工業
眼界

然而所以區別西方文化，或區別其在東方之產物者，非此種眼界也。其在美國，以其無土生農民之故，農業竟與半工業心性相聯繫。在俄國與中國，其政府具有工業眼界，而不得不與巨數之無知農民相爭辯。雖然，就此點論之，所當視爲重要者，爲切記：不能寫讀之人民可由政府之措施加以改變，其迅速且遠過於西歐或美洲之人民。國家授以識字之法並供給適當種類之宣傳，即可領導青年國民俯視前輩，直使凌空而飛之美洲爲之駭異；由是，極完全之心性變遷可於一世以內致之。此種程序之在俄國方在急進之中；在中國亦正發軔。

現在西方文化係以
往原素更
清晰之暴
露

希臘人之
褊狹

是故在茲二國可逆料其將發展一質地純淨之工業化心性，而不難以種種因襲原素，如一向存在於進展較緩之西方者。

西方文化前此變遷之迅速，以及現在變遷之迅速，可使留戀以往文化之人自覺似生存於別一世界中。不過現在時代僅將羅馬時代以來無論如何從未湮沒之各原素，亦即前此始終區別歐洲以異於印度與中國之各原素，暴露之更為清晰而已。銳力 (energy) 也，褊狹 (intolerance) 也，抽象智性 (abstract intellect) 也，皆所以使歐洲極盛時代區別於東方極盛時代者也。在文學上與美術上，希臘人可稱冠絕古今，然其優於中國也，僅為等級間題耳。予於銳力及智性二點所述已多，惟於褊狹一點尙有申論之必要，以其為歐洲之持久特徵有非多數世人所能了解者也。

誠然，希臘人之耽於此一惡習不若其繼起者之甚。然而希臘人固以死刑處蘇格拉底 (Socrates) (註十五) 矣；柏拉圖 (Plato) (註十六) 雖欽崇蘇格拉底，猶主張國家須傳布為柏氏自己所認為虛偽之一種宗教，更主張對致疑國教者加以迫害矣。如是之希特勒式學說

必不爲孔教徒、道教徒、佛教徒所許耳。柏氏之上流文雅氣質，實非歐洲型式；歐洲自來以敏捷好戰著，而不以和藹著。西方文化之特殊標記，殊可於普盧塔克 (Plutarch) (註十七)之西拉叩斯 (Syracuse) 防守記中見之，是役也，西拉叩斯憑藉阿基密提 (Archimedes) 發明之力學機械，蓋堅守至三載之久。

希臘人之
迫害行爲

迫害行爲之一根源，即平民主義之妒忌性，在希臘人中頗爲發展。阿利斯泰提 (Aristides) (註十八)之被貝殼放逐也，以其公正之名足以惱人耳。以弗所 (Ephesus) 之赫拉克來丟斯 (Heracitus) (註十九)非主張平民主義之人，憤激而呼曰：「以弗所人，每一成年之人，當以自縊爲得計，而委其城於稚子；緣若輩嘗擯斥其羣中至善之人，赫摩多拉斯 (Hermodorus) 者，聲言曰：「吾輩中決不願有至善之人，設有之，當使適他所與他人處。」」

現在時代中之種種惡劣形態，多早存在於希臘人之中。法西主義也，國家主義也，軍國主義也，共產主義也，政黨之暗中領袖也，腐化之政治也，希臘人無不有之；更有好爭之鄙氣，以及宗教上之幾許迫害行爲。希臘人中不乏優良份子，而吾人現在亦然；其時猶之今日，頗有一

部分絕佳之份子遭受放逐，幽囚，殺身之禍。希臘文化誠有一超越吾人之確實優點，即警務之寡效使大宗正人君子得以逃遁是也。

歐洲素來用以自別於亞洲之迫害衝動 (Persecuting impulses)，因君士坦丁大帝改變信仰歸依基督教之舉而首次獲得充分宣發之機會。誠然，在最近一百五十年之時期，曾有一短促之自由主義 (liberalism) 時期，惟現在白種各民族正回復於神學之偏執主義，基督徒所承接於猶太人之編執主義也。猶太人最先發明真教無二之觀念，願無改變全世界信仰之宏願，因而僅對不同宗教之猶太人施其迫害。基督徒徒保留猶太信仰於特殊啓示中，益之以羅馬人統一世界之欲望，與夫希臘人對於形而上學精細性質之嗜好。此種結合體遂產生世界上向所未有之極猛之迫害性宗教。其在日本與中國，佛教則安然見容而許以與神道教孔教並存矣；在回教世界中，基督徒與猶太人苟安分納稅者即不受擾害矣；然而遍基督教各國中，對稍違正教者，輒以死刑為尋常之懲罰。

世人有厭憎法西主義與共產主義之編狹者，苟其意非以編狹為違背歐洲因襲慣例，

性之今昔
情形

則予對此等人並無不予贊同之意。吾人中有感覺處於迫害性政府的正道零園內窒塞欲死者，向使生活於歐洲以往大多數時代中，較之在現代俄羅斯或德意志，亦無多勝也。向使魔術能使吾人致身往昔時代中，吾人果視斯巴達有愈於此現代國家歟？十六世紀歐洲之社會遇人民不信巫術之表現者輒處以死，吾人果樂於生活此類社會中歟？早期新英格蘭 (New England) 之情形，吾人能忍之歟，能欽佩彼薩羅 (Francisco Pizarro) (註二十一) 對於祕魯人之殘酷處置歟？文藝復興時期之德國，在一百年中焚殺女巫十萬人，吾人果喜之歟？在十八世紀之美國，波士頓 (Boston) 之領袖教士以薩薩諸塞州 (Massachusetts) 之地震歸咎於避電針之瀆神，吾人果喜其時其國歟？在十九世紀中，教皇派阿斯第九 (Pope Pius IX) (註二十二) 謂：相信人類對於下等動物負有義務乃為異端之事；因而對於動物保護會絕不予以贊助，吾人將同情於其人歟？歐洲雖繞於智力，予則有懼於歐洲自來之情形，除在一八四八至一九一四年之短促時期外，總屬可怖。所不幸者，現今歐洲人正在回向舊轍耳。

- (註一) 威尼斯遊歷家 (一二五四—一三二三) 曾遊歷中國。
- (註二) 蘇格蘭遊歷家著作家 (一七八三—一八五六)。
- (註三) 在埃及國中分給以色列人之腴沃土地。
- (註四) Tereb (雅各或哲科布) 之子希伯來之教長，其父曾給以多色之衣。
- (註五) 聖經中用作諸埃及王之名。
- (註六) 古巴雷斯坦 (Palestine) 之地域，古希伯來人稱爲有希望之地。
- (註七) 法之傳道師 (一八一三—一八六〇) 派至中國傳道。
- (註八) 亞伯爲亞當夏娃之次子，牧羊者也，其兄該隱以耕稼爲業，亞伯爲該隱所殺。
- (註九) 工業革命是從一七〇〇年至一八〇〇年約百年間首先在英國發生的生產組織的變化。法德繼續發生。第一期爲紡織織物等機器之發明，第二期爲鐵工業方面機器之發明。
- (註十) 希臘算學家物理學家 (紀元前二八七—二二二)。
- (註十一) 一五八八年出征英國之西班牙艦隊。
- (註十二) 玫瑰戰爭 (一四五五—一四八五) 爲英國約克皇族及蘭卡斯特皇族兩黨之長期鬭爭。
- (註十三) 俄皇一六八二—一七二五 (一六七二—一七二五)。
- (註十四) 巴比倫王，約在紀元前一九〇〇年前後。

(註十五)希臘之哲學家(紀元前四六九?—三九九)。

(註十六)希臘哲學家(紀元前四二七—三四七)。

(註十七)希臘傳記家(四六?—一二〇?)也。羅馬軍於紀元前二一四年圍攻西拉叩斯，三年而後克之。

設者謂大算學家阿基密德創製奇巧之機器，與該城以有價值之援助云。

(註十八)雅典政治家及大將(紀元前?—四六八?)，稱公正者阿利斯泰。

(註十九)希臘哲學家(約在紀元前五〇〇)。

(註二十)西班牙人(一四七五—一五四一)征服格魯者，事詳前現代之邁達斯篇註三。

(註二十一)教皇派阿斯第九一八四六—七九(一七九二—一八七九)。

四方青年
爲憤世者

俄國青年
不爲憤世
者之故

九 論青年之憤世氣概（註一）

今日之知識青年，憤世之流也，其憤激程度之深，遠過於往昔之情形，凡臨觀泰西各大學之人，皆易爲此種事實所感動。若在俄國，中國，日本，則不然；予信在捷克，在巨哥斯拉夫，在波蘭，俱無如是情形，在德國亦絕非普遍如此，然而在英，法，美三國則此點確爲其知識青年之顯著特徵。吾人若欲了解西方青年所以爲憤世者之故，尤不可不知東方青年所以不爲憤世者之故。

俄國青年之所以不爲憤世者，綜合言之，因若輩接受共產主義耳，且因疆土廣大，有待於開發，需智識之助也。於是青年有一種事業在其前面，若輩深覺值得努力者也。當君等在創造極樂園之過程中，從事於埋設管線也，建築鐵道也，或教授農人以福特索引車（Ford Tractors）之使用方法也，君等固不須思考人生之目的耳。俄國青年男女因此遂富於銳氣而充滿強烈之信念矣。

印度青年
爲憤世者
之故

印度之誠摯青年根本上深信英國之惡劣；由於此一前提，猶之由於笛卡兒之方法（註二），然，可能推出一種哲學體系。以英吉利爲基督教國家也，於是以印度教或回教爲唯一之真正宗教矣。以英吉利爲資本主義國家，爲工業國家也，於是依照相關的論理學家之性質，有以爲人人咸應以紡車紡紗者，有以爲應徵收保護關稅藉以發展本境之工業制度及資本主義，俾作爲唯一之武器以抵抗英人之如此制度如此主義者。以英人之握有印度乃憑乎物質力量也，於是僅以道德力量爲可欽可佩矣。國家主義者在印度種種動作之迫害情形適足以激發此輩誠摯青年之勇氣，而不足以驅之使成爲似若無用之人物。由此之道，居留印度之英國人乃使印度知識青年得免於憤世之病症焉。

在中國亦復有對於英吉利之怨恨情緒，不過較之在印度則低微不少，蓋因英人迄未征服中國也。中國青年之愛國主義與崇拜西洋文明之熱心相銜合，其情形與五十年前日本之通行狀況相同。若等欲求中國人民得爲開通，自由，榮盛之人民，若等計劃其工作以產生此種結果爲依歸。總之，若等之理想爲十九世紀之理想，在中國至今猶未有視爲陳舊

憤世氣概
在中國之
消長情形

日本青年
之光景

西方青年
似乎不相
信一切

之見端。憤世氣概之在中國，往昔乃依隨帝制時代之官僚，而自一九一一年以後尙存於相爭相角擾亂國家之軍事專家中，然在現代知識份子之心性中則不復存在矣。

方今日本青年知識份子之光景與一八一五年至一八四八年間歐洲所通行者無異。自由主義之各種口號依然有力：如議會政治，人民之自由，自由思想，自由言論，皆是也。青年人士爲此種種口號而奮鬥以與沿襲的封建制度及專制政治相抗，已極忙碌而熱烈矣。

凡此熱情，在沈浸世故之西方青年視之，直爲瑣細未成熟之材料耳。彼堅決相信：彼會以公正態度研究一切事物，故已領會一切，而覺察『而按時照臨的明月之下並無奇特事物。』此種見解在老年人之教義中自然有甚多之理由。予則以爲此等理由未能窮問題之根本，蓋因青年在其他環境中又反抗老年人之教義而創造若輩自己之真理也。苟今日西方青年之反抗動作僅憑憤世氣概嘲罵態度，則此種事勢必有幾許特殊理由。青年不獨不能置信於所受之教言，復似乎不能相信其他之一切。斯實爲一種奇異之事態，應加以研究者也。茲先就若干舊理想逐一討論以究其不復能喚起世人舊時傾信心之故。在此等理想

中吾人可列舉宗教，國家，進步，美感，真理，數端。在青年之目光中此等理想之謬誤又安在哉？

宗教——茲事所遭之困難一部分爲智性的，一部分爲社會的。方今才能卓越之士由於智性上之原因鮮有具宗教熱烈信念同於往昔之人，例如托馬·阿奎那 (St. Thomas Aquinas) (註三) 其人者。上帝在大多數近代人物心目中已稍稍模糊，而易於淪爲一種「人事力量」或爲一種「不屬於人類本身而足以促進公道之權力」。雖在信徒，其注重宗教在眼前世界之效用實遠過於注重若輩所自稱深信之另一世界；若輩之確信世界爲上帝之光榮而創造也，殆不若其確信上帝乃係爲改善斯世而設之一種有益的假定焉。若等將上帝隸諸塵俗人生之需要，是置疑於其信仰之真實性矣。若等似以爲上帝猶之安息日然，乃爲人類而設置者也。此外則猶有社會學上之理由證明教會非近代理想主義之基礎。教會以其基金之故，傾心於財產之維護。尤有甚者，教會更與苛刻之道德制度相連繫。種種娛樂無害於青年者，乃禁止之，種種痛苦爲懷疑份子所視爲過分殘酷者，乃加諸其身。予所知者，有若干誠實青年傾心接受基督之教旨；而結果竟反乎正式基督教義，若輩成爲迫

害行爲之被逐者及犧牲者大有類乎以若輩爲好爭鬪之無神論者 (atheists) 然。

國家——愛國主義素爲各時代各地域之一種熱烈信念，至上之人咸能對此信念加以完全贊許。昔者在英國之莎士比亞時代如是，在德國之費希特時代如是，在意大利之馬志尼時代亦如是。方今在波蘭，在中國，亦復如是。此種主義今在泰西各國依然具有絕大勢力。政治、軍備、財政之支出，以及類此之種種，莫不受其支配也。而知識青年則不能承認此種主義爲適當之理想；若輩覺察：愛國主義雖對於被壓迫之民族全然適用，但彼被壓迫之民族一經獲得自由，則昔日英勇的國家主義頓時變爲殘暴之具矣。溯自馬利亞·泰利薩 (Maria Teresa) (註四) 宣稱「非奪取則哭泣」一言以後，波蘭人固嘗受理想家之憐憫者，而輒近則濫用其自主之權施壓迫於烏克蘭 (Ukraine) 矣。愛爾蘭人者，英人施以文化互八百年者也，茲已用其自主之權通過法律，以禁止多數善良書籍之出版矣。波蘭人之蹂躪烏克蘭人也，愛爾蘭人之毀損文學也，兩事之景象實使國家主義似乎雖在小國亦爲不甚適當之理想耳。然而當國家主義來臨強國之時，其理論竟更爲堅強焉。歐戰中人，爲捍

衛其元首所詔示之種種理想而奮鬥，幸而未至喪身者，諸及凡爾賽和約，殊不甚鼓舞有與致。其在大戰中確稱自身爲反抗軍國主義之人者，戰後乃各在其國中成爲領袖軍事主義者矣。凡茲事實已使一切知識青年瞭然於愛國主義爲當代之主要禍源，苟其勢不能緩和，文化將爲之告終也。

進步——此一理想爲十九世紀之理想，在深明世故之青年視之覺其過事塗飾表面。進步之可以數計者必爲不重要之事物，例如製就汽車之數量，或落花生消費之數量是也。真正重要之事物乃不能以數計者，故不適宜於推動人之章法。且近代多數發明品乃趨向於令人愚蠢之一途。予不妨舉無線電，有聲電影，毒瓦斯爲例。昔者，莎士比亞以詩篇之風格測度一代之優美性（參閱莎士著短詩第三十二），不過此種量法今已不合時宜耳。

美感——關於美感，有幾分似覺式樣已舊，而其故則又難言。近代之畫師若被指爲尋求美感者，彼必盛怒。今之大多數美術家似爲一種憤世之怒氣所激動，以致專顧產生重大之痛苦而不供給穩靜之愉快。尤有多種美術，要求世人自處更加嚴肅，過於近代知識份子

之所能及。在往昔亞爾之城邦，如雅典或佛羅稜薩（Florence）之類，其間卓越之市民不難感覺自身之重要。蓋謂地球為宇宙之中心，人類乃創造之目的，彼之城市產生上乘人材，而彼之本身又為其中最上者之一。在如是之環境中，伊十奇（Aeschylus）（註五）或但丁可以領略其自身之歡樂或悲愁。彼能感覺個人情緒之關係重要，感覺悲慘事變值得歌詠於不朽之詩篇中。然而近代之人苟為災難所襲，則覺得其本身不過為統計總數中之一單位而已；過去時代與未來時代展開於彼之前者乃一串慘沒瑣細之破壞毀滅。人之本身略似一高視闊步堪以發噓之動物在寂靜無垠之太空中演瞬時之插戲，於焉呼號叫囂，大驚小怪者也。李爾王（King Lear）（註六）曰：「器小量窄之人類殊無足道，不過為如此窮乏簡單，屈折之一動物已耳。」此一觀念非其所習，以致驅彼入於瘋癲狀態。而此一觀念深為近代之人所習，僅僅驅之使自視甚卑耳。

真理——往代之真理乃絕對的，永久的，超人的。予之自身在少時即抱如是見解而枉費光陰以致力於真理之尋求者也。乃無數仇敵茲已羣起而破壞真理：實用主義（Pragmatism）

tism) 也，行為派 (behaviourism) 也，心理說 (psychologism) 也，相對物理 (relativity-physics) 也，皆是也。伽利略與宗教裁判所所見互異，一則謂地球繞日而行，一則謂日繞地球而動。若等俱以為在此兩種意見之間有甚大之差別，此二人同意之點也。其實若等同意之點即若等共同錯誤之點：其差別僅為文字之差別耳。在往古時代，崇拜真理乃屬可能之事；其崇拜之真誠且確有人類犧牲之實事以為證明。但在今日而欲崇拜單純人為的及相對的真理則甚困難。依據揆定頓 (Addington) (註七) 之說，萬有引力定律僅為測計之簡便慣例耳；較之其他見解其真實性並不過之，猶之米突制之真實性並不超過於英尺英碼也。

自然界及自然界之法則隱藏於黑夜之中；

上帝曰：『任牛頓存在，』而測計方法因之化為簡易矣。

此段格言似乎不甚高尚。當斯賓挪莎 (Baruch Spinoza) (註八) 之相信任何事物也，彼以為乃是享受上帝智性之愛耳。近代之人或與馬克斯同，而相信自身悉受經濟動機之支

配，或與夫拉德 (Sigmund Freud) (註九) 同，而相信：幾許性慾動機爲其信仰冪數定理 (exponential theorem) 之基礎，或爲其信仰紅海動物散布狀況之基礎。在茲兩例中，彼俱不能得斯賓挪莎之贊揚。

綜上所述，皆在理性主義態度中視近代憤世之氣概爲具有智性原因者也。雖然，依照近代心理學家所不憚煩以詔告吾人者，信仰之決定出於理性動機者蓋寡，而不信之決定亦屬如此，不過懷疑論者往往忽視此種事實耳。凡懷疑論之傳播廣遠者，其原因多半爲社會學的而非智性的。重要緣由恆爲無權力者之藉作安慰。握有權力之人則非憤世者，以若輩能實行其理想也。虐政下之犧牲者亦不憤世，因此輩怨恨填膺，而怨恨之氣，猶之他種強烈情緒，必產生連續不斷之附帶信仰。往者在未有教育，未有民主政治及大量生產之時，知識份子對於世事之推進在在有廣大影響，雖斷其頭顱，此種影響絕不爲之低減。近代知識份子則自知所處之地位大爲不同。倘彼願意出賣其勞役於愚蠢之富人階級，或充宣傳員或爲門下客者，絕不難博得優酬厚俸。大量生產及基本教育之效果厥爲愚蠢性之益加深

入益加堅固而為自有文化以來任何時代之所無。當俄國沙皇政府殺戮列寧之兄（註十）也，未嘗使列寧變為憤世者，蓋因其怨毒之氣喚起一種畢生之活動，列寧於茲克奏最後之功效焉。不過在較為健全之西方國家中，鮮有如此足招怨恨之強烈原因，亦鮮有如此壯觀之復仇機會。方今定購知識份子之工作而給以報酬者，或為政府或為富民；彼等之目的在此輩知識份子視之似乎非屬有害即屬荒謬。但憤世氣概之衝激令此輩知識份子能以矯正其良心歸之於本位。世間誠有若干事業，其全然堪以欽佩之工作悉為當道所渴慕者；其中之首要者為科學，其次為在美國之公共建築學。不過苟使一人所受之教育為文學，如現在依然常有之情形者，則其人年達二十有二之時，即覺察自身雖具豐富才能，而施展之道絕無為自己所視為重要者。科學人才雖在西方亦不憤世，因此輩施展其絕佳之腦力頗為大衆所盛稱也；然而以此言之此輩在近代知識份子中實為有非常幸運者也。

夫為青年之牧師教師者，自陳舊之迷信廢庫中所搜出之理想固亦劣矣；但予在上節之診斷如屬正確，則近代憤世氣概之療治方法不能僅恃宣講或陳列較此為佳之理想於

青年之前而已也。惟有在知識份子能尋得事業足以實現其創造衝動之時，方有療治之法耳。據予所見，除提斯累斯 (Benjamin Disraeli) (註十一) 所主張之舊藥方「將吾人之教師加以教育」而外，別無他術。不過此處所謂教育必須為真實之教育，其真實當超過於現今普通所施於貧民或富民者，又必須為相當注重真實文化價值之教育，而不僅注重功利論者之欲望，徒欲生產多量物品以致世人不暇享用也。夫對於人體狀況不具相當知識之人，必不許以醫為業也，顧為金融家者，除己身動作對於其銀行之效果，尚為其所知外，而於自己動作所生形形色色之一切影響，毫無所知者，竟被准許為所欲為焉。向使有一世界，其間之人非在經濟學及希臘詩學二事經考試合格者，不得允許經營股票交易，其間之政客須受強迫令其備具充分之歷史智識及近代小說之智識，則此一世界當為何等可愛之世界乎！試設想一實業大王遭遇下述問題之情形：「倘君欲壟斷小麥市場，君知對於德意志詩學有何影響乎？」近代世界中之因果關係緣於偉大組合之增加，致在門類上較之往昔任何時代益為複雜，益為懸遠；顧彼控取此等組合者，率為無識之人，其對於己身動作所生

之結果初不知其百一拉培雷 (François Rabalais) (註十二) 因恐喪失其大學中位置而隱名刊行著作。現代之拉培雷絕不著作此種書籍，以彼明知隱名舉動必將爲完密之公開方法所拆穿也。世界各國之統治者自來恆屬愚蠢之流，但以勢力言則未有強大如今日者也。研求相當方法俾若輩定然能成聰明之人，爲今日重要之事，較之在往時尤爲重要。君等謂此爲不能解決之問題耶？予意不然，不過在堅稱易於解決者之諸人中，予將爲最後之一人耳。

(註一) 著者自註作於一九二九年。

(註二) 笛氏治學方法別圖踐得，主張由直觀以認識公理，以此爲基而演繹之，則真理自可發現。彼惟個人之主觀是尙，所謂唯理主義是也。

(註三) 意大利神學家 (一三二五—一七四?)。

(註四) 薩皇夫朗西斯第一之后，奧大利奧波希米亞之女王 (一七一七—一八〇)。與利亞·泰利薩於一七七二年連合贊，俄第一次瓜分波蘭。

(註五) 希臘悲哀詩家 (紀元前五二五—四五六)。

(註六)在莎士比亞之李爾王劇本中，彼分其王國與二長女而不及其幼女，而幼女之愛其父也純依其本分，不多不少。當彼為長次二女之虐待所驅迫而至於發狂時，幼女盡心待之，幼女之被害也，出諸伊二姊之主使。

(註七) Sir Arthur Stanley Hiddington 英國天文學家，生於一八八二年。

(註八) 荷蘭之哲學家 (一六三二—七七)，其先世本出猶太，其學說主張泛神論。

(註九) 奧之醫學家 (一八五六—)。

(註十) 列寧之兄亞力山大 (Alexander) 於一八八七年因犯共同謀殺俄皇罪被處絞刑。

(註十一) 英國政治家著作家 (一八〇四—八一)，兩任英國首相，其先世本出猶太。

(註十二) 法之諷刺家爾默家 (一四九〇？—一五三三)。

十 現代尙同之形勢（註二）

美國均齊
性之種種
表現

歐洲人之遊歷美洲者——至少就予個人判斷而言——恆爲二大特點所感動：其一，北美合衆國各地（舊南部除外）之景象莫不極端相似；其二，各個地方莫不切盼表示其獨特之性而以爲與其他任何地方皆迥然不同也。第二點自然爲第一點所造成耳。以各地之俱欲有以誇耀於世也，因而凡在地理上，歷史上，或傳說上無論有何特色，蓋靡不愛護有加。事實上所表現之均齊性（uniformity）愈大者，則於奇立異之圖謀亦愈切焉。舊南部在實際上與美國其他地方極不相同，履其境者一若身臨別一國土者然。其地尙農，重貴族，喜回溯往事，而美國其他各地則工業化，民主化，而好前瞻將來。予所謂舊南部以外之美國各地俱屬工業化者，予且將完全從事農業之各地一併計及，以美國農人之心性實爲工業化之心性也。其所用者多近代之機械，其依賴鐵路電話也甚爲殷切；其於銷售產品之遠方市場情況亦至爲清晰；其人實爲資本家，即使經營他種事業，亦必如此。若夫歐洲、亞洲農夫之

思想行爲，則非美國人所知耳。此層之於美國不啻厚賜，或竟爲美國超越舊世界之絕大優點，因彼中農夫之性格皆殘忍而貪婪，保守而無能也。西西里之橘林及加利福尼亞之橘林，予皆曾見之；其差異之點直若相隔二千年之久。西西里之橘林去火車輪船俱遠；其樹古老盤曲而美麗；其方法爲希臘羅馬古代之方法。其人愚昧，具半野蠻性，而爲羅馬奴隸與阿剌伯侵略者雜種後裔；此輩缺乏樹藝知識，則以虐待動物爲補償之方。雖道德墮落又無經濟能力，而其所具本能上之美感則永遠令人憶想西俄克利塔斯 (Theocritus) (註11) 與金蘋果園 (the Garden of the Hesperides) (註12) 之神話焉。若在加利福尼亞之橘林中，則金蘋果園似甚邈遠。其樹形千株一律，管理精細，距離均等。橘之大小誠非一致，但靈巧機器之分類方法必使一簇中所貯之橘全然相同。在途中之運送至遠，隨地有適當之機器施以適當之保護資料，直至裝入適當之冷氣車運往適當之市場爲止。機器於橘上加印「天然產品」(Sun-kissed) 字樣，舍此別無足以表示天然力之有助於此等果品之生產者。氣候且出於人爲，蓋每值嚴霜欲降，輒施放濃烟籠罩橘林，以保持人造之溫暖。彼從事此類農業

之人不復如往代農夫祇自覺其爲天然勢力之馴奴而已；反之，若輩且自覺居於主人地位，其能力足以操縱天然勢力使如己意。是故在美洲工業家與農家之眼界不似在舊世界之有大差別。在美洲環境之重要部分乃屬人爲部分；就比較上觀之，非人爲部分已淪於不足數之列。予在加利福尼亞州南部時，恆有人堅稱彼中氣候實使其人民變爲耽於夢想逸樂之流，然而予則宜稱未見佐證。以予觀之，其人與明尼阿波利斯（Minneapolis）（註四）或文尼培格（Winnipeg）（註五）之人民全然相同，雖茲二城之氣候，風景，及種種天然情況與加州南部極形殊異。設有人焉，體察挪威人與西里人中間之差別點，而以之與北達科塔（North Dakota）（註六）人（假定）及加利福尼亞南部人中間之缺乏差別點相比較者，即可知人類已由物質環境之奴隸轉變而爲主人，坐是造成之人事改革且甚偉大矣。挪威及西里俱有古代傳說，俱有前乎基督之宗教表現人類對於氣候之反動作爲；迨乎基督教流入，其在兩國中之範式大相懸殊者，蓋亦必然之勢也。挪威式長冰雪，西里式畏火山，畏地震。“Hell”（註七）者，乃發明於南方氣候之中者也，向使發明於挪威，

美國乃人
力造成之
世界

思想及意
見之均齊

必屬於冷性矣。不過無論在北達科塔或在加利福尼亞南部，“Hell”俱不屬於氣候之事。在斯二地，“Hell”之義乃爲金融奇緊之狀況。此足證氣候在近代生活中之無關重要耳。

美國者，人力造成之一世界也；且爲人類憑藉機器以造成之一世界也。予意不僅對於物質環境而言，卽就思想情緒言之，亦莫不然。試以驚人之暗殺一事而論：行兇之人誠有使用舊式方法者，而傳播此種消息之衆人，則必用盡一切最新之科學設備焉。不僅在各大城市中，卽在大草原（the Prairie）中之孤村及落機山中之礦場，亦莫不有無線電以傳播最近之消息，以致舉國中之各個家庭在同一日期之談話資料幾於強半相同焉。當予乘火車經過廣大平原之時，方冀不聞高呼肥皂廣告之聲，而有一老農者，容光煥發，卽予而言曰：「當今之時，凡君足跡所至，必不能離去文化。」噫嘻！信哉！維時予方凝神以閱覽武爾夫（Virginia Woolf）（註八）之著作，但形形色色之廣告，紛繁喧囂，殊令人不勝其擾耳。

人生物質器械之均齊，關係並不嚴重，惟思想及意見之均齊，乃大爲危險。雖然是亦近代種種發明之必然結果耳。生產之出於統一之組織與擴大之範圍者，較之分爲多數小單

位者爲低廉。此理施諸意見之製造與施諸鋼針之製造，其效正不稍異。方今意見之主要來源不外學校、教會、報紙、影戲院，及無線電。小學校中之教訓利用器械之處日多，其勢必日益趨於標準化。予謂，電影與無線電二物在最近將來之學校教育中必迅速增進其活動地位，乃可以預斷之事。是即謂課程將在一中心處所製定，且此種材料無論應用於何地皆將完全相同也。有人告予：多數教會按週發寄模範宣講詞於學識低淺之牧師，此輩牧師既省自作講詞之煩，苟其性格同於恆人者，未有不中心感悅者也。此種模範講詞所討論者，自爲時下之熱烈問題，而其目的則在激起舉國各地之廣大情緒。與此相同之方法在報章方面更爲適用，蓋各報社接受各地所發之同樣電報消息，而其組織復有大規模之聯合也。予所親見者，對於拙著之種種評論，除最上等之報紙外，其餘殆逐字相同，自紐約以至舊金山，自美恩 (Maine) 以至泰克薩斯 (Texas) (註九)，莫不皆然，惟自東北向西南旅行之人，僅見此等評論文字逐漸簡短而已。

在近代世界，所有爲均齊而設施之一切力量中，最偉大者恐莫電影若，蓋其影響實遍

及於世界之各地不以美國爲限也。惟蘇聯則爲例外，但亦自有其均齊之式樣。以廣義言之，代表中區西部 (the Middle West) 好尚之好萊塢 (Hollywood) 意見實由電影表現而出。依照此種方法，吾人對於戀愛與婚姻，生長與死亡之情緒，遂日漸標準化矣。在舉世各地之青年心目中，好萊塢 一名字實代表近今最新之名字，既表顯富人之娛樂狀況，又揭示致富之適用方法。以予度之，有聲影片之結果將使不久有通行萬國之語言，其將爲好萊塢 之語言乎。

美國 之有均齊性，不僅在於較爲愚昧之人民中。即在文化界亦復如是，惟其量微遜耳。予於彼國 各地之書肆，罔不臨視，但見到處所特別陳列者，同是彼數大出版家之書籍也。就予判斷所及，美洲 文明婦女每年購置書籍約爲一打，到處皆爲同樣之一打。是在著作家，苟爲一打中之一分子，誠爲至足快意之事。然而茲事顯與歐洲 有別，歐洲 書籍名目繁而銷數小，非名目少而銷數鉅也。

傾向均齊之趨勢，完全爲善，抑完全爲不善，必不可加以臆斷。此中既有大利，亦有大弊：

之利弊

其主要利益自然爲可以造成一種慣於和平合作之人民；其重大弊害則爲此制造成之人民易受少數之加害。後者之缺點或爲暫時性，蓋不久將無少數黨之可言，乃能預定者也。大部分之利弊自然以造成均齊性之方法如何爲準。茲以學校之對待南意大利人（*South Italian*）者爲例。南意大利人在歷史上素以暗殺、詐騙、及美威諸特性著稱者也。公立學校對於三者中之最後一點療治之而奏效，然而使之同化於美洲本土人民者亦僅此而已，至於對於其餘兩特性，予斷定各校之成功必不甚著。此例實顯示以均齊爲目的之諸危險之一，即善性之毀滅較之惡性爲易，於是以降低一切標準爲造成均齊性之極易法門是也。故一國而擁有多數異族人民者，必須利用學校教育以同化外來移民之兒童，自然爲至顯之事；於是而相當之美國化亦爲不可免之舉矣。所不幸者，此種程序大部分之收效必須稍稍憑藉顯明之國家主義耳。美國既爲世界之最強盛國家，且其優越之勢力繼續未已。茲事自然惹起歐洲之恐懼，且每有足以標示尚武國家主義之舉，歐人之恐懼輒爲之增長。或者美國決意以政治上良好辨別力教導歐洲，不過予恐爲之學生者必須梗難化耳。

以予觀之，在美洲隨傾向均齊之趨勢以起者，有對於民主政治之錯誤觀念焉。蓋美國一般意見似以爲民主政治需要人人相同而不相異，以爲某甲設有稍異於某乙之處，是某甲自無餘子而自以爲高出於乙也。法國之民主精神固純與美國相等，然而此種觀念則不存在於法國。醫士也，律師也，僧侶也，官吏也，在法國俱爲職業中不同之流派；彼各業自有其沿襲之習慣及自具之標準，但不傲然自以爲高出於他業之上。美國一切職業人士在流派上俱同化於商業中人。一若必須規定音樂隊之所應具者僅爲梵啞鈴而已也。夫社會者，當爲一模型或爲一機關，其中各種不同之器官奏各種不同之職能者也；美人對此事實，似無充分之了解。試想目耳二官互爭視聽孰優，而決定因二者各無兼能，即各不工作之一喻。以予觀之，是即美國之了解民主政治也。世有種種事業非盡人所能優爲者，而此中凡有超絕等倫者出，輒遭忌嫉，寧不可怪獨在競技場中則又不然，其中特殊階級且受熱烈之讚美焉。一若普通美國人論及筋力較之論及腦力易於謙遜者然；是或由於美人崇拜筋力較之崇拜腦力爲深切真實之故。淺顯之科學書籍所以充斥於美國者，雖非完全由於實一部分由

於一種意志之激動；意志維何？即不願承認科學上有任何事物僅僅為專家所能了解也。苟有人焉，謂欲明瞭科學理論如相對論（the theory of relativity）之類，尙需要特殊訓練者，則必激起憤怒；而實際欲為第一等足球運動家者必須經過特殊訓練，對此事實反無怨怒之人焉。

卓越人物之障礙

在美國，已獲得卓越地位者之受人欽崇或較在其他任何國家為甚，不過達到種種卓越地位之途徑，在青年人彌覺艱難，其故由於美國人民對於未經公認為「卓越」之人不能容忍其怪特遠常之行爲，及一切可稱為目無餘子之舉動。因此，多數成功之職業極受社會尊崇者，竟難在本國造就而必須自歐洲輸入。此種事實蓋與標準化及均齊性相關聯。美國希望一切人士在外形上適合於行政機關設定之模型，在此種情形繼續中，非常之美績必然在初期遭遇重大障礙，而以屬於美術方面者為尤甚。

標準化可增進普通人之幸福

標準化一事，對於非常之人容有不利，然而或可增進普通人士之幸福也；蓋惟其如此，彼普通人所發表之思想始可必其與聽者之思想相脗合耳。尤有進者，標準化可增進全國

之團結，可使其政治比諸異狀紛陳之國家，減輕苛暴之程度也。予固不以綜計得失爲可能之事，但予信當此世界日益趨於機械化之秋，今所行於美國之標準化將來頗可通行於歐羅巴全洲。是故彼歐洲人以此責備美國者，須知是即責備歐洲各國之將來，是即致其憎惡於文化中，雖可避免實則普及之一趨勢也。國與國間之差異日以減少，國際主義之推行確將日益容易，且國際主義一旦確立，社會之團結將爲保持國內和平之極重要事項。彼時將有進步停滯之危險，與古代羅馬帝國之情形相類，是爲不可否認之事。然吾人不難利用近代科學近代技術之改革勢力以爲抵抗。此等勢力爲近代世界中之新姿勢，將使進步停滯爲不可能之事，將阻止文化停滯狀態之發生；此種狀態惟在往代可打擊偉大帝國耳，今則非其時矣。今者科學已引起全部之變遷，故以根據歷史之理論施諸現在或施諸將來者，其事俱屬危險。標準化一事，對於未嘗相習之人雖不免忤其好尚，然予殊不見有何理由可抱過度之悲觀耳。

(註一) 著者自註作於一九三〇年。

(註二)希臘田園詩人(紀元前三一〇—二四五)。

(註三)黑斯柏利提斯(Hesperides)為山林川澤之諸女神，得龍之助而守護金蘋果園者，此園亦即極西方之金蘋果園(the garden of the golden apples in the extreme west)之名。

(註四)美國北方 Minnesota 州東部之一商埠，濱臨密西西比河之上流。

(註五)坎拿大南中部 Manitoba 省之省城。

(註六)美國西北部之一州，在北方之邊界。

(註七)Hell 乃地獄之義，而新約中常用“eternal fire”，“irreprehensible fire”，the place where “their worm dieth not, and their fire is not quenched.”等辭句代替地獄 hell 之用。中國傳說有奈河橋，血湖池，愈皆多水，而西方則有多火之意。

(註八)英之女著作家(Mrs. Leonard Woolf 武爾夫夫人)，生於一八八二年。

(註九)紐約為美國極東之大城，舊金山為極西之大城，美恩為美國東北之一州，泰克薩斯為南方之一州。

人蟲之爭
顯不其爲
人所注意

古時大動
物曾讓位
於小動物

十一 人類與蟲類之競賽 (註一)

在戰雲瀰漫戰謠紛紜之中，「裁軍」議案與不侵略公約方預示人類以空前大難之將臨，乃又有另一爭鬪焉，其性質或竟更爲重要，世人本應大加注意而竟不甚注意之——予意指人類與蟲類間之爭鬪也。

吾人慣於爲宇宙間之主人翁；吾人已不復若穴居者之時常畏懼獅、虎、猛犸 (mammoth)、野豬、諸獸矣。吾人除互相抗爭而外，實覺自身甚爲安全。不過巨大動物雖不復威脅吾人生存，而細小動物則又反是。在地球上往古生活史中，巨大動物曾經讓位與細小動物矣。恐龍 (dinosaurs) 之坦然漫遊於林藪沼澤間也，凡歷幾多世紀，彼等除互相猜忌而外，絕無所懼，亦無所疑於其統治權之獨立性。但彼等卒歸消滅而讓位於細小之哺乳動物！——家鼠、小狨 (hedgehogs)，體大如鼠的小形之馬，等類。恐龍絕滅之故不得而知，但揣測者謂因彼等腦筋既微，又專力於攻敵武器之發育而生長無數之角也。彼等雖如此用心，而生

哺乳動物
之體變

活之進展並不貫徹其計畫。

哺乳動物既經雄長萬類，其形體更逐漸長大。不過陸地最大動物之猛獁現已絕滅，而他種巨大動物亦漸形稀少，所繁殖有加者，惟人類及人類所馴服之動物耳。人類之形體雖偉，然尋求食物以養衆民之舉已告成功。人類已臻安全，所不然者，乃因有微小之生物——昆蟲及細菌是也。

昆蟲占優
勝之兩點

昆蟲之占優勝首在數量。一小叢林中或易容納與全世界人數相等之蟻類。蟲類另有一優勝之點，即人類食物在未成熟時期彼等能食之也。多數害蟲向僅棲止於較小之地域者已爲人類於無意中運至新環境，而爲大患於彼中。旅行與貿易兩事之有益於昆蟲與有益於細菌者相等。黃熱病 (Yellow fever) 昔日僅在非洲西部有之，旋隨奴隸貿易而輸入於西半球。現以非洲開放之故，此病乃橫越大陸而逐漸東行。俟抵東海岸之時，若欲拒之於印度及中國以外，殆將爲不可能之事，將來在此兩國中預料可分佔人民之半數。睡病爲更足致命之非洲病，現正在蔓延之中。

所幸者，科學已發見種種方法，可用之以撲滅蟲疫 (Insect pests)。大多數之蟲疫曷羅寄生菌 (Parasites) 之厄，寄生菌撲滅蟲疫殊多致存者不復成爲嚴重問題，且昆蟲學者亦正從事於研究並飼養此等寄生菌也。官方關於蟲疫活動之報告殊足驚心動魄；報告中盡屬下述一類之語：「其人應特立尼達 (Trinidad) (註二) 種植家之請，前往巴西以搜尋甘蔗跳蟲 (the sugar-cane Froghopper) 之天然仇敵。」世人必謂甘蔗跳蟲在此種競爭中鮮能倖勝也。所不幸者，在戰爭繼續不斷之情形中，一切科學智識皆係雙錄之利器。例如，甫經物故之海博教授 (Prof. Fritz Haber) (註三) 嘗發明淡氣固定法。海氏之意在增加土地之肥沃性，而德國政府乃用之以製造烈性炸藥，近者且曾放逐海氏，罪其重肥料而不重炸彈也。在下次大戰中，每一方面之科學家皆將發縱害蟲於對方之農作物上，結果則和平恢復以後鮮能再將害蟲滅絕。吾人所知愈廣，則互相殘殺之能力亦愈大耳。人類在互相怒搏之中輒求助於昆蟲及細菌，倘再有大戰發生，人類定有此舉，是則蟲類將長爲最後之唯一勝利者絕非不可有之事也。自宇宙觀點而言，此或不必惋惜；就人類立言之，予

不禁喟然歎息於吾之族類矣。

(註一) 著者自註作於一九三三年。

(註二) 西印度之一島，在委內瑞瑞島之旁，與托塔哥哥合成英之一羣島地。

(註三) 德之化學教授（一八六八—一九三三）。

十二 教育與紀律

凡重要之教育理論必爲二部分所組成：人生目的之概念與心理力學 (Psychological dynamics) 之知識，即精神變遷定律 (the laws of mental change) 之知識是也。二人之對於人生目的所見互異者，不能冀其對於教育具同一之意見。在全部西洋文化中，教育機構爲二大道德理論所支配：基督教道德理論，及國家主義道德理論是也。茲二理論者，嚴切言之，實互相鑿柄，其情形在德國已漸見顯著。以予而言，就兩者相異之點論，予主張以基督教爲可取，若就兩者相同之點論，予謂兩者俱屬謬誤。予欲用以代爲教育宗旨之概念曰文化，予謂，文化一辭之定義一部分爲個人的，而一部分爲社會的。在個人的定義上，文化包含智力性質與道德性質兩種：屬於智力者，爲一定的最低數量之普通智識，個人職業上之專門技能，及構成明晰見解之習慣；屬於道德者，爲公正，仁慈之性質，及少量之自治力。予須增加一性質，既不屬於道德方面，亦不屬於智力方面，或者稱爲心理的，即興趣與人生

之愉快是也。在社會中，文化所要求者為尊崇法律，為公正待人，為對於人類中任何一派無恆久損害之意志，為達到目的之手段之聰明的適應。

若以上所臚舉者為教育之目的，則有賴於心理學者為考慮所以實現之道，尤須考慮者，為若何分量之自由可致最大之效用。

關於教育
上自由之
學派之三

關於教育上自由一問題，今日之主要思想凡有三派，而派別之分，一部分由於目的之差異，一部分由於心理學理論上之差異。有謂兒童應有完全之自由，無論其若何頑劣皆必如此者；有謂兒童應完全服從權力，無論其若何佳良亦必如此者；有謂兒童應予自由，但限以在自由之中仍須時常為善者。此最後一派人數之多過於其論理的權利之所當有；兒童猶之成人然，若有完全自由必不完全為善也。以自由為足以保證圓滿道德之一信念，乃盧梭主義（Rousseauism）之遺跡，在世人不復研究動物與嬰孩之關係以後，此信念亦應絕滅者也。彼抱此種信念之人以為教育不須有積極目的，不過僅須供給一適於自動發展之環境耳。予不能贊同此派主張，蓋在予視之，此派過於信從個人主義，而過分漠視智識之重

贊成多量
自由之原
由

順從之流
弊

要也。吾人所生存之社會需要合作也，而期望一切必要之合作產自自發之衝動者又屬幻想之事。夫以龐大數目之人民生存於有限土地之上，以科學與技術之故乃僅僅可能耳；是故教育須於斯二者傳授必要之最低數量。彼教育家以極多量自由許與兒童者，所賴以成功者在少量之仁慈、自治，及養成之智慧；但一切衝動若皆不受遏制，則此種智慧鮮能發生。因此，若輩之方法苟不改為稀淡，則若輩之特長頗不易於永存。自社會觀點而言，教育必須於單獨供給發育機會以外更有若干積極性質。是固為當然必然之事矣，然而教育尤須具備精神素養及道德素養，斯二者兒童不克純恃自力以獲得者也。

在教育上贊成多量自由之論證非出於人類之天然善性，乃出於權力效用之及於受者與施者兩方者也。彼受制於權力之人非成為順從者即成為反抗者，而各有其缺點焉。

順從者在思想上及動作上皆失其進取之銳氣；尤有甚者，彼因感覺其行為受控而怒氣以生，其趨向乃以威嚇弱者為發洩之方。暴虐制度之所以自能垂久者此也：一人受自其父之痛苦乃轉而施之於其子，而其往日在學校中所遭之恥辱尚存記憶中者，當彼成為開

彌爾士者之際則轉而加諸於「土人」焉。是則威嚴過度之教育實使生徒變爲儒怯之壓制者，既不能自具言論上或行爲上之創作力，復不能容他人有之。而對於教育者之影響且尤劣焉。此輩傾向於成爲殘酷之嚴師，以喚起恐怖爲樂，而以外無所感發爲滿足。因此輩爲代表智識之人，於是生徒乃造成厭惡智識之心情，此心情者，在英國上流階級中，乃設想爲人性之一部分，然而確爲嚴峻豪師堅牢憎恨心之一部分耳。

反抗之流弊

另一方面，反抗者縱非得已，然而若輩對於現狀鮮能抱公正態度矣。且反抗之方法至夥，其中雖有賢明者亦僅少數耳。伽利略之爲反抗者乃甚賢明者也；相信地平說之人同爲反抗者，然而愚矣。現在有一趨勢，以反對權力爲有重要價值，而以違俗反常之見解爲必然正確，此則危險殊甚：夫毀壞路燈之桿或堅稱沙士比亞並非詩人，皆屬無益之舉耳。然而此種過度之拗性往往爲過量威權所加諸活潑生徒之影響。且當反抗者成爲教育者之時，彼等時或鼓勵生徒之反抗行動，而同時又企圖爲生徒造成一完善之環境，不過此二鵠的鮮能並行不悖耳。

需要者何？非順從，亦非反抗，但爲善良性情，及對衆人對新觀念二者之普通親切態度耳。此等品性一部分緣於物質原因，墨守舊法之教育家對之殊不注意；當重大衝動橫遭梗阻之際，即發生因被挫而致能力缺乏之感覺，而產生上述品性之更大原因，即在得免於此種受挫之感覺。苟欲青年長成友愛之人，大都必須彼等自覺其環境爲友愛之環境。此層所需要者爲對於兒童之重要欲望須有確實之同情，而非僅僅企圖利用兒童以達一抽象之目的。如上帝光榮或宗邦偉大之類也。而在施教之際，尤須力圖使生徒自覺所受教育者皆值得領略者也——至少，當所教者係屬確實之際，必須如此。如生徒樂於合作，其所誦習必事半功倍。凡此成爲主張多量自由之正當理由。

雖然，此種理論又易推行過度也。兒童苟因避免奴隸之缺點而獲得貴族之惡習，亦不足取。尊重他人，在事然即在日常細事亦然者，乃文化上之重要原素，非此則社會生活將不能忍受矣。予非謂單純之謙恭形式，如稱「請」稱「感謝」之類而已；表面之禮貌在野蠻人中最爲發展，而其減退之步驟又與文化之前進相反者也。予謂應有擔任相當義務之自

願心，而願在小處施助於人，以免除公道上之煩惱。神志之清明本來即係禮貌之一種方式，而授予兒童以全能之意識，或使兒童相信成人僅為援應青年之希望而生存者，皆非吾人所欲耳。彼非難聞散富人者，苟其教育子女不使領會工作之為必要，不使養成工作無間之習慣，則其言行鮮能相符矣。

尚有一事為若干提倡自由之人所太不注意者焉。在一羣兒童之中，苟無成人加以監督，於是即有強者之專制，其殘忍多半遠過於成人之專制。設有二齡或三齡之兩幼兒聚首嬉戲，則經過數次爭鬪以後，彼等即發見孰為必然之勝利者，而另一兒遂成為奴僕矣。若兒童之數較多，則其中必有一二獲得完全之優勝，而餘者所有之自由於是大為減少，尚不若成人干涉於其間，弱者及不甚好鬪者受其保護，反可得較多之自由。就大多數兒童而論，尊重他人之一美德必不自然發生，但必須加以教導，然非施用權力又鮮能教之而獲效。此點或為反對成人放棄職權之最要論證也。

適當方式之自由與必要的最低限度之道德訓練應如何予以聯合之一問題，予不以

需要成人
干涉之論

自由與訓

爲教育家已能解決之也。所不可否認者，在兒童未入優良學校之時，正當之解決往往因父母之故而致不可能。爲生徒之父母者每造成兒童不可管理之性情，而近代學校中之當局，由於與此等生徒之接觸，遂欲斷定一切兒童皆「難駕馭」而所有爲父母者無不極感，正如精神分析學家，由於臨牀之經驗，斷定世人皆爲癡狂者然。兒童因父母之壓制（恆出於多慮之慈愛）驅入放蕩之途者，或須得若干時日之完全自由，然後乃可睹成人而不疑懼。不過兒童在家庭中曾經良善之管理者，對於細節上之被抑，便能忍受，然亦須彼等自覺其所受之援助乃其自視爲關係重要者，始能如此耳。成人喜愛兒童，而與爲伴侶不致陷精神於疲憊者，即可在訓練一事上大有成就，而生徒對之仍不失其親睦之情感焉。

予謂近代教育理論家之傾向，爲太過重視不干涉之消極效能，而太不重視樂與兒童爲伍之積極功用。向使君等之喜愛兒童，與多數人士愛好狗馬之情形相同，兒童將易於響應君等之指示，接受君等之禁令，間或附以善意之轟聲，而不含有怨恨之心情。若喜愛兒童而視爲可貴的社會努力之領域，或——其事相同——爲權力衝動之出路者，則殊無益耳。

與兒童爲
伍之積極
功用

如君以爲生徒將來有一投票權，可以爲君之黨中得之，或爲許身於君國之團體得之，自此種思想發生對於兒童之興趣者，未有能得兒童之喜悅者也。目睹兒童而自然發生快樂絕無外在之目的者，是爲合宜之興趣。教師具此德性者，鮮有干涉兒童自由之需要，惟在必要時又能實行干涉而不致貽心理上之損傷焉。

所不幸者，欲使工作過度之教師保持喜愛兒童之自動情感，全然爲不可能之事耳。若輩對於兒童之情感勢必漸漸冷淡，如諺語所稱糖果肆學徒之所感覺於杏仁餅者然。予以爲教育不應爲任何人之整個職業，人之擔任教育工作，應每日至多不逾二小時，而其餘時間均須離開兒童。與青年處，易致疲倦，而以避免嚴格紀律之時爲尤甚。疲勞之極，憤怒以生，而憤怒多半不擇方法自動發洩，彼困倦之教師，無論以若何理論自制，皆無濟也。必要之親善情感，僅恃自制不克保持之。不過凡具親善情感者，即不必有預定之規則以處治「頑劣」兒童，蓋衝動多可產生適當之決定，苟兒童覺得君甚愛之，則其任何決定幾於無不正當焉。章程也，規則也，縱極賢明，未有能代替親愛 (affection) 與圓融 (soft) 二德者也。

堅忍之自
制仍為今
日所需

應付死之
恐懼之三
法

十三 堅忍主義與精神健康 (註一)

多數教育問題在昔日以純粹之道德教訓解決（甚無成效）之者，今則藉近代心理學之力以更為間接的而且更為科學的方法解決之矣。現在恐有一趨勢，以為今者不復需要堅忍之自制，而此一趨勢以在不甚高明之心理分析學信徒中為尤甚。予之見解則異乎是，在此文中予願研討需要自制之種種情況，與夫在青年人士中造成自制能力之種種方法；更論及在養成自制中所應避免之種種危險。

問題之有需於堅忍主義者亦夥矣；茲請立即以最困難而又最重要者為始：予謂死亡 (Death) 之問題也。世人之企圖與死之恐懼相搏也，其道不一。或試行置若罔聞之法；或絕不道及其事，苟自覺涉想及之，則盡力轉念而他向。是為威爾士 (Herbert George Wells) (註1) 所著時間之機器 (Time Machine) 中輕浮人物之方法。或者吾人可取正相反對之途徑，而就人生如朝露之一點默想不已，冀以觀爾而生蔑視；是為查理第五 (Charles V)

(註三) 遜位以後在僧院中所取之途徑。劍橋大學有研究生者，更趨極端，竟在室中傍其棺而高臥，其人慣於荷鋤適校中草地散步，見蠕蟲，每斷之爲二，而呼曰：「嘻爾尙未捉獲我也。」有第三途徑焉，行之者至廣，其道爲勸慰自己以及他人相信死實非死，死不過爲一門戶由是導入新穎而更佳的生涯者也。此三法者，以不同之分量混合之，大多數人用以和解人必有死之不快事實焉。

假若問問
之方法有
損害

雖然，斯三法者，各有其可遭反對之理由。夫企圖避免涉想情緒方面饒有趣味之題目者，如夫拉德學派(Freudians) (註四) 對於性別問題所曾指示者然，必定不能奏效，且確將引起種種不足希望之畸形異狀也。人在幼年時期，自可始終不識死亡之各種深刻狀況。然死亡之事是否發生，乃屬機會問題。設若父母或兄弟或姊妹有一死亡，則無術可以阻止兒童使對於死亡事態不致獲得情緒上之感覺。縱因機會關係，兒童在幼年對於死亡一事未有顯豁印象，然而遲早則必有之；絕未經驗其事之人，一旦遭之，多半有嚴重之精神失常狀態。此吾人所爲必於純粹置若罔聞之方法而外，建立應付死亡之另一種態度也。

思想專注
之一法亦
不較優

信來生亦
非有效方
法

於死亡一事，沉思不已之習慣，至少有同等損害。吾人涉想任何題目過於專一者，皆屬錯誤之舉，而以吾人思想不能在動作上有結果者為尤甚。吾人自然可以人力延長壽算，而在一定限度以內尋常人士蓋無不為之。然而吾人不能免於最後之一死；是以死亡者，沈思中之無益題材也。尤有甚者，吾人所能保持精神健康者端在客觀之興趣，而此舉則傾向於減低吾人對於其他人物其他事件之興趣者也。懼死之心令人自覺其本身實為外力之奴隸，而自奴隸心智必不能產生優良之結果。苟使一人真能以沈思之術治愈其懼死之念者，彼將終止對於此題之思慮；然而當彼之思想專注於此題之際，實即證明其人未嘗終止懼死之念。是以此法未嘗優於其他一法。

死也者，轉入佳境之門戶也，以論理學而言，此一信念應使人類不致感覺死之可畏矣。所足為醫藥界稱幸者，在實際上，除極少數之專例外，並無如此之效果。吾未見信仰來生之人，畏病之心較微，或作戰之勇氣較大於相信一死了百事之諸人也。已故之著作家邁爾士 (F. W. H. Myers) (註四) 屢者常常道及彼在席間詢問一人設想其易質之時情形

將何若者。其人對此問題極欲置之不理，但經相逼以後，則答曰：「噫嘻，予度予將永享福祉，但予願君勿道及如是不快意之題目耳。」其顯然矛盾之理由自屬易曉，即宗教信仰在大多數人僅存於意識的思想境域中，而於緩和和非意識的機械作用一點上則未奏效。苟欲抗禦懼死之心期其克著成效者，必須憑藉一種方法俾可感動整個行爲，不僅感動一部分行爲如通常所稱爲意識的思想者。在少數實例中，宗教信仰可成就此舉，但在大部分人類中則不能耳。除行爲論的 (Behaviouristic) 原因而外，此舉之失敗尙另有二原因：其一爲確定之疑念，雖在熱烈自認之中，而疑念之繼續存在如故，且自表示其對於懷疑論之憤怒焉；又其一爲另一事實，即信來生者苟信仰未曾確立，其傾向爲加重對於死之恐怖，而非減輕，故在不視來生爲絕對確實之人反增加恐懼心也。

然則吾人將如何處理青年人士使適應於有死之世界乎？吾人欲達之目的有三，揉而合之則其困難。(一)吾人必須不使青年覺得死之一事非吾人所願談論，或非吾人所願鼓勵若輩加以思慮者。吾人苟以如是之感覺給與若輩，若輩將斷定其中富於有趣味之神

祕，而思之必更甚焉。就此點而言，近代對於性教育之親切態度堪以適用於斯題。（二）然而吾人必須有相當動作，就吾人之所能，防止青年於死之問題多所沈思或頻頻涉想；此種專心致志之應反對，與專注於娼妓論之應反對者同屬一類，蓋此種專注足以減低能力妨礙多方面之發展，而所導入之品行對於本人與對於他人兩俱不能愜意焉。（三）吾人須勿希冀在任何人中單獨藉意識的思想之力，造成對於死亡問題之滿意態度；尤有甚者，故意造成信念表示死亡之可怖當較無此信念時為輕者，當（如通常之情形）此等信念未透入於意識水平以下之際，殊無效益耳。

為使此等不同之目的得以有效起見，吾人必須依照兒童或青年之經驗，而採取稍稍相異之方法。向使與此兒關係至切之人無一死亡，則使之承認死亡為普通事實而在情緒上無大關係，其事至易。死亡既然為抽象而廣泛之事，世人道之，應出以尋常之語氣，不當視為可怖之事變。向使此兒問曰：「子將死乎？」聞之者須對曰：「然，但在長久時期內或不死耳。」最要者，關於死亡之一切神祕感覺須防止之。死之一事須使與玩物之用壞屬於同一

兒童視屬
有喪亡時
法應取之方

範疇。但值兒童在冲幼時期，確須在可能範圍內使之視死期若甚遼遠者然。

設有與兒童關係重要之人一旦溘逝，則情形遂殊。例如，兒童喪失一兄弟也。其雙親爲之不樂矣，雖彼等或不欲此子得知椿萱悲傷之狀，然而使兒童稍稍覺察彼等所罹之痛苦爲何，乃正當而必要之事。天然之情愛至爲重要，而此子則應當感覺其長上所感覺之情愛者也。尤有進者，倘父母以超人之力量掩其悲哀，不令此子覺之，彼或設想：「使予一旦夭折者，吾親將不以爲意。」如是之思想大可促起各種各類之病理的發展。是以此類事件之打擊發生於兒童時代之後期者，雖足傷人（在兒童時代之初期所感覺者不多），然而苟有其事，吾人必不當抑之過甚。此一問題既不應避開，亦不應專注；必須就事實上所可爲者，盡力爲之，以創造新生之趣味，而尤以新生之情愛爲最要，惟不可暴露顯然之意向耳。予以爲兒童對於某一個人具有極濃厚之感情者，往往爲某事有所錯誤之標記。苟雙親中有一人不甚仁慈，此種感情之興起輒傾注於其他一親，苟兩親俱不仁慈，或則傾注於一教師焉。此舉大都爲恐懼之結果；蓋感情之對象僅僅爲供給安全意味之人也。在兒童時代中具有此

類感情者其感情實不健全在此種情形中被愛之人一朝物化或可傷及兒童之生命縱令見諸表面者一切如恆，後此每一愛情咸將充滿恐怖矣。丈夫（或妻）與子女將為過度之憂慮所擾累，向使彼等但自適己事無動於中者，且將被視為忍人矣。所以為之親者不當以自身為此類感情之對象而覺其可喜。使此子有一通常親睦之環境而心情愉快，則遇有親屬喪亡之事發生彼將能克服痛苦而無多困難。設若有正常機會足以供其發育而賦與幸福者，則應使趨向生存及希望之衝動有充分之發展。

雖然，在青年時期 (adolescence) 中，為求其成人生活能以滿意起見，則對於死亡之態度必須有較為積極之一種成分。成人應絕少思及其自身不祿或其所親永訣之問題，其法不在於彼能從容掉轉其思想於其他方面，此舉為無益之運用，實際絕不奏效者也，其有效之方法在於彼有種類繁夥之趣味與活動耳。成人思及死亡問題之時，最善之法莫如抱定堅忍主義從容鎮靜以思之，並不企圖減少其重要，惟感覺超乎其上之略足自傲耳。此其原理與在別種恐怖事例中者相同：對於可怖之事物出之以剛毅之默想是為唯一之處理

方法。夫人必須自忖曰『死洵無常，然而何足道哉？』衆人在此舉上之成功，如沙場效命者然，蓋以戰爭之際，若輩堅信其主義之重要，因而致其身或使所親致身者，皆爲其主義也。略似此種感覺之方法在無論何時俱不可少。無論何時，世人應感覺人之所以生存有種種重要理由也，又應感覺本人之死亡或妻或子之喪失舉不足以終結其在人世中之興趣也。爲期此種態度在成年時代中能臻於真實而強烈，必須激動青年，俾於青年時期中即具豐富之熱忱，必須使青年以此等熱忱爲中心而建設其人生與其事業。青年時期爲慷慨豁達之時期，應利用之以養成寬宏之習慣者也。此舉可恃父師之感動而獲成功。在較爲優良之社會中，爲母者亦能擔負此責，但就現在通常情形而論，婦女之生活狀況實使其眼界過於偏重個人而欠缺充分智力，致不適於予所考慮之方法。由於同一原因，青年 (adolescents) (女性及男性) 之師傅中通常應有男子與於其列，俟新時代之女子長成，彼等在興趣上較爲廣泛時，則可不論。

堅忍主義在人生中之地位較近恐已稍稍爲世人所低視，而尤以進步之教育理論專

家爲甚。當災難已見朕兆之際，應付之道有二焉：吾人或則竭力以圖避免，或則決意以剛毅精神與之相抗。前法在可以奏效而不致膽怯之際，固足欽佩；然而無論何人苟不欲淪爲恐懼之俘虜者，後法遲早乃所必需。如是之態度是爲堅忍主義。顧教育家所感受重大困難者，則爲灌輸堅忍主義於青年人士是與以殘酷狂之出路也。往昔紀律觀念甚嚴，以致教育成爲殘忍衝動之航道。夫欲實施必要的最低量之紀律而不致發展以壓制兒童爲樂之意者，其爲可能之事乎？墨守舊俗之人當然否認絕不感覺如是之愉快。世人莫不知某父責子之故事，當施杖時謂曰：「兒乎，此舉之傷予有甚於傷汝也。」其兒答曰：「吾父，然則任予對爾杖之以爲代替，可乎？」巴特勒（Samuel Butler）（註六）在其所著養生之道（*The Way of All Flesh*）中，描寫嚴厲父母之殘酷娛樂，娓娓動聽，足令研究近代心理學之人無不深信其說。然則吾人將何以處之？

世事之處置，應以堅忍主義爲無上良方者，多矣。死亡之懼是其一也。有貧窮之懼，疾病痛苦之懼，通行於富裕婦女之中者，有生育之懼。凡茲憂懼，俱令人怯弱而稍覺可鄙。不過吾

人所抱之方針苟以爲世人不當於此等事措意者，則吾人更須有採取另一方針之傾向，即不必圖謀所以減輕痛苦之計也。昔人以爲婦女分娩不應施用麻醉藥劑；在日本國中，此種見解至今尙存。往代男性醫生堅稱麻醉品足致傷害；其所見者本無理由。所以然者，由於非意識的殘酷性耳。不過分娩痛苦減之愈多，富裕婦女顯忍痛苦之意志亦愈微薄；若輩勇氣低落之迅速過於需要勇氣之實際。事之顯然者，必有平衡之點耳。夫欲致整個人生於溫和愉快之境，實爲不可能之事，所以人類必須能具備適合於逆境之一種意態；但吾人之造就此種意態也，必須盡其所能力求不致因此而激勵殘忍性之滋長耳。

擊愛之功

無論何人，凡以處理兒童爲事者，瞬時即知過多之同情乃屬錯誤之舉。過少之同情自然爲更劣之錯誤，不過在此一點，猶之在其他一切之事，每一極端俱屬有害。小兒常久領受同情者，遇稍不如意事即將啼哭不止；普通成人之尋常自制能力養成之唯一原由，爲因明知聲張喧擾亦難邀致同情也。兒童極易了解成人之態度，間或稍示嚴毅者實爲對於彼等最善之人；兒童之本能使之了解加諸其身者爲愛與否，愛之者以誠摯之情意希求兒童正

當之進展，兒童既覺其人慈愛可親，雖遇嚴辭厲色亦將忍而受之。是以在理論方面解決之道至簡：使教育者為賢明之熱愛所激勵，則其舉措無不攸宜矣。雖然，此項問題在事實上則較為複雜。疲勞也，憂悶也，焦躁也，環伺親與師而困之矣。苟有教育理論容許成人為兒童最後幸福之故而以此等情緒發洩於其身者，乃危險之事也。然使此項理論而真確也，吾人必須予以接受，而種種危險情形吾人亦必陳諸親與師之意識之前，俾盡一切可能之力量從事於危險之防禦。

吾人現在可將以上討論中所指示之結論綜合計之。屬於人生意外之苦事，在兒童方面，不必故令不知，亦不必強之使知；在環境上不可避免之時，欲使不知不可得也。痛苦事件，有不得不述說者，維時應出以誠摯而冷靜之態度，不過家庭中苟有喪亡之事者則不然，因勉抑悲愁便違天性也。成人須在其自己舉止中顯露相當之愉快勇氣，青年於不知不覺間將奉為楷模而效法焉。在青年時期中，應以不屬於個人之廣大興趣披露於青年之前，而在教育指導之中，應以吾人為本身以外之目的而生存之觀念（用暗示，不用顯明之忠告）

授予若輩。青年遭遇災患，應知所以忍受之道，其法爲切記吾人所爲以生存者此外猶有種種事端也；不過青年不當沉思及於可能之災患，縱其用意在於準備抗拒，亦爲不可。彼以處理青年爲職業之人士，必須慎自審察，俾不致從教育紀律之必要原素中取得殘酷性之快樂；主張紀律之動機必須始終爲品性之發展或智慧之發展。蓋智者亦復需要紀律，非此則造詣難臻真確。不過智者之紀律爲別一問題，乃在本文範圍以外者也。

予僅欲再進一辭，卽謂，紀律之發自內部衝動者是爲至善。欲使此層成爲可能，則兒童或青年應具成就若干困難事業之高志，應有樂於努力赴茲鵠的之願心，是所必需者也。如是之高志通常乃出於環境中某一人之暗示；因之，雖律己（self-discipline）之事最後亦依賴於教育的刺戟品焉。

（註一）著者自註作於一九二八年。

（註二）英之小說家（一八六六—）。

（註三）羅馬皇帝西班牙王一五一九—五六（一五〇〇—五八）。晚年因厭倦無結果之戰爭而退居僧院。

(註四) 借從奧國夫拉德博士 (Dr. Sigmund Freud, 1856—)

之學說或方法者，(尤指

對於歇斯的里亞病之病因及治法，夢之解釋，及其他各種精神上及神經上之現象而言)。

(註五) 英之著作家 (1843—1901)。

(註六) 英國諷刺詩人 (1612—1800)。

十四 論彗星

使予而爲彗星者，予將譴現在時代之人類乃一退化之種族也。

往昔之時，世人之尊重彗星至爲普遍而深摯。有一彗星者，嘗預示愷撒大將 (Caius

Julius Caesar) (註一)之死期；又有一彗星者，被視爲羅馬皇帝末斯塔西安 (Vespasian)

(註二)宴駕期近之朕兆。帝爲意志堅強之人，力稱彼彗星之出現必有其他相當意義，因彗星之尾旣耗而彼之頂際濯濯也；然而當時同抱理性主義趨於如是之極端者，蓋鮮其人。高僧俾德 (the Venerable Bede) (註三)之言曰：『彗星者，預兆國家之變革，疫癘，戰爭，風災，或酷熱者也。』約翰·諾克斯 (John Knox) (註四)視彗星爲神怒之明證，而蘇格蘭其他新教徒則以之爲『警告英王使艾夷羅馬教徒也。』

美洲於禮重彗星一事，自始即承襲相當之部分，而以新英格蘭爲尤甚焉。在一六五二年，一彗星正於名人科頓 (John Cotton) (註五)嬰疾之時出現，而於其卽世之頃消滅。其

昔時歐洲
之重視彗
星

昔時美洲
之重視彗
星

後不過十年邪惡之波斯頓 (Boston) 居民得一新彗星之警告，禁其「因沈酒麪菓頹炫時裝而致驕奢淫佚殘害衆生。」伊克利斯·馬忒 (Increase Mather) (註六) 者，著名之神學家也，其意以爲彗星及日月蝕乃預示哈佛 (Harvard) (註七) 校長及殖民地總督 (Colonial Governors) (註八) 之死期，彼於是令其會衆祈禱上帝，求勿「奪去泰斗而遣降彗星以爲之繼。」

凡茲迷信，寢假爲哈利 (Edmund Halley) (註九) 之發見所驅除，因牛頓之實證而消釋；蓋哈利發見至少有一彗星，依照整齊之橢圓軌道繞日而行，正如一可以感覺而知之行星，而牛頓證明彗星受重力定律之支配也。在墨守舊法較甚之各大學中，禁止教師講論此等發見者，歷有年所，不過此種真理畢竟不能終掩耳。

在昔日之迷信世界中，其人無論爲昂長者，爲短小者，爲曾受教育者，爲未受教育者，無不於成見中有彗星之爲物，而每值彗星出現無不惶懼驚怖；居今日而欲想像其時之情形，事且匪易。吾人中之大多數未嘗一見彗星何若。予曾見其二，而其動人之狀態在予預料之

下。吾人態度之所以變遷者，其故不僅在於理性主義，且由於人造之光亮設備也。在現代城市之街衢中，夜間之天空不可睹見，在鄉野間，吾人行動以車，而車首之燈復照耀如炬。吾人已將蒼天遮之視外，僅少數科學家者，依然察及彗星與行星，隕石與彗星耳。以今視昔，吾人日常生活之世界益爲人工化矣。就此點而論，得失惟均：人類在其統治權穩定之形勢下，漸次成爲平凡，傲慢，且稍稍瘋狂。然而予則不信今日之彗星能產生完善之道德效果。如一六六二年所產生於波斯頓者，更爲強烈之藥石，蓋今日所需要也。

(註一) 羅馬大將政治家著作家 (紀元前一〇〇—四四)。

(註二) 羅馬皇帝 六九—七九 (九—七九)。

(註三) 英國之僧侶及著作家 (六七三—七三五)。

(註四) 蘇格蘭改教論者 (一五三三—一七二二)。

(註五) 清教神學家 (一五八四—一六五二)，波斯頓之牧師。

(註六) 美國神學家著作家 (一六三九—一七三三)。

(註七) 美國大學，在麻薩朱塞特州岡布里治。創於一六三八年，創之者爲英國劍橋 (岡布里治) 大學校長。

約翰·哈佛，故以爲名。

(註八) 住時英國在美洲之殖民地十三州之總督。

(註九) 英國天文學家(一六五六—一七四二)，一六八二年彗星之發見者。

十五 何爲靈魂

往昔對於
靈魂與肉
體之見解

近來科學進步之痛苦事實蓋有多端，而每一進步輒使吾人之所知更少於曠昔所自以爲知者，乃最痛苦事實之一也。當予幼年之時，吾人咸知，或自以爲知：人爲靈魂與肉體所組成；又知肉體佔有時間與空間，而靈魂但佔有時間而已。世人於肉體既死之後靈魂是否存在一問題，所見容各不同，不過人之有一靈魂乃昔時所認爲確鑿無疑者也。至以肉體而論，平常之人自然視其存在爲不證自明之事，即科學人士所見亦然，顧哲學家則慣於依照種種方式爲之分析無餘，通常將肉體之存在歸諸有此肉體者心中之觀念及他人適加注意於彼者心中之觀念。雖然，哲學家不爲世所重視者也。而科學則依然屬於安適愉快之物質主義，雖在完全正統派科學家之掌握中亦然。

現在之奇
特見解

今者此等精美陳舊之質素則歸於消失矣。物理學家對吾人鄭重宣稱：世間未有如物質 (matter) 一類之物也，而心理學家則鄭重相告：世間未有如精神 (mind) 一類之物也，

是乃空前之事變。孰曾聞鞋匠聲稱：世間未有靴之爲物耶，或縫工堅謂：一切之人實爲裸體耶？然而此說之奇，曾不奇於各物理學家及若干心理學家之所爲。先以後者言之，有少數心理學家者，企圖將一切類於精神動作之事歸諸肉體動作。不過以精神動作歸諸身體動作，在方法上頗多困難。予固不信吾人已確能宣稱此等困難之是否不能克服也。根據物理學之本體而言，吾人所能宣稱者，前此所稱之吾體，實際乃一精心結撰之科學的組織，不相當於任何物理的實有（physical reality）者也。近代之號稱爲唯物論者因之覺得其自身處於希奇之地位。蓋彼一方面雖可將精神動作歸之於肉體動作而得相當分量之成功，一方面則不能駁倒肉體本身僅爲精神所創作之一簡便概念之說。吾人見自己如是繞一圓周而進行，循環不已焉。精神者，肉體發出之物，而肉體者，精神之創作品也。如此之說法顯然不能十分正確，於是吾人不得不搜尋一物，既非精神亦非肉體，而兩者又皆能發生於其中者焉。

請先以肉體言。平常之人以爲物質的物體（material objects）必確然存在，以其明

明爲感官所感覺也。此外無論何物雖可懷疑，若爲君所能碰撞者必定真實，乃斷然無誤之事；此乃彼平常人之形而上學也。此說誠善，然而物理學家則趨前而指示之，謂君絕未碰及任何物體也；縱在君以首抵壁之時，君並未真正觸及壁際。夫構成君體之一部者，有一定之電子 (electrons) 及質子 (protons) 焉，而君所認爲觸及之物其中亦有一定之電子及質子焉；當君之以爲君正觸及一物也，是乃君體中之電子及質子爲彼物中之電子及質子所引所拒，而其間實未有真正之接觸者也。在君體中之電子質子因接近其他電子質子而呈擾亂之狀態，於是爲之騷動，而經過君之神經傳遞及於腦筋；在其腦筋中之影響乃君接觸之感覺所必要，而以適宜之實驗可令此種感覺十分惑人。雖然，電子及質子者，自身亦祇爲一種最初之粗疎接近，其途徑爲將連續之浪層或將其間各種異樣事象 (events) 之統計學的蓋然性 (the statistical probabilities) 蒐集爲一組耳。於是物質遂成爲全然過於幽眇之物，不足以用爲適當之棍棒而之以擊敗精神焉。物質之運動，乃久經視爲至無疑義者也，今者結果成爲極不適於物理學需要之一概念矣。

不信精神
之理由

精神與物
質皆非永
存不朽

雖然，近代科學絕未以靈魂或精神之存在有如實物 (entity) 之朕兆示人也；實際上，不信靈魂或精神之原因與不信物質之原因，其種類頗不相同。精神之與物質，略似巨獅與獨角獸 (unicorn) 之互爭王冕；戰爭之結局非一勝而一敗，不過發見兩者僅僅為先驅的發明耳。組成世界者，乃多數之現象，而非持久而具常變性質之物件也。現象可被其有因之關係 (causal relations) 蒐集之而成組 (groups)。設若有因之關係屬於此一類，而其構成之組可稱為物理的物體者，則有因之關係屬於另一類者，其構成之組可稱為精神。任何現象發生於一人首腦之內部者將屬於兩類之組別；以之為屬於此一類者，是為其人腦筋之一成分，以之為屬於另一類者，則為其人精神之一成分。

因此，精神與物質二者皆不過為組織現象之便利方法。吾人實無理由以假定一份精神為永存不朽，或一份物質為永存不朽。世人且以為日球每分鐘損失物質達幾百萬噸矣。精神之最要特徵為記憶力 (memory)，願吾人絕無理由以假定：聯繫於某一人之記憶力能存在於其人既死以後也。實則考其反面，頗有充分理由，蓋記憶力顯然與一定種類之腦

筋組織相關聯，而此種組織實腐朽於死亡之時，於是吾人遂有完全理由以假定記憶力亦必終止矣。形而上學的唯物論 (metaphysical materialism) 雖不能視為真實，但在情緒上言之；唯物論者苟非錯誤，世界將成若何狀況者，現在之世界實與如彼之世界大為相同矣。予以為反對唯物論之人恆為二大主要願望所鼓動：其一，欲證明精神不滅，其二，欲證明宇宙終極權力 (the ultimate power) 為精神的權力而非物質的權力。在此兩點上，予以唯物論者為正確。吾人之願望在地球上誠有莫大之勢力；向使人類未嘗利用地球上大部分土地以採取食料及財富者，則世界之情形必大異其趣。但吾人之能力至有限度者也。吾人現在對於日球或月球即不能有絲毫作為，甚至對於地球之內部亦然，而在吾人能力所不及之地域中，若謂其間發生之事跡有任何精神原因，殊無絲毫理由也。簡單言之，亦即吾人斷無理由以為：除在地球表面以外其他任何事件之發生皆緣於有人願之望之也。不但此也，地球之能力 (energy) 得自日球，而在地球表面上人類之權能實完全依賴此種能力之供給，故人類必然依賴於日球，設若日球漸漸冷卻，則吾人殆難實現任何願望。吾人若

武斷科學在將來可有如何成就，自屬輕率之舉。吾人可知，延長人生使較現在爲長，其事似爲可能，不過在近代物理學中，尤其在熱力學 (thermodynamics) 之第二定律中，苟其間有真理存焉者，則不能希望人類延綿於永久耳。世人或有以此種結論爲悽慘者，不過吾人苟不欲自欺，則必須承認：億萬年後之情形若何，對於此時此地之吾人實無重大感情關係耳。且科學者，一方面雖減低吾人廣大無涯之誇張，一方面則大大增加吾人之安適矣。此所以雖有神學家之厭憎，而就全體觀之，科學猶爲人類所容忍也。